

列传七十七

杨名时 黄叔琳 子登贤 方苞 王兰生 留保 胡煦
魏廷珍 任兰枝 蔡世远 沈近思 雷鋹

杨名时，字宾实，江南江阴人。康熙三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李光地为考官，深器之，从受经学。散馆，授检讨。四十一年，督顺天学政，用光地荐也。寻迁侍读。四十二年，上西巡，肥乡武生李正朝病狂，冲突仪仗。光地时为直隶巡抚，请罪正朝，因劾名时。上斥名时督学，有意弃富录贫，不问学业文字，但不受贿嘱，从宽恕宥。四十四年，任满，命河工效力。旋连遭父母丧，以忧归。五十一年，服除，候补。五十三年，命直南书房。名时不投牒吏部，因不得补官，上特命充陕西考官。五十六年，授直隶巡道。时沿明制，直隶不设两司，以巡道任按察使事。政剧，吏为奸，名时革宿弊殆尽。五十八年，迁贵州布政使。

五十九年，擢云南巡抚。师征西藏，留驻云南，名时为营馆舍，明约束，无敢叫嚣。名时疏言：“云南兵粮岁需十四万九千馀石，俱就近支放。兵多米少，诸州县例四年折徵一次，请改每年给本色三季，折色一季。”部议如所请行。雍正元年，名时奏请安，世宗谕曰：“尔向日居官有声。兹当加勉，莫移初志。”寻疏言：“云南巡抚一切规礼，臣一无所取。惟盐规五万二千两，除留充恤灶、修井诸用，馀四万六千两。累年供应在藏官兵军需赏赉，拨补银厂缺课，及公私所用，皆取於此。藏兵撤后，请仍留臣署若干，馀悉充公用。”上谕曰：“督抚

羨餘，豈可限以規則？取所當取，用所當用，全在爾等揆情度理而行，無煩章奏也。”名時迭疏請調劑鹽井，改行社倉，皆下部議行。雲南自亂後田賦淆亂，往往戶絕田去而丁未除，至有一人當數十丁者，累代相仍，名曰“子孫丁”。名時疏請照直隸例，將通省丁額攤入田糧完納。雲南舊例，地方應辦事，皆取諸民間，謂之“公件”。胥役科斂，指一派十，重為民累。名時議核實州縣需款，酌定數目徵收，不得再有加派。檄行所屬諸州縣，核數開報。

三年，擢兵部尚書，改授雲貴總督，仍管巡撫事。時上令諸督撫常事疏題，要事摺奏。名時泄密摺，上令悉用題本，名時乞遇事仍得摺奏，許之。四年，轉吏部尚書，仍以總督管巡撫。名時具題本，誤將密諭載入，上嚴責，命解任，以硃綱代為巡撫。未至，仍令名時暫署。俄，綱上官，劾名時在任七載，徇隱廢弛，庫帑倉穀，借欠亏空。上命名時自陳，綱代名時奏謝罪，上責其巧詐，諭總督鄂爾泰嚴訊。名時自承沽名邀譽，斷不敢巧詐。謝上，部議以名時始終掩護，朦朧引咎，無人臣事君禮，坐挾詐欺公，當斬。上命寬免，復遣侍郎黃炳會綱按治。炳等欲刑訊，鄂爾泰持不可，乃坐名時得鹽規八萬，除捐補銀廠缺課，應追五萬八千餘兩。上令名時留雲南待後命。

高宗即位，召詣京師。乾隆元年，名時至，賜禮部尚書銜，兼領國子監祭酒，兼直上書房、南書房。名時以前在雲南令諸州縣核實需款定數徵收，去公件之弊，事未竟而去，奏請下督撫勘定。總督尹繼善、巡撫張允隨奏請以額編條糧重輕，與原定公件多寡，兩相比并，就中攤減，下部議行。視未定議前取諸民者去十之七，雲南民困以蘇。

苗疆用兵久，名時疏言：“御夷之道，貴在羈縻，未有怨毒猜嫌而能長久寧貼者。貴州境內多與苗疆相接，生苗在南，

汉人在北，而熟苗居中，受雇直为汉人佣，相安已久。生苗所居深山密箐，有熟苗为之限，常声内地兵威以慑之，故亦罔敢窥伺。自议开拓苗疆，生苗界上常屯官兵，干戈相寻，而生苗始不安其所。至熟苗无事则供力役，用兵则为乡导，军民待之若奴隶，生苗疾之若寇仇。官兵胜，则生苗乘间抄杀以泄忿；官兵败，又或屠戮以冒功。由是熟苗怨恨，反结生苗为乱。如台拱本在化外，有司迎合要功，辄谓苗民献地。上官不察，竟议驻师。遂使生苗煽乱，屡陷官兵，蹂躏内地；间有就抚熟苗，又为武臣残杀，卖其妻女。是以贼志益坚，人怀必死。为今日计，惟有弃苗疆而不取，撤重兵还驻内地，要害筑城，俾民有可依，兵有可守。来则御之，去则舍之。明悬赏格，有能擒首恶及率众归顺者，给与土官世袭，分管其地。更加意抚绥熟苗，使勿为生苗所劫掠，官兵所侵陵，庶有俯首向化之日。不然，臣恐兵端不能遽息也。”二年，卒，赠太子太傅，赐祭葬，谥文定。

黄叔琳，字昆圃，顺天大兴县人。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累迁侍讲。丁父忧，服除，起原官，迁鸿胪寺少卿。五迁刑部侍郎。雍正元年，调吏部。命偕两淮盐政谢赐履赴湖广，与总督杨宗仁议盐价，革除陋规，从所请。疏言：“各省支拨兵粮，布政使、粮道为政，先期请托，方拨近营。否则拨远汛，加运费，民既重累输輓，兵亦苦待饷。请敕督抚察兵数，先拨本州县卫、所，不敷，於附近州县拨运。”下部议行。旋授浙江巡抚。时御史钱廷献请濬浙江东西湖，蓄水灌田，命叔琳会总督满保勘议。叔琳等奏言：“西湖居会城西，周三十馀里，南北山泉入湖处，旧皆设闸以阻浮沙，水得畅流；又有东湖为之停蓄，湖水分出上下塘河，农田资以灌溉。自闸废土淤，民占为田，筑埂围荡，栽荷蓄鱼。请照旧址清釐，去埂

建闸，濬城内河道，并疏治上塘河各支港，及自会城至江南吴江界运河港汊坝堰。”部议从之。

叔琳疏荐人才，有廷臣尝言於上者，上疑叔琳请托先容，谕戒郑重。会有言叔琳赴湖广时，得盐商赇，俾充总商，及为巡抚，庇海宁陈氏仆；其弟御史叔敬巡视台湾，过杭州，仆関於市，叔琳皆以罪商，有死者，商为罢市。上命解叔琳任，遣侍郎李周望与将军安泰分案按治。安泰等奏叔琳以陈氏仆与商争殴，逮商杖毙，事实，无与叔敬事，亦未尝罢市。周望等奏叔琳贷金盐商，非行贿，上命毋穷究。三年，命赴海塘效力。

乾隆元年，授山东按察使。疏言：“旧例州县命案，印官公出，由邻封相验。嗣广西巡抚金鉉奏请改委佐杂，夤缘贿嘱，难成信谳。”又言：“审案旧有定限，逾限议处。嗣河东总督田文镜题定分立解府、州、司、院限期，虽意在清釐，適后通融挪改之弊，请皆仍旧为便。”从之。二年，迁布政使。四年，丁母忧。服除，授詹事。以在山东误揭属吏讳盗，夺官。叔琳登第甫二十，十六年，重遇登第岁，命给侍郎衔。二十一年，卒，年八十三。

叔琳富藏书，与方苞友。苞治诸经，叔琳皆与商榷。

子登贤，字筠盟。乾隆元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左副都御史，督山东学政。康熙间，叔琳来督学，立三贤祠，祀胡瑗、孙复、石介，以式诸士。后六十年，登贤继之，训士遴才，皆循叔琳训。四十九年，卒。

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父仲舒，寄籍上元，善为诗，苞其次子也。笃学修内行，治古文，自为诸生，已有声於时。康熙三十八年，举人。四十五年，会试中式，将应殿试，闻母病，归侍。五十年，副都御史赵申乔劾编修戴名世所著南山集、子遗录有悖逆语，辞连苞族祖孝标。名世与苞同县，亦工为古

文，苞为序其集，并逮下狱。五十二年，狱成，名世坐斩。孝标已前死，戍其子登峰等。苞及诸与是狱有干连者，皆免罪入旗。圣祖夙知苞文学，大学士李光地亦荐苞，乃召苞直南书房。未几，改直蒙养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命充武英殿修书总裁。世宗即位，赦苞及其族人入旗者归原籍。

雍正二年，苞乞归里葬母。三年，还京师，入直如故。居数年，特授左中允。三迁内阁学士。苞以足疾辞，上命专领修书，不必诣内阁治事。寻命教习庶吉士，充一统志总裁、皇清文颖副总裁。乾隆元年，充三礼义疏副总裁。命再直南书房，擢礼部侍郎，仍以足疾辞，上留之，命免随班行走。复命教习庶吉士，坚请解侍郎任，许之，仍以原衔食俸。苞初蒙圣祖恩宥，奋欲以学术见诸政事。光地及左都御史徐元梦雅重苞。苞见朝政得失，有所论列，既，命专事编辑，终圣祖朝，未尝授以官。世宗赦出旗，召入对，慰谕之，并曰：“先帝执法，朕原情。汝老学，当知此义。”乃特除清要，驯致通显。

苞屡上疏言事，尝论：“常平仓穀例定存七粃三。南省卑湿，存粃多寡，应因地制宜，不必囿成例。年饥米贵，有司请於大吏，定值开粃，未奉檄不敢擅。自后各州县遇穀贵，应即令定值开粃，仍详报大吏。穀存仓有鼠耗，盘量有折减，移动有运费，粃余守局有人工食用。春粃值有馀，即留充诸费。廉能之吏，遇秋余值贱，得穀较多，应令详明别贮，备歉岁发赈。“下部议行。又言民生日匱，请禁烧酒，禁种烟草，禁米穀出洋，并议令佐贰官督民树畜，士绅相度濬水道。又请矫积习，兴人才，谓：“上当以时延见廷臣，别邪正，示好恶。内九卿、外督抚，深信其忠诚无私意者，命各举所知。先试以事，破瞻徇，绳赃私，厚俸而久任著声绩者，赐金帛，进爵秩。尤以六部各有其职，必慎简卿贰，使训厉其僚属，以时进退之，则中

材咸自矜奋。”乾隆初，疏谓：“救荒宜豫。夏末秋初，水旱丰歉，十已见八九。旧例报灾必待八九月后，灾民朝不待夕，上奏得旨，动经旬月。请自后遇水旱，五六月即以实奏报。”并言：“古者城必有池，周设司险、掌固二官，恃沟树以守，请饬及时修举。通川可开支河，沮洳可兴大圩，及诸塘堰宜创宜修，若镇集宜开沟渠、筑垣堡者，皆造册具报，待岁歉兴作，以工代赈。”下部议，以五六月报灾虑浮冒，不可行；沟树塘堰诸事，令各督抚筹议。

高宗命苞选录有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加以批评，示学子准绳，书成，命为钦定四书文。苞欲仿硃子学校贡举议立科目程式，及充教习庶吉士，奏请改定馆课及散馆则例，议格不行。苞老多病，上怜之，屡命御医往视。

苞以事忤河道总督高斌，高斌疏发苞请托私书，上稍不直苞。苞与尚书魏廷珍善，廷珍守护泰陵，苞居其第。上召苞入对，苞请起廷珍。居无何，上召廷珍为左都御史，命未下，苞移居城外。或以讪苞，谓苞漏奏对语，以是示意。庶吉士散馆，已奏闻定试期，吴乔龄后至，复补请与试。或又以讪苞，谓苞移居乔龄宅，受请托。上乃降旨诘责，削侍郎衔，仍命修三礼义疏。苞年已将八十，病日深，大学士等代奏，赐侍讲衔，许还里。十四年，卒，年八十二。苞既罢，祭酒缺员，上曰：“此官可使方苞为之。”旁无应者。

苞为学宗程、硃，尤究心春秋、三礼，笃於伦纪。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礼，设义田。其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於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

苞兄舟，字百川，诸生，与苞同负文誉。尝语苞，当兄弟同葬，不得以妻祔。苞病革，命从舟遗言；并以弟林早卒未视

敛，敛袒右臂以自罚。

王兰生，字振声，直隶交河人。少颖异。李光地督顺天学政，补县学生，及为直隶巡抚，录入保阳书院肄业，教以治经，并通乐律、历算、音韵之学。光地入为大学士，荐兰生直内廷，编纂律吕正义、音韵阐微诸书。康熙五十二年，赐举人，以父忧归。服除，仍直内廷。六十年，应会试，未第。上以兰生内直久，精熟性理，学问亦优，赐进士，殿试二甲一名，改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编修。三年，署国子监司业。四年，真除，督浙江学政。五年，迁侍讲。六年，转侍读。时查嗣庭、汪景祺以诽谤得罪，停浙江士子乡会试。兰生奏言：“诸生当立品奉公，如有潜通胥役，欺隐钱粮，察出黜惩。臣按考所至，严加晓谕，并令地方官开报，必使输粮乃得入试。”上深嘉之，命浙江士子准照旧乡会试。七年，擢侍读学士，督安徽学政。九年，迁内阁学士，仍留学政。十年，命再留任三年。寻充江南乡试考官，调陕西学政。十三年，以所举士得罪，左授少詹事。高宗即位，召入都，复授内阁学士。乾隆元年，迁刑部侍郎，兼署礼部侍郎。二年春二月，上奉世宗葬泰陵，兰生扈行。次良乡，发，病遽作，卒於肩舆中。赉白金五百，治丧涿州，待家人奔赴，赐祭葬如例。

兰生为学原本程、硃，光地授以乐律，与共校硃子琴律图说，刻本多谬误，以意详正，遂可推据。既入直，圣祖授以律管、风琴诸解，本明道程子说，以人之中声定黄钟之管，积黍以验之，展转生十二律，皆与古法相应；又至郊坛亲验乐器，推匏土丝竹诸音与黄钟相应之理，其说与管子、淮南子相合。音韵亦授自光地，谓邵子经世详等而略韵，顾炎武音学五书详韵而略等，兼取其长，以国书五字类为声韵之元以定韵，又用连音为纽均之法以定等，皆发前人所未及。圣祖深赏之，禁中

夜读书，惟兰生侍左右，巡幸必以从，亟称其贤。

留保，字松裔，完颜氏，满洲正白旗人。祖阿什坦，字金龙，顺治初，授内院六品他敕哈哈番，繙译大学、中庸、孝经、通鉴总论诸书；九年，成进士，授刑科给事中。留保，康熙五十三年举人。六十年，与兰生同赐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检讨。累迁通政使。六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劾总督阿克敦侵蚀粤海关火耗，并令家人索暹罗米船规礼诸事，上命总督孔毓珣及文乾按治。寻文乾卒，改命留保及郎中喀尔吉善会毓珣按治。毓珣以上怒，将刑讯，留保争之，乃免。谳定，阿克敦罪当死，寻复起，语详阿克敦传。留保迁侍郎，历礼、吏、工三部。乾隆初，乞病，致仕。卒，年七十七。

胡煦，字沧晓，河南光山人。初以举入官安阳教谕。治周易，有所撰述。康熙五十一年，成进士，散馆授检讨。圣祖闻煦通易理，召对乾清宫，问河、洛理数及卦爻中疑义。煦绘图进讲，圣祖赏之，曰：“真苦心读书人也。”五十三年，命直南书房。上方纂周易折中，大学士李光地为总裁，命煦分纂。寻命直蒙养斋，与修卜筮精蕴。五十七年，迁洗马，与修卜筮汇义。转鸿胪寺少卿。六十一年，迁光禄寺少卿，再迁鸿胪寺卿。雍正元年，擢内阁学士，命与刑部侍郎马晋泰如盛京按鞫私刨人茔，录囚百五十八人，论罪如律。煦还奏：“刨茔俱贫民，羁候按鞫，自春夏至九、十月，往往瘐毙。请归盛京刑部及将军、府尹，以时定谳。”上如所请，命嗣后停遣部院堂官按鞫。五年，擢兵部侍郎，兼署户部。时诸部院每於员外增置佐正员治事，煦协理副都御史，又协办礼部侍郎。八年，命直上书房，充明史总裁。九年，授礼部侍郎。旋以衰老夺官。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劾煦长子孟基本邱氏子，冒姓，以官卷得乡举，下部议黜。乾隆元年，煦诣阙召见，命还原衔，复孟基

举人，赐其幼子季堂廕生。煦疾作，卒於京师，赀银五百治丧，赐祭葬。

煦正直忠厚，所建白必归本於教化。尝奏：“请敕州县岁举孝子悌弟，督抚旌其门，免徭役，见长官如诸生。其有慈惠廉节，笃於交友，下逮仆婢，行有可称，皆得申请奖劝，庶化行俗美，人知自爱。”又请敕州县劝农桑，或别设农官以专其任。又言：“督抚於命、盗重案，每用‘自行招认’四字，援以定罪。夫民奸黠者抵死不服，愚懦者畏刑自诬。请嗣后必证据确然，然后付法司阅实。一有不当，旋即驳正，庶得慎刑之意。”他所陈奏，如广言路，裕积储，汰浮粮，省冗官，平权量，多切於世务。乾隆间，高宗诏求遗书，徵煦著述。时季堂官江苏按察使，以煦著周易函书进。五十九年，特命追谥，谥文良。季堂自有传。

魏廷珍，字君璧，直隶景州人。李光地督学，招入幕阅卷，旋以举人荐直内廷，与王兰生、梅 成校乐律渊源。五十二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五十四年，迁侍讲，直南书房。五十六年，转侍读。五十九年，转擢詹事，复迁内阁学士。六十一年，命领两淮盐政。

雍正元年，授偏沅巡抚。世宗谕曰：“尔清正和平，但不肯任劳怨。今为巡抚，宜刚果严厉，不宜因循退缩。”二年，以辰谿诸生黄先文故杀人，谳斗杀拟绞，遇赦请免；会同民谭子寿等因奸毙三命，拟斩候，皆失出；又以拨绿旗兵饷未具题：部议降调。上谕：“廷珍学问操守胜人，乃料理刑名钱穀，非过则不及。”召回京，授盛京工部侍郎。三年，授安徽巡抚，又以按治泾县吏王时瑞等假印徵赋，宽徇，为部驳，上戒其母姑息。廷珍疏言：“清釐钱粮，官吏侵蚀，往往匿民欠中，不易清察。请视民欠多少，多限一年，少限半年，分别详察。官

吏侵蚀，循例责偿，如实欠在民，督徵催解，州县有逋赋，继任受代，许以时察报。”诏如所请行。嗣以清察限促，敕部更定。广东总督孔毓珣入对，言道经宿州灵璧，积潦妨稼，上责廷珍怠玩，令出俸疏濬。廷珍乞内补，上不许。八年，调湖北。九年，召回京，授礼部尚书。十年，授漕运总督，署两江总督。十二年，授兵部尚书。十三年，仍调礼部。

高宗即位，命以尚书衔守护泰陵。乾隆三年，授左都御史。四年，迁工部尚书。五年，以老病乞休。上以：“廷珍在世宗朝服官中外，不克举其职，屡奉申诫，今以老病乞休，似此因循懈怠、持禄保身之习，断不可长。”命夺官。时方苦旱，太常寺卿陶正靖谢上入对，上问：“今苦旱，用人行政或有阙失，宜直言。”正靖因奏：“廷珍负清望，无大过。近日放还，天语峻厉，非所以优老臣。”上霁颜听之。后数日，上以语礼部尚书任兰枝，兰枝言正靖其门生也。上知兰枝与廷珍为同年进士，因不恚，谕：“朝臣师友门生援引标榜，其端不可开。”命兰枝书上谕戒正靖，兰枝书上谕，言：“上问正靖，知为兰枝门生。”上诘兰枝，兰枝对“年老耳聋，一时误听。”上愈怒，责兰枝诈伪，对称“老”，以旧臣自居，下吏议，兰枝、正靖皆夺官。上命留兰枝，正靖降调。

十三年，上东巡，过景州，廷珍迎谒，命还原衔，赐以诗，有句曰：“皇祖栽培士，於今賸几人？”并书“林泉耆硕”榜赉之。十六年，又赐诗，予其子锡麟廕生。二十一年，复东巡，廷珍迎谒，年已将九十，又赐诗，予锡麟员外郎衔。寻卒，赐祭葬，谥文简。

任兰枝，字香谷，江苏溧阳人。康熙五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雍正元年，命直南书房。累迁内阁学士。五年，与安南定界，偕左副都御史杭奕禄赍诏宣谕，语详杭奕禄传。

使还，迁兵部侍郎。命如江西按南昌总兵陈玉章侵饷。调吏部。高宗即位，命充世宗实录总裁。擢礼部尚书，历户、兵、工部，复调礼部。十年，以老致仕。十一年，卒。

蔡世远，字闻之，福建漳浦人。父璧，拔贡生，官罗源训导，有学行，巡抚张伯行延主鳌峰书院，招世远入使院校订先儒遗书。

世远，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大学士李光地以宋五子之书倡后进，得世远，深器之。四十九年，乞假省亲。五十年，遭父丧，服除，赴京师。以假逾期，於例当休致，世远不欲以父丧自列。会上命纂性理精义，光地充总裁，荐世远分修，书成，世远不欲以编辑叙劳，辞归。巡抚吕犹龙延主鳌峰书院，以正学教士。居久之，雍正元年，特召授编修，直上书房，侍诸皇子读。寻迁侍讲。四年，迁右庶子，再迁侍讲学士。五年，迁少詹事，再迁内阁学士。六年，迁礼部侍郎。

七年，上将设福建观风整俗使，谕世远，命与同籍京朝官议之。金谓：“福建自海疆平定后，泉、漳将吏因功骤擢通显，子弟骄悍，无所懍畏。皇上飭官方，兴民俗，上年学政程元章奏以泉、漳风俗未醇，责成巡道整饬，自此益加儆戒。但人有贤愚，士或鄙劣薄行，民又多因怒互争，未必洗心涤虑。应请设观风整俗使，防范化导，於风俗人心有益。”得旨允行。八年，福建总督高其倬劾世远长子长汉违例私给船照，上以疏示世远。世远奏言：“臣子长汉现在京邸。此所给照，不知何人所为。但有臣官衔图书，非臣族姓，即臣戚属，请敕鞠治。”部议坐失察，降调。十年，特旨复原职。十二年，卒。

世远侍诸皇子读，讲四子、五经及宋五子书，必引而近之，发言处事，所宜设诚而致行者；於诸史及他载籍，则即兴亡治乱，君子小人消长，心迹异同，反覆陈列。十馀年来，寒暑无

或问。十三年，高宗即位，赠礼部尚书，谥文勤。所著二希堂集，御制序弁首。“二希”者，谓功业不敢望诸葛武侯，庶几范希文；道德不敢望硃子，庶几真希元。上制怀旧诗，称为闻之蔡先生。六十年，上将归政，释奠於先师，礼成，推恩旧学，加赠太傅。

子长澐，诸生。乾隆三年，以学行兼优荐，发江南以知县用。历甘泉、石埭、句容、无锡诸县。两江总督德沛称其廉明，再迁江宁知府。调庐州、松江诸府，迁四川按察使。二十七年，特擢兵部侍郎。逾年，卒。上屡念世远旧劳，推恩其诸子，观澜、长汭及孙本崇皆赐举人。

沈近思，字位山，浙江钱塘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四十五年，授河南临颖知县。颍水经许州东入临颖，许州孔家口下距临颖境仅百馀步，堤屡圯，水入临颖，害禾稼。近思请筑堤，临颖任夫十之七，士民争输穀。日役千三百人，人穀二升，二十日而堤成。水至不为患，岁大熟。近思立紫阳书院，教士以正学。县西葛冈村俗最恶，近思为置塾，课村童，立书程簿，躬教督之。化行於其乡，俗日驯。五十二年，巡抚鹿祐荐卓异，迁广西南宁同知。病，告归。

五十九年，以浙江巡抚硃轼荐，敕部调取引见，命监督本裕仓。浙江福建总督满保奏请以知府拣发福建，檄署台湾知府。近思议析置数县，道镇弹压，府治驻兵三千，分布营汛，收材勇入行伍，严加操练，以渐移充内地各标。流民至者，必审籍贯、稽家口，方授以田土，否则悉驱过洋。议未即行，雍正元年，召授吏部文选司郎中，赐第，赉帑金四百。寻授太仆寺卿，仍兼领文选司事。二年，超授吏部侍郎，命与尚书阿尔松阿如河南按治诸生王逊等纠众罢考，论如律。

四年，充江南乡试考官。例以乡试录进呈，上嘉近思命题

正大，策问发挥性理，谕奖之。时侍郎查嗣庭、举人汪景祺以诽谤获罪，停浙江人乡会试。近思疏言：“浙省乃有如嗣庭、景祺者，越水增羞，吴山蒙耻！”因条列整饬风俗，约束士子，凡十事。上曰：“浙省有近思，不为习俗所移，足为越水、吴山洗其羞耻！”所陈委曲详尽，下巡抚李卫、观风整俗使王国栋，如议施行。五年，擢左都御史，仍兼领吏部事。卒，命平郡王福彭往奠，加礼部尚书、太子少傅。以其子方幼，令吏部遣司官为治丧，赐祭葬，谥端恪。

近思少孤贫，为僧灵隐寺。世宗通佛理，尝以问近思，近思对曰：“臣少年潦倒时，尝逃於此。幸得通籍，方留心经世事以报国家。亦知皇上圣明天纵，早悟大乘，然万几为重，臣原皇上为尧、舜，不原皇上为释迦。即有所记，安敢妄言以分睿虑？”上为改容。及耗羨归公议起，上意在必行，近思独争之，言：“耗羨归公，即为正项，今日正项之外加正项，他日必至耗羨之外加耗羨。臣尝为县令，故知其必不可行。”上一再诘之，近思陈对侃侃，虽终不用其言，亦不以为忤也。

子玉璫，世宗命地方官加意抚养成立。乾隆中，授广西桂林同知。

雷鋹，字贯一，福建宁化人。为诸生，究心性理。庶吉士蔡世远主鼇峰书院，从问学。雍正元年，举於乡。世远时为侍郎，荐授国子监学正。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乞假归。十三年，高宗即位，召来京，命直上书房。乾隆元年，散馆，以病未入试，特授编修。二年，大考二等一名，赐笔、墨、砚、葛纱。同直编修余栋以忧归，端慧皇太子丧，入临，上欲留之。鋹疏言：“侍学之臣，当明大义，笃人伦。使栋讲书至‘宰我问三年丧’，何以出诸口？”杨名时亦谏之，事遂寝。四年，迁谕德。寻以父忧归。九年，召来京，仍直上书房，赏额外谕

德食俸。

十年，三迁通政使。上以言事者多沽直名，自规便利，诏训饬。鋹疏言：“皇上裁成激劝，俾以古纯臣为法，意至深厚。然台谏所得者名，政事所得者实。论臣子之分，不惟不可计利，并不可好名；而在朝廷乐闻说言，不必疑其好名，并不必疑其计利。孔子称舜大知曰隐恶扬善，则知当时进言者不皆有善无恶，惟舜隐之扬之，所以嘉言罔攸伏，成执两用中之治。”得旨嘉奖。十四年，乞假省母。十五年，还京，命督浙江学政。十六年，上南巡，赐以诗，谓：“浙江近福建，为汝便养母也。”寻调江苏。十八年，擢左副都御史，仍留督学。复调浙江。杭州、嘉兴灾，致书巡抚周人骥议蠲赈。人骥以时已隆冬，例不得补报，难之。鋹遂疏闻，上命蠲赈。二十一年，乞养母归。二十二年，上南巡，鋹迎谒，上书榜赐其母。二十四年，丁母忧。二十五年，鋹未终丧，卒，年六十四。

鋹和易诚笃，论学宗程、硃。督学政，以小学及陆陇其年谱教士。与方苞友，为文简约冲夷得体要。

论曰：圣祖以硃子之学倡天下，命大学士李光地参订性理诸书，承学之士，闻而兴起。苞与光地谊在师友间，名时、兰生、廷珍、世远皆出光地门。煦亦佐光地修书，得受裁成於圣祖。叔琳，苞友，鋹又出世远门，渊源有自。独近思未与光地等游，而学术亦无异，雍正初，与世远、苞先后蒙特擢。寿考作人，成一时之盛，圣祖之泽远矣。

列传七十八

海望 三和 莽鹄立 杭奕禄 傅鼐 陈仪 刘师恕
焦忻年 李徽 王国栋 许容 蔡仕舫

海望，乌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初授护军校。雍正元年，擢内务府主事。累迁郎中，充崇文门监督。八年，擢总管内务府大臣，兼管户部三库，赐二品顶戴。九年，迁户部侍郎，仍兼管内务府，授内大臣。十一年，命偕直隶总督李卫勘浙江海塘，与卫议奏在海宁尖、塔两山间建石坝，使海潮外趋，并在仁和、海宁两县境改建大石塘。上命浙江总督程元章相度遵行。又奏请设专官总辖，令驻防将军、副都统协同监修，及议叙在工人工价以银米兼发，并从之。十三年，振武将军傅尔丹虐兵婪索事发，命海望赴北路军营逮治。寻命办理军机事务。

世宗疾大渐，召同受顾命。是时办理军机事务鄂尔泰、张廷玉、讷亲、班第、索柱、丰盛额、莽鹄立、纳延泰及海望凡九人。高宗即位，命尚书徐本入直。旋设总理事务处，命鄂尔泰、廷玉总理，本、讷亲及海望协办，班第、纳延泰、索柱差委办事。寻命海望署户部尚书。海望还自军前，奏言：“鄂尔坤发遣罪人种地无实效，且恐生事，当改发他处。”世宗谓：“鄂尔坤方驻兵，当可弹压，海望奏非是。”高宗以海望奏下总理事务处议，议上，上谕曰：“海望奏，前奉皇考申飭。朕推皇考之意，盖以发遣罪人，皆身获重罪，今令军前种地，乃所以保全之。其中若有冤抑，自应声明具奏宽释。如但以不善开垦，遂尔改发内地，此曹既获重罪，又不肯急公趋事，转得

遂其侥幸之心；且如以兵代之，兵若以不能力田为辞，则将移内地之民耕边塞之地乎？此事之断不可行者。海望心地纯良，但识见平常，所奏岂可尽以为是？议覆观望游移，后当以此为戒。”

乾隆二年，泰陵工成，授拖沙喇哈番世职。寻罢总理事务处，复设办理军机处，海望仍为办理军机大臣。叙劳，复加拖沙喇哈番世职。四年，加太子少保。初，上命停捐例，廷臣议但留收穀捐监，俾各省积穀备荒。六年，御史赵青藜请并停之，复下廷臣议，请仍其旧。海望奏：“外省收捐繁难，原议各省捐贮穀数三千馀万石，今报部者仅二百五十馀万石，不足十之一。不若停各省捐穀，令在部交银，转拨各省买穀，俟仓贮充盈，请旨停止。”上命在部交银，在外交穀，听士民之便。谕谓：“地方积穀不厌其多，赈恤加恩，亦所时有，正未易言仓贮充盈也。”

海望久充崇文门监督，御史胡定奏言：“崇文门徵税，有挂锤、顶秤诸名，百斤作百四五十斤。税额虽未增，实已加数倍。杂物自各门入，恣意需索，更数倍於税额。外省各关，如杭州北新关，自南而北十馀里，稽察乃有七处，留难苛索，百倍於物价。盖由官吏务欲税课浮於旧额，吏胥藉得恣睢无忌，请敕严禁。”上曰：“海望领崇文门税务，俟收俟解，尽行入官，因而见其独多。如定所奏，种种苛索，朕信其必无。外省关课，应令督抚严察。”海望旋调礼部尚书。

十年，上以海望精力渐衰，罢办理军机。十四年，复调户部尚书。十七年，以建筑两郊坛宇发帑过多，与侍郎三和等自行奏请严议，当夺官，上宽之。二十年，卒，遣散秩大臣博尔木查奠茶酒，赐祭葬，谥勤恪。

三和，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初授护军校，累迁一等侍

卫。乾隆六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迁户部侍郎，调工部，复调还户部。十四年，擢工部尚书。寻降授侍郎，调户部，复调还工部。三十二年，授内大臣。三十八年，卒，赐祭葬，谥诚毅。

莽鹄立，字树本，伊尔根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曾祖富拉塔，居叶赫，天聪时来归，隶蒙古正蓝旗。祖莽吉图，从睿亲王伐明，徇山东，围锦州，击败洪承畴援兵；入关逐李自成至庆都；又从下云南。累擢正蓝旗满洲梅勒额真，授世职三等阿达哈哈番。

莽鹄立，事圣祖，初授理藩院笔帖式。累迁员外郎，迭充右翼监督、浒墅关监督。世宗即位，命协办理藩院侍郎，旋擢御史。莽鹄立精绘事，令恭绘圣祖御容。雍正元年，改入满洲，以本族别编佐领，俾莽鹄立世管。

出巡长芦盐政，疏言：“长芦诸商行盐地，有额引不能销者，有额外多销者。请通融运销，量增引目。”从之。二年，疏请元年积引宽限分销，部议不允，再疏请，特许之。又疏言：“山东加增引目，州县多寡不均。请减多增寡，以甦商困。”又疏言：“增复引目，视现办商人按名均分。”上允之。三年，疏言：“山东灶丁，遵康熙五十二年恩诏，审丁不加赋。”下部议行。又疏请清察灶地，敕直隶、山东督抚遣员清丈。迁大理寺卿，再迁兵部侍郎，领盐政如故。天津改卫为州，初议隶河间府。莽鹄立请改为直隶州，以武清、静海、青县属焉。并丁入地议起，莽鹄立以山东灶丁丁多地少，请以其半入地，其半仍按丁徵赋。下部议，从之。四年，以御史顾琮巡视盐政，仍命莽鹄立监理。寻调礼部，令与顾琮监造天津水师营房，工久未竣，上以责莽鹄立，调刑部，召还京。五年，复调礼部，仍署长芦盐政。

授甘肃巡抚。六年，师入西藏，谕莽鹄立赴西宁料理。西宁道刘之珍等误军兴，总督岳鍾琪疏劾，上以责莽鹄立，解巡抚，召还京。署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兼管理藩院侍郎。七年，擢正蓝旗蒙古都统。八年，命协同办理直隶水利营田。十年，调镶白旗满洲都统。十三年，与都统袭英诚公丰盛额并命办理军机事务。高宗即位，改设总理事务处，莽鹄立与丰盛额罢直回本任。寻署工部尚书，又调正蓝旗满洲都统。乾隆元年，卒，赐祭葬，谥勤敏。

杭奕禄，完颜氏，满洲镶红旗人。初授中书。雍正元年，授额外员外郎。未几，补御史，即迁光禄寺少卿。三年，迁光禄寺卿。上蠲苏州、松江田赋四十五万，杭奕禄疏言：“此为未有殊恩。有田纳赋，既邀蠲免；无田而佃种人田者，纳租业主，亦宜酌减，俾贫富均霑实惠。”上谓此奏甚公，下廷臣议，定业户免额一钱，佃户免租穀三升。上命如议速行。擢左副都御史，仍兼管光禄寺。

五年，命与内阁学士任兰枝使安南宣谕。初，云南总督高其倬奏安南国界有百二十里旧属内地，应以赌咒河为界，安南国王黎维禔奏辩。上命云贵总督鄂尔泰覆覈，予地八十里，以铅厂山下小河内四十里为界，维禔复奏辩。上敕维禔毋以侵占内地为嫌，疑惧申辩。至是，复命杭奕禄等往谕意，未至，维禔上表谢罪。六年，命鄂尔泰以铅厂山下地四十里予安南，别颁敕命杭奕禄等赍往宣谕。杭奕禄至镇南关，维禔使出关迎。进次貂瑤营，维禔复使迎劳，请仪注，议行其国礼，五拜三叩。杭奕禄等持不可，乃请听命。渡富良江至长安门，维禔跪迎。杭奕禄等捧敕入自中门，维禔率将吏等听宣敕，敕曰：“朕前令守土各官清理疆界，未及於安南也。总督高其倬职任封疆，考志乘，访輿论，知开化府与安南分界当在逢春里之赌咒河，

乃奏闻设汛。王疏陈，复命总督鄂尔泰秉公办理。鄂尔泰体朕怀远之心，定界於铅厂山下小河，缩地八十里。诚为仁至义尽，此皆地方大臣职分所当为。朕统驭寰区，凡属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地？若王以至情恳求，朕何难开恩赐与？祇以两督臣定界时，王激切奏请，过於觖望，失事上之礼，朕亦无从施惠。顷鄂尔泰以王本章呈奏，词意虔恭。王既知尽礼，朕自可加恩，将此地仍赐王世守，并遣大臣前往宣谕。王其知朕意！”宣毕，维禔行三跪九叩礼。杭奕禄等复宣谕恩德，维禔誓世世子孙永矢臣节。杭奕禄等使还，维禔送至长安门，餽赉杭奕禄等，不受。至镇南关，维禔使赍谢表请转奏。杭奕禄等还京师，疏闻，请宣付史馆，允之。授刑部侍郎，署吏部尚书。

六年，湖南靖州诸生曾静遣其徒张熙变姓名投书川陕总督岳鍾琪，略言清为金裔，鍾琪乃鄂王后，劝令复金、宋之仇，同谋举事。鍾琪大骇，鞫熙，熙不肯言其实；乃置熙密室，阳与誓，将迎其师与谋，始得熙及静姓名，奏闻。上命杭奕禄及副都统觉罗海兰如湖南，会巡抚王国栋捕静严鞫。静言因读吕留良评选时文论夷、夏语激烈，遣熙求得留良遗书，与留良子毅中，及其弟子严鸿逵，鸿逵弟子沈在宽等往还，沈溺其说，妄生异心。留良，浙江石门诸生，康熙初讲学负盛名，时已前死。上命逮静、熙、毅中、鸿逵、在宽等至京师。静至，廷鞫，自承迂妄，为留良所误，手书供辞，盛称上恩德。上命编次为大义觉迷录，令杭奕禄以静至江宁、杭州、苏州宣讲。事毕，命并熙释勿诛，戮留良尸，诛毅中并鸿逵、在宽等，戍留良诸子孙。高宗即位，乃命诛静、熙。

七年，授杭奕禄镶红旗满洲副都统。八年，命解部事，寻复补礼部侍郎，署前锋统领。上命杭奕禄偕侍郎众佛保宣谕准

噶尔。九年，师征准噶尔，上虑陕、甘民或以用兵为累，命杭奕禄与左都御史史贻直、署内务府总管郑浑宝，率庶吉士、六部学习主事、国子监肄业拔贡生等宣谕化导。寻命杭奕禄协办军需。十年，命署西安将军，授钦差大臣，察阅甘、凉及山西近边营伍。十一年，谕责杭奕禄骄奢放纵，扰累兵民，夺官，在肃州荷校。

乾隆元年，召至京师，授额外内阁学士，补工部侍郎，充世宗实录副总裁。遣驻西藏办事。四年，奏言：“西藏西南三千里外巴尔布国有三汗：一曰库库木，一曰颜布，一曰叶楞，雍正十一年尝通贡。近三汗交恶，贝勒颇罗鼐宣谕罢兵，三汗听命，使呈进部落户口数，并贡金银、丝缎、珊瑚、念珠诸物。”报闻。寻召还，调刑部。五年，擢左都御史，列议政大臣。十年，以老乞休，谕留之。十一年，上察其老惫，命致仕。十三年，卒。

傅鼐，字阁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初授侍卫。雍正二年，授镶黄旗汉军副都统、兵部侍郎。三年，调盛京户部侍郎。世宗在潜邸，夙知傅鼐好事，既即位，令隆科多察其为人。隆科多称傅鼐安静。傅鼐在上前尝言隆科多子岳兴阿甚怨其父，谓“我家受恩深，当将生平行事据实奏闻，若稍有隐饰，罪更不可追”。及隆科多被谴追赃，岳兴阿隐其父财产。上以与傅鼐言不符，疑傅鼐与隆科多交结，虑且败，预为岳兴阿地。会傅鼐任侍卫时，浙江粮道江国英被劾，为关说，得银万馀。事发，上命夺官，械系逮诣京师，下刑部按治。谏上，免死，发遣黑龙江。

九年，召还，赴大将军马尔赛军营效力。寻予侍郎衔，授参赞大臣。十年，准噶尔台吉噶尔丹策零入寇，额驸策凌御之额尔德尼昭，噶尔丹策零大败，自推河窜走。时马尔赛驻拜里

城，有兵万三千。策凌檄速发兵断噶尔丹策零归路，马尔赛不能用。傅鼐进曰：“贼败亡之余，可唾手取也！请发轻骑数千，俾率以战，事成，功归大将军；事败，原独受其罪。”马尔赛默然，再三言不应，至长跪以请，终不许。傅鼐愤甚，将所部出城逐敌。噶尔丹策零已遁走，得輜重、牛羊万计。事闻，上诛马尔赛，赉傅鼐花翎。

平郡王福彭代为大将军，傅鼐参赞如故。噶尔丹策零既大创，不敢深入，师亦未能远征。上召策凌及大将军查郎阿诣京师廷议，庄亲王允禄及策凌等主进讨，大学士张廷玉等言不若先抚之，不顺则进讨。两议上，上问傅鼐，傅鼐赞抚议。降旨罢兵，遣傅鼐偕内阁学士阿克敦、副都统罗密谕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欲得阿尔泰山故地，傅鼐力折之。十三年，使还，予都统衔，食俸。

高宗即位，命署兵部尚书，寻授刑部尚书，仍兼理兵部。乾隆元年，疏言：“刑罚世轻世重。我朝律例，颁布於顺治三年，酌议於康熙十八年，重刊於雍正三年。臣伏读世宗遗诏曰：‘凡诸条例，或前本严而朕改从宽，此乃昔时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应照更定之例行；若前本宽而朕改从严，此以整饬人心风俗，暂行一时，此后遇事斟酌，若应照旧例者，仍照旧例行。’臣思圣心惓惓於此，盖必有所轸念而未及更正者也。皇上以世宗之心为心，每遇奏谏，斟酌详慎。臣见大清律集解附例一书，现今不行之例犹载其中，恐刑官援引舛错，吏胥因缘为奸。请简熟悉律例大臣，详加覈议。律文律注，当仍其旧。所载条例，有今已斟酌改定者，应从改定；有应斟酌而未逮者，悉照旧章：务归於平允，逐条缮摺，恭请钦定纂辑颁布。”得旨允行。又疏言：“断狱引用律例，宜审全文。若摘引律语，入人重罪，是为深文周内。律载：‘官吏

怀挟私仇，故勘平人致死者，斩监候。’又载：‘若因公事干连在官，事须问鞠，依法拷讯，邂逅致死者，勿论。’律意本极平允。数年来，各督抚遇属员误将在官人犯拷讯致死，辄摘引‘故勘平人’一语，拟斩监候。尚书张照又奏准：‘如将笞杖人犯故意夹拷致死二命以上，及徒流人犯四命以上，俱以故勘平人论。’不思既非怀挟私仇，於故勘之义何居？若谓在官之人本属无罪，则必有诬告之人，应照律抵罪；若谓轻罪不应夹讯，命盗等案，当首从未分，安能预定为笞杖为徒流？若谓拷讯不依法，自有‘决罚不如法’律在，致死二人、四人以上，当议以加等。请敕法司酌改平允。”下部议行。

是秋，以勒借商银，回奏不实，夺官。寻命暂署兵部尚书。二年，授正蓝旗满洲都统。三年，坐违例发俸，发往军台效力。寻卒。

陈仪，字子翔，顺天文安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为古文辞，治经世学，大学士硃轼器之。雍正三年，直隶大水，诸河泛滥，坏田庐。世宗命怡亲王允祥偕轼相度濬治。王求谙习畿辅水利者，轼以仪对。延见，谕治河所宜先，仪曰：“硃子言治河先低处。天津为古渤海逆河之会，百川之尾闾。今南北二运河、东西两淀盛涨，争趋三岔口，而强潮复来拒之，牴牾洄漩而不时下，下隘则上溢，其势宜然。故欲治河，莫如先扩达海之口。欲扩海口，莫如先减入口之水。入口之水减，则达海之口宽。北永定，南子牙，中七十二沽，皆得沛然入三岔口而东注矣。”四年春，从王行视水利，教令章奏皆出仪手。轼以忧归，王荐於朝，命以侍讲署天津同知。转侍读，擢庶子，仍署同知如故。

五年，王奏设水利营田四局，仪领天津局，兼督文安、大城堤工。二县地卑下，积潦不消。是秋复大水，堤内外皆巨浸。

仪购秫秸十馀万束，立表下榷以御水。堤本民工，仪言於王，请发帑兴修，招民就工代赈，堤得完固。南运河长屯堤地隶静海，吏舞法，岁调发霸州、文安、大城民协修，百里裹粮，咸以为苦，仪为除其籍。畿辅大小诸河七十馀，疏故濬新，仪所勘定殆十六七云。

八年，擢侍讲学士。时议设营田观察使二员，分辖京东西，以督率州县。命仪以佾都御史充京东营田观察使，营田於天津。仿明汪应蛟遗制，筑十字围，三面开渠，与海河通。潮来渠满，闭渠蓄水以供灌溉，白塘、葛沽间斥卤尽变膏腴。丰润、玉田地多沮洳，仪教之开渠筑圩，皆成良田。十一年，大雨，山水暴发，没田庐。仪疏闻，谕筹赈，即命仪董其事，凡赈三十四万馀口。十二年，转侍读学士。寻罢观察使，还京师。

仪笃於内行，先世遗田数百亩，悉推以让兄。既仕，分禄畀昆弟，周诸故旧。有故人子贫甚，嘱门生为谋生业，事为人所讪，吏议当降调。乾隆二年，授鸿胪寺少卿。仪以老乞归。七年，卒，年七十三。子玉友，雍正八年进士，官台湾知府。勤其官，有惠政。

刘师恕，字艾堂，江南宝应人。父国馼，康熙二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户科给事中，历督捕理事官。在户科，建言民田亩有大小，地有上中下，请具载简明赋役全书，明示天下。在督捕，详考则例刊布之。往时以逃人为根，以一累百十，以逃案为市。取所历州县官职名待劾，弊不胜诘，皆剔除之，乃裁并兵部。改授鸿胪寺卿。

师恕，三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国子监祭酒。雍正元年，授贵州布政使。四年，迁通政使，转左副都御史，擢工部侍郎。上以宜兆熊署直隶总督，调师恕礼部，协理总督事。五年，奏获交河妖民孙守礼，严鞫治罪。上奖其遇事

直达，不稍隐讳。师恕与兆熊议裁学政陋规，学政孙嘉淦言：“学政旧规，日得五十五两，今减半即足用。”师恕言：“减至一两亦不可行，当另奏拨解公费。”师恕与兆熊奏已与嘉淦会商裁革，嘉淦以实奏。上谕曰：“孙嘉淦非骚扰贪饕者比，尔等何不量至此？可仍循旧例而行。嘉淦，端士也，宜作成之。”初夏，保定诸府少雨，上以为忧。师恕等言：“今岁遇闰，此后得雨不迟。”上责其怠忽。寻奏裁驿站夫马工料羡馀银，上谕曰：“陋规自应裁，第当量情酌理为之，毋过刻，令后来地方诸事难於措办也。”调吏部，仍留协理。大名诸生窦相可诉知府曾逢圣贪劣，布政使张适杖杀之，以狱毙报，兆熊、师恕匿不以闻。上命尚书福敏等按治得实，兆熊坐降调，上宽师恕，谕责其徇隐，命何世璜署直隶总督，仍令师恕协理。

七年，命师恕以内阁学士充福建观风整俗使。八年，疏言：“海澄公旧以辖兵给印，后兵裁而印未缴。今海澄公黄应缙滥行印文，非所宜，当令缴销。”并言外省世袭武职，年及二十，当令咨部引见，分京外学习。部议从之。十一年，师恕以病告，省观风整俗使不复设。乾隆七年，宝应灾，治赈，非贫民例不给。师恕族人诸生洞曦不得赈者，闕堂罢市。上责师恕不能约束，夺官。南巡迎谒，赐侍读学士衔。二十一年，卒。

是时广东、湖南皆置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字穀貽，山东章丘人。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考选云南道御史，擢顺天府丞，权府尹，迁右通政。八年，命充广东观风整俗使，修建十府、二州书院，延通人为之师。滨海多盗，设策钩捕，得剧盗百馀置诸法，盗差熄。奸民以符劄惑众，擒治之，赦其株连者。西洋人置天主堂，使徙归澳门。简阅营伍，军政以肃。擢光禄寺卿，召为顺天府尹，旋调奉天。行次山海关，疾作，乞归，卒於里。

李徽，字元纶，山西崞县人。康熙五十二年，乡试举第一。雍正元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刑部主事。寻复授检讨。考选浙江道御史。是时遣御史巡察顺天直隶诸府，顺天、永平、宣化为一员，保定、正定、河间为一员，顺德、广平、大名为一员，徽巡察顺德、广平、大名三府。曾静、张熙事起，上虑湖南士民为所惑，议遣使循行训迪。以大学士硃轼荐，遣徽劝谕化导。寻授金都御史，充湖南观风整俗使。徽在官四年，察吏安民，能称其职。坐事，降授仓监督。高宗即位，命复官，遽卒。

广西学政卫昌绩请设观风整俗使，御史陈宏谋继请。上谕宏谋等曰：“广西通籍者本少，乃已有狂悖如谢济世、陆生楠者，风俗薄劣可见。尔等不能端本溯源，躬先表率，而望秉铎司教之官，家喻户晓，易俗移风，所谓逐末而忘其本也。”议寝未行。

王国栋，字左吾，汉军镶红旗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累迁光禄寺卿。雍正初，查嗣庭、汪景祺坐文字谤讪见法。上谓浙江士习浇漓，四年，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以授国栋。国栋至官，巡行宣谕，清逋赋，惩唆讼，饬营伍，严保甲，次第疏闻，上温谕奖之。迁宗人府府丞。五年，上以浙江被水，米贵，命国栋同巡抚李卫发库帑四万，於杭州、嘉兴、湖州三府修城、濬河、筑堤，俾饥民就佣食力。国栋奏：“杭州至海宁塘河淤，当濬治。太湖堤闸及嘉兴石塘多倾圯，当修理。冬春雨雪，工作多费，请俟九、十月水落兴工。”上韪之。

寻擢湖南巡抚，以许容代为浙江观风整俗使。上谕国栋曰：“初欲令尔在浙整饬数年，俾收成效。但湖南废弛久，今以命尔，尔其勉之！”上命湖广总督迈柱修两省堤工。国栋疏言：

“湘阴、巴陵、华容、安乡、澧、武陵、龙阳、沅江、益阳九州县环绕洞庭，居民筑堤堵水而耕。地势卑下，江涨反灌入湖，是岸冲决，现有四百馀处。正饬刻期完筑，务加高培厚，工程坚固。”金都御史申大成奏贵州屯田，民间贱价顶种，易启纷争。请仿民田买卖，亩纳税五钱，给照为业，并推行各省。国栋疏言：“湖南屯田瘠薄，应分别差等，微价顶种，令完税五钱，给照如时价平买。未过户者，视屯粮石税五钱，已过户者二钱。龙阳、武陵、长靖诸屯赋重，按券值两税三分。”均下部议行。

曾静、张熙事起，上令侍郎杭奕祿至湖南会鞫。国栋听静自列，未穷究党羽，允禩、允禵门下太监以罪徙广西，流言於路，直隶、河南督抚俱疏上闻。国栋奏言：“湖南监送兵役未闻一语。”又茶陵民陈蒂西传播流言，敕国栋按鞫，亦不得实证，坐是失上指，夺官，召还京。八年，命治刑部侍郎事，署山东巡抚。九年，河南祥符、封丘等县水灾，命往治赈。迭署江苏、浙江巡抚。十年，仍还刑部。十二年，以议福建民蓝厚正杀兄狱失当，吏议降调。十三年，复命署刑部侍郎。卒。

许容，河南虞城人。康熙五十年举人，授陕西府谷知县。内迁工部员外郎，考选广西道御史。雍正元年，改会考府郎中，仍兼御史。出为直隶口北道，迁陕西按察使。劾河东巡盐御史马喀以积盐变价入己，上夺马喀官，命兼管河东巡盐御史，按治。寻闻容刑逼商人，解容任，令总督岳鍾琪覆按。鍾琪言容无刑逼商人事，上擢浙江布政使。五年，代国栋为浙江观风整俗使。寻偕广东巡抚杨文乾清察福建仓库。六年，遭母丧，给假治丧毕，命仍还浙江。旋擢甘肃巡抚，以蔡仕舫代为浙江观风整俗使。容疏议更正律例，出赃过付人宜视完赃减二等，得赃者完赃减一等，倍完方减二等，连毙二命宜加等。上皆谓不

当，责容愚妄。

八年，师征噶尔丹，上以容治军需多推诿，命尚书查弼纳赴陕西为之董理。及事竟，上谕容曰：“此次军需，朕为挽将覆之辙，回已颓之波，救汝身家性命。较自御史五年内擢至巡抚之恩大矣！汝当知之。”上闻容追逮赋抵兵饷，限一年全完，民以大扰。谕曰：“朕念甘肃自军兴以来，輓运转输，资於民力，特将雍正八年额徵钱粮蠲免。容何得於蠲免之年行催徵之举？令即停止。”九年，复以容查核钱粮过刻，谕母累民。十二年，疏劾丁忧知府李绮亏空军需，绮，卫兄也。上知容与卫有怨，戒容毋迁怒报复。容旋奏檄绮赴兰州，亏空七千有奇，限半年回籍措缴。上谕曰：“所亏既有田房可抵，但当速遣回籍折变完补，何须勒限逼迫？”

乾隆元年，固原、环二县歉收，容请借给贫民三月口粮，大口日三合，小口日二合。高宗谕曰：“政莫先於爱民。甘肃用兵以来，百姓急公踊跃。今值歉收，当加恩赈恤。汝治事实心，而理财过刻。国家救济贫民，非较量锱铢时也。”寻，专筦军储大臣刘於义奏请加赈两月，上责容褊隘卑庸，命解任。於义及陕西总督查郎阿劾容匿灾殃民，夺官逮诣京师论罪，赦免。二年，署山西布政使。三年，调江苏，署巡抚。四年，遭父丧，去官。

五年，命署湖南巡抚。请终丧，不许。服阕，真除。八年，以劾粮道谢济世狂纵营私失实，夺官，发顺义城工效力。事互详济世传。九年，复命署湖北巡抚。御史陈大玠等疏诤，谓容既以欺罔得罪，不当复用，上命罢之。十五年，上巡中岳，迎谒，复原衔。寻授内阁学士。以病乞归，卒。

蔡仕舛，福建南安人。康熙三十二年举人。五十八年，自刑部主事考选御史，出为浙江粮道。雍正六年，授佥都御史，

充浙江观风整俗使。七年，署巡抚。八年，坐事降调。上谕曰：“浙江风俗已渐改移，又有总督李卫善於训导，不必再遣观风整俗使。”仕舛旋卒。

论曰：海望、莽鹄立皆逮事圣祖，雍正、乾隆间参与政事。海望闻世宗末命，在军机处较久，虽建树未宏，要为当时亲信大臣。杭奕禄使安南，傅鼐谕噶尔丹策零，皆不辱君命，傅鼐尤知兵。仪领屯田，有惠於乡州。师恕、国栋等使车问俗，与民为安静。以皆世宗特置之官，特谨而书之。杭奕禄又与史貽直宣谕陕西，非专官，貽直相高宗，故不著於斯篇。

列传七十九

高其倬 金鉷 杨宗仁 子文乾 孔毓珣 裴幬度 子宗锡
唐执玉 杨永斌

高其倬，字章之，汉军镶黄旗人。父廕爵，官口北道。其倬，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寻兼佐领。五迁内阁学士。五十八年，河南南阳镇兵挟忿围辱知府沈渊，命偕尚书张廷枢按治，诛首事者，总兵高成等论罪有差。

五十九年，授广西巡抚。邓横苗叛，其倬亲抚之降。六十一年，世宗即位，擢云贵总督。疏言：“土司承袭，向有陋规，已严行禁革。咨部文册，如无大舛错，请免驳换。”得旨嘉奖。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叛侵西藏，其倬以中甸为入藏要道，檄诸将刘宗魁、刘国侯等严为备。并遵上指，令提督郝玉麟将二千人自中甸进驻察木多，副将孙宏本将五百人赴中甸为声援。雍正二年，师定青海，中甸喇嘛、番酋等率三千五百户纳土请降。上嘉其倬能，予世职拜他喇布勒哈番。其倬规画安抚中甸，疏“请设同知以下官：番酋营官外，又有神翁、列宾诸号，听堪布、喇嘛指挥，请改授守备、千把总割付，听将吏统辖。僧寺喇嘛以三百为限，收兵械入官。沿江数百里及山谷旷土，招民开垦。旧行滇茶，视打箭炉例，设引收课”。鲁魁山者，自国初为盗藪，夷、僰杂处，推杨、方、普、李四姓为渠。有方景明者，挟僰、夷掠元江。其倬遣兵击破之，擒景明，歼僰、夷数百，疏请於其地驻兵，号普威营。参将驻普洱，守备驻威远、茶山，改威远归流，设同知以下官。土官刁光焕及其孥移置会

城，而以新开二盐井充新设兵饷。设义塾，教夷人子弟。元江府学额外增额二名，待其应试。劝夷人垦田，旱田十年后、水田六年后升科。贵州仲家苗酋阿近及其弟阿卧为乱，其倬使抚定傍近诸苗寨。阿近等失援，遣兵擒戮之，并按治定番、广顺诸苗酋不顺命者。疏请改设定广协，分置营汛，防定番、广顺及西孟、青藤、断杉树、长寨、遮贡、羊城 诸地。又移都匀守备驻独山，改湖广五开卫为县，移隶黎平。并言贵州地连川、楚，奸人掠贩贫家子女为民害，请飭地方官捕治，岁计人数为课最。贵州民间陋俗，被人劫杀，力不能报，则掠质他家人畜，令转为报仇；不应则索赎，谓之“拏白放黑”。请加等治罪。土司贫困，田赋令属苗代纳，请清察，责执业者完赋。土司下设权目人等，请令报有司，有罪并惩。诏悉如所请。

三年，进兵部尚书衔，加太子少傅，调福建浙江总督。濒行，疏言：“邓川、嵩明、腾越、太和、浪穹诸州县土军丁银，起明嘉靖、万历间，遣民防夷，立太和、凤梧二所，丁徭赋一两。是於本贯已完民赋，请豁免军粮。”诏从之。四年，疏言：“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无田可耕，民且去而为盗。出海贸易，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舟养百人，且得馀利归贍家属。曩者设禁例，如虑盗米出洋，则外洋皆产米地；如虑漏消息，今广东估舟许出外国，何独严於福建？如虑私贩船料，中国船小，外国得之不足资其用。臣愚请弛禁便。”下怡亲王会同大学士九卿议行。五年，台湾水连社番为乱，其倬遣兵讨之，擒其渠骨宗等，诸社悉降。寻以李卫为浙江总督，命其倬专督福建。迭疏请整饬盐政，改造水师战船，釐定营汛，并下部议行。入觐，加太子太保。

上以其倬通堪輿术，命诣福陵相度。其倬还奏：“陵前左畔水法，因溢流更故道，弓抱之势微觉外张。当顺导河流，方

为尽善。”下大学士等，如所议修濬。八年，调江南江西总督。复召至京师，令从怡亲王勘定太平峪万年吉地，进世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命署云贵广西总督。十一年，普洱属思茅土把总刁国兴纠苦葱蛮及元江夷为乱，攻普洱，通关大寨赧夷复附苦葱蛮，渡阿墨河攻他郎。其倬檄提督蔡成贵等分道捕治，擒其酋并所属五百馀，乱乃定。是岁春，命其倬回两江总督。秋，命以总督衔领江苏巡抚。十二年，坐徇知县赵昆理偿海塘工款，部议降调，即授江苏巡抚。

乾隆元年，召还京师，复授湖北巡抚，调湖南。讨平城步、绥宁二县瑶乱。三年，擢工部尚书，调户部。其倬诣京师，过宝应，疾作，卒於舟次，赐祭葬，谥文良。

金鉷，字震方，汉军镶白旗人，世居登州。父延祚，从世祖入关，官至工部侍郎。鉷初自监生授江西广昌知县，洊升山西太原知府。雍正五年，擢广西按察使，寻迁布政使。六年，就擢巡抚。讨平西隆州八达寨叛苗。以汛兵少，粤土芟不治，奏开屯田，与民牛，招之耕，教以技勇。每名给水田十亩，一亩为公田；旱田二十亩，二亩为公田：存公田租於社仓。行之数年，辟田数万亩，仓廩亦实。又奏请召商开桂林属诸矿，及采梧州金砂供鼓铸。乾隆元年，提督霍升劾鉷言躁气浮，失封疆大臣之体，高宗召入京，授刑部侍郎。鉷濒行，装不治，以印券嘱苍梧道黄岳牧借铜务充公银千二百，巡抚杨超曾论劾，夺官，交刑部严讯。上以非正项钱粮，鉷以印券支借，岳牧以印册申解，非侵蚀比，命免罪，毋追所借银。五年，授河南布政使，而鉷已卒。

鉷才通敏。自太原入覲，方议耗羨归公，鉷奏曰：“财在上不如在下。州县亲民官，宁使留其有馀，养廉不能胥足，一遇公事，动致俯张。上意岂不曰凡是官办，皆许开支正供？但

从司院按覈以至户部，层层隔阂，报销甚难，从此州县恐多苟且之政。上意在必行，臣请养廉外多增公费，或存县，或存司，庶於事有济。”上乃敕直省覈定公费。及为广西布政使，奏请州县分冲、繁、疲、难四项，许督抚量才奏补，上嘉纳之。州县缺分四项自此始。

杨宗仁，字天爵，汉军正白旗人。监生。康熙三十五年，授湖广慈利知县。苗酋虐，其众走县境，苗酋求之，不与。上官檄与之，宗仁持不可，乃止。调蓝山。八排苗为乱，巡抚赵申乔遣兵讨之，将不恤兵，兵将为变，宗仁单骑抚定之。举卓异，四迁甘肃西宁道。五十三年，授浙江按察使，丁父忧归。五十七年，起广西按察使，署巡抚。旋擢广东巡抚。圣祖以各直省钱粮多亏空，谕督抚清理。宗仁疏言：“广东亏空现正严饬追完。至防杜将来，惟有督抚、司道、府 交相砥砺，勿藉事勒索。州县正杂钱粮，当责知府不时察覈，毋许亏缺。倘敢徇纵，本官治罪，上司从重议处，庶上下皆知儆惕。地方有不得已事，当以督抚等所得公项抵补。不敷，则济以公捐，必不使课帑虚悬。”下部议，如所请。

六十一年，世宗即位，授湖广总督。雍正元年，丁母忧，命在任守制。宗仁疏停本身封廕，为父母求谕祭，许之，仍给封廕。寻赐孔雀翎。疏言：“湖广旧习，文武大吏收受所属规礼，致州县横徵私派，将弁虚兵冒饷，兵民挟比逞私，不敢过问。臣今概行禁革，庶骄兵玩吏锢习潜消。各官贪得盐规，盐价增长，民间嗟怨，总督盐规渐次加至四万。臣亦行禁革，令商平价以惠穷民。”上深嘉之。又疏言：“官有俸，役有工，朝制也。湖广州县以上，俸工报捐已十馀年，官役枵腹，安能禁其不扰民？请自雍正元年起，俸工如额编支。从前有公事，令州县分捐，实皆转派於民。令州县於加一耗羡内，节省二分，

交藩库充用，此外丝毫不得派捐。”上谕曰：“所言皆是。勉之！”寻荐广东南海知县宋玮擢湖南宝庆知府，广州左卫守备范宗尧改湖北汉阳知县，上允之，命后勿踵行。

宗仁病作，请以子榆林道文乾自侍，上加文乾按察使衔，驰驿速往，并遣御医诊视。宗仁力疾视事，饬诸州县编保甲，立社仓，罢荆州关私设口岸百五十处。三年，加太子少傅。寻卒，赠少保，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赐祭葬，谥清端。

宗仁砥节矢公，始终一节，上为制像赞，谓“廉洁如冰，耿介如石”。尝言：“士当审其所当为，严其所不可为。”其驭属吏宽平忠厚，务安上全下，使各称其职而止。

文乾，字元统。以监生效力永定河工。康熙五十三年，授山东曹州知州，迁东昌知府。举卓异，迁陕西榆林道。雍正元年，加按察使衔，命侍宗仁任所。三年，宗仁病有间，入谢。上问湖广四镇营制及设镇始末，文乾具以对，上嘉其详审，擢河南布政使。未几，迁广东巡抚，入谢，赐孔雀翎、冠服、鞍马。宗仁卒，命在任守制。

广东省城多盗，文乾令编保甲，以满洲兵与民连居，会将军编察，疏闻，上嘉之。广东岁歉米贵，文乾令吏诣广西买穀平糴。满洲兵阎尚义等群聚掠穀，文乾令捕治。将军李枚庇兵，文乾请遣大臣按治。上命侍郎塞楞额、阿克敦往勘，枚及尚义等论罪如律。文乾莅政精勤，多所釐正。疏言：“广东民纳粮多用老户，臣令改立的名，杜诡寄、飞洒诸弊，民以为便。丁银随粮办者十四五，余令布政使确核，尽归地粮。”得旨嘉奖。又疏言：“广东地狭人众，现存仓穀一百六十馀万石，为民食久远计，应加贮二百馀万石，择地建仓贮穀。”下廷议，令於海阳、潮阳、程乡、饶平、海丰、琼山加贮穀三十四万石，从之。又疏言：“广东公使银岁六七万，取诸火耗。臣为裁省，

岁计需四万馀。拟以民间置产推粮易户例纳公费及屯粮陋规两项充用。州县火耗，每两加一，实计一钱三四分有奇，十之五六留充州县养廉，十之七八为督抚以下各官养廉。”上谕之曰：“但务得中为是。民不可令骄慢，属吏亦不可令窘乏。天下事惟贵平，当彻始终筹画，慎毋轻举。”

五年，乞假葬父。福建巡抚常赉劾文乾徵粤海关税，设专行六，得银二十馀万；又疏劾文乾匿粤海关羡馀银五万馀，纵绸缎出洋，得银万馀，番银加一扣收，得银四万馀，选洋船奇巧之物入署，令专行代偿，又银二万馀，又以银交盐商营运。上严谕文乾，令愧悔痛改。寻以福建仓库亏空，命文乾与浙江观风整俗使许容等往按，而移常赉署广东巡抚。文乾令分路察核官亏民欠，分别追纳，不敷，责前巡抚毛文铨偿补。上奖文乾秉公无瞻顾。文乾疏言：“福建府、州、县各官都计八十员，前后劾罢五十馀员。新补各官，守仓库有馀，理繁剧不足。请选熟谙民事者，诣福建补繁要州县。”上为敕各督抚各选谨慎敏练之吏咨送福建。

文乾强幹善折狱。初知曹州，有妇告夫为人杀者。文乾视其履白，问曰：“若夫死，若预知之乎？”曰：“今旦乃知之”。曰：“然则汝何办白履之夙也？”妇乃服以奸杀夫。五人者同宿，其一失金，讼其四，文乾令坐於庭，视久之，曰：“吾已得盗金者，非盗听去。”一人欲起，执之，果盗金者。曹民有伪称硃六太子者，挟妖术惑愚民，朝命侍郎勒什布、汤右曾按治。檄至，文乾秘之，密捕得送京师。在东昌，请运粮馈军出西宁，先期至，以是受知於世宗。

然颇与同官多齟。赴广东，途中疏劾布政使硃绶倚总督孔毓珣有连，亏帑三万馀。毓珣疏先入，上命文乾毋听属吏离间。既上官，疏言盗案尘积，请概为速结。上谕曰：“孔毓珣缉捕

盗贼甚尽力。彼擒之，汝纵之，恐汝不能当此论。纵虎归山，岂为仁政？宜加意斟酌。”在福建，毓琇入觐，上命侍郎阿克敦署两广总督。文乾疏言盗劫龙门营军器，阿克敦令从宽结案；将军标兵窝盗，将军石礼哈坦兵，谓告者诬良。既，上命常赉还福建，而以阿克敦署广东巡抚。六年，文乾还广东，劾阿克敦勒索暹罗商船规礼，布政使官达纵幕客纳贿，皆夺官。命文乾与毓琇会鞫，未及讯，文乾卒，赐祭葬。子应琚，自有传。

孔毓琇，字东美，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六世孙。父恩洪，福建按察使。康熙二十三年，上幸曲阜释奠，毓琇以诸生陪祀，赐恩贡生。二十九年，授湖广武昌通判。举卓异，迁江南徐州知州。徐州民敝於丁赋，毓琇在官七年，拊循多惠政。三十九年，河道总督张鹏翮以毓琇熟於河务，荐授邳睢同知。四十三年，迁山西平阳知府，未上，改云南顺宁。四十六年，调开化，以母忧去官。五十年，服终，除四川龙安。毓琇历守边郡，皆因俗为治，弊去其太甚，边民安之。再举卓异。五十五年，迁湖广上荆南道。筑堤捍江，民号曰孔公堤。

五十六年，迁广西按察使。广西地瘠民悍，瑶、僮为民害。灵川僮酋廖三屡出焚掠，毓琇白巡抚陈元龙，遣兵捕得置诸法，诸苗誓服。五十七年，授四川布政使。西藏方用兵，毓琇转饷出察木多，不以劳民。重筑灌江口堰，四川民尤德之。六十一年，擢广西巡抚。雍正元年，加授总督。广西提镇标空粮，毓琇饬募补。疏言：“各官俸不足自贍，请於定例外量加亲丁名粮。”上命酌中为之。广西诸州县旧有常平仓，毓琇议：“春耕借於民，秋收还仓，年丰加息，歉免息，荒缓至次年还本。日久穀多，分贮四乡，建社仓，择里中信实者为司出入。”又言：“地多盗，瑶、僮杂处，保甲不能遍立。诸乡多有团练，令选诚幹者充乡勇，得盗者赏，怠惰者罚。”又言：“广西边

远，盐商多滞运，民忧淡食。请发藩库银六万，官为运销。行有赢馀，本还藩库，并可量减盐价。”并从之。柳州僮莫贵凤出掠马平、柳城、永福诸县，毓琇遣兵捕治，毁其寨，置贵凤於法。来宾僮覃扶成等出掠，未伤人，毓琇令予杖荷校，满日，充抚标兵，散其党类。疏闻，上嘉其宽严两得。

二年，授两广总督。上谕之曰：“广东武备废弛，劫掠公行，举劾官吏，百无一公，尔当尽心料理。”毓琇疏请釐定盐政，灶丁盐价、船户水脚增十之一，并免埠商羨馀；设潮州运同、盐运司经历。大金、蕉木两山产矿砂，东隶开建、连山，西隶贺县、怀集。旧制，怀集汛属浔州协，毓琇请改属梧州协，贺县、开建、连山并增兵设汛。广东香山澳西洋商舶，毓琇请以二十五艘为限。皆下部议行。潮州田少米贵，民赖常平仓穀以济。毓琇请提镇各营贮穀借兵，散饷时买还，概免加息，上特允之。三年，加兵部尚书衔。

四年，毓琇请入觐，上以毓琇习河事，令详勘黄、运诸河水势，协同齐苏勒酌议。毓琇疏言：“宿迁县西，黄河与中河相近，旧有汰黄坝。运河水大，引清水刷黄，黄河水大，引黄水济运。旧时黄水入中河不过十之一二，今河南岸沙涨，逼水北行，水流甚急。齐苏勒议收小汰黄坝口以束水势。臣详勘南岸涨沙曲处，宜濬引河以避此险。仍俟齐苏勒相度定义。”又陈江南水利，言：“吴淞、刘河、七浦、白茆诸闸，宜令管闸官役随潮启闭。江苏地形四高中下，宜令力劝筑区立圩。滨河诸地民占为田庐，其无甚害者，姑从民便，馀宜严禁。支河小港，宜令於农隙深濬，即取土培圩。”并敕部议行。又言：“道经宿州灵壁，见沟洫不通，积雨成潦，请饬安徽巡抚疏濬。”上嘉毓琇实陈。

五年，还广东，巡抚杨文乾劾署巡抚阿克敦、布政使官达，

上命通政使留保等往按。毓琬失察，当下吏议，上命宽之。寻调江南河道总督。上以天然坝泄水，虑溢浸民田，命毓琬相度筑堤束水归湖。毓琬疏言：“天然南、北二坝分泄水势，年年开放，堤口残缺。当如上指筑堤束水，请於南岸王家庵至赵家庄筑新堤一道。旧堤尾距湖尚二十馀里，请於南岸马家圩至应家集、北岸周家圩至李艮桥，各筑新堤一道，并将南北旧堤加培高广，庶两堤夹束湍流，无患旁溢。”上又以高家堰为蓄清敌黄关键，发帑百万，命毓琬筹画。毓琬疏言：“高家堰石堤，自武家墩至黄庄，地高工固，惟侯二门等四坝，及小黄庄至山盱古沟东坝，当一律加高。”又言：“各堤加培高广，宜视地势缓急、旧堤厚薄，分年修增，期三年而毕。嗣后仍按年以次加培。”又请修筑宿迁钞关前、桃源沈家庄河堤，瓜洲由闸上游濬越河一道，并建草坝束水。诸疏入，并报可。毓琬积瘁遘疾，上赐以药饵，命其子刑部郎中传熹偕御医驰驿往视。未至，毓琬卒，赐祭葬，谥温僖。

裴幬度，字晋武，山西曲沃人。少为诸生，工诗，能书画。入赀为主事。康熙三十五年，授刑部主事。洊擢户部郎中。四十九年，授云南澂江知府，调广南。以大计入覲，圣祖闻其能诗，命题应制，称旨。五十五年，迁河东盐运使，寻改两浙。海宁筑塘，巡抚徐元度檄幬度董其事。潮大至，撼塘，塘欲裂，幬度据地坐督役力护，久之乃定。幬度自是中湿，病重腿，终其身。五十九年，迁湖北按察使。六十年，迁贵州布政使。

雍正元年，擢江西巡抚。九江旧设关榷税，后徙湖口。湖口当江、湖冲，水急，商舟时覆溺。幬度疏言：“九江旧关，上有龙开河、官牌夹，下有老鹤塘、白水港，地势宽平，泊舟安稳。离湖四十里曰大姑塘，为商舟所必经，水涨则有女儿港、张家套，皆可泊舟；水落则平湖一线，夹岸泥沙，无风涛礁石

之险。请仍移关九江，而於大姑塘设口分抽。”上令会同总督查弼纳料理。南昌、袁州、瑞州三府赋额，明沿陈友谅之旧，视他府偏重。顺治间、减袁、瑞二府赋额，而南昌未及。曩度疏言：“常赋未易屡更，同省实难歧视。请将南昌赋额视袁、瑞二府同予核减。”下部议减南昌浮额七万五千五百两有奇。

福建、广东流民入江西，就山结棚以居，蓺靛叶、烟草，谓之“棚民”，往往出为盗。万载温上贵、宁州刘允公等，皆以棚民为乱，曩度捕治论如律。上令编保甲，曩度疏言：“棚民良莠淆杂，去留无定，或散居山箐，或为土民佣工垦地。臣飭属严察，凡万五千餘户，编甲造册，按年入籍。”上奖勉之。上闻江西里长催徵累民，民多尚邪教，谕曩度禁革。曩度疏言：“臣察知里长累民，已勒石永禁，令粮户自封投櫃。距城较远畸零小户，原轮雇交纳者听其便，仍严防不得干累。邪教自当捕治，医卜星相往往假其术以惑民，虽非邪教，亦当以时严惩。”上深嘉之。

总督查弼纳议开广信封禁山，谕曩度酌度。曩度疏言：“封禁山旧名铜塘山，相传产铜，然有名无实，故自明封禁至今。顺治间有议采木者，郡县力陈不便，勒碑永禁。臣揆查弼纳意，或以棚民巢穴在此山中，故为破巢捣穴之计。此山荆榛充塞，稔毒滋藏，并非有梗化顽民盘踞在内。臣详度此山开则扰累，封则安宁，成案俱存，确有可据。”谕曰：“当开则不得因循，当禁则不宜依违。但不存贪功之念，实心为地方兴利除害，何事不可为？在卿等秉公相度时宜而酌定之。”仍封禁如初。

四年，迁户部侍郎，擢左都御史。上遣侍郎迈柱勘江西诸州县仓穀，命曩度留任。迈柱疏言：“仓穀亏空甚多，例定穀一石折银二钱，州县交代，按此数接收，不敷余补。”上夺曩度及历任布政使张楷、陈安策官，命以所存折价买穀还仓。十

年，事毕，释还里。乾隆五年，卒。

子宗锡，入赀为同知。十五年，授山东济南同知，屡迁转。二十八年，授直隶霸昌道，迁直隶按察使。疏言：“古北口外山场产菠萝树，此即橡树，叶可饲蚕。臣在济东，饬属通栽，颇有成效。请令用东省养蚕法，广栽试养。”命交总督方观承试行。三十二年，以母忧去官。宗锡在任，误应驿站车马，部议当降调。总督杨廷璋咨部，言宗锡当自行检举。上谕曰：“宗锡，朕知其为人，颇可造就。按察使管理驿站，偶有一二误应，原属公过。今已丁忧，安得自行检举？廷璋乃令作此趋避，爱之適以害之也。”三十五年，宗锡服将阕，仍授直隶按察使。

俄擢安徽布政使，就迁巡抚。疏言：“安庆濒江旧有漳葭港，上通潜山、太湖、望江三县，下达江，漕艘商舶往来停泊，淤久渐成平陆。前巡抚张楷於上游别开新河，地高水急，重载逆上，遇风每虞覆溺。请仍濬漳葭港故道。”命总督高晋履勘，如宗锡议行。又疏言：“凤、泗所属州县，高地宜多作池塘，低地宜厚筑圩围，以备灌溉、资捍御。凤阳地多高冈旷野，不宜五穀，令视土宜种树。”谕奖其留心本务。

四十年，调云南。旋命署贵州。疏言：“贵州地处边圉，请敕部拨银三十万贮司库。”从之。又疏请增设镇远税口，上严斥不许。又疏言：“贵州额输京师及湖广白铅岁七百餘万斤，铅厂仅三处，年久产绌。臣察知松桃、巴坝山、遵义县新寨产铅，近水次，已饬设厂，岁各得铅百餘万斤。分拨京师、湖广，岁节省运费银四万三千有奇。”得旨嘉允。又疏言：“贵州古州有牛皮大箐，亘数百里，列屯置军，应将箐内平旷之土开垦成田，寓防於屯，安屯养军。丹江雷公院地平行，可垦四五百亩，欧收、甬荒高箐二地畸零，可垦三四百亩，应令附近震威堡屯军派拨试垦，并於丹江营移拨千总一、兵五十，入

筹设卡驻守。”时上已命宗锡还云南，命交后政图思德如所议行。四十四年，以病乞解任。旋卒，赐祭葬。

唐执玉，字益功，江南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授浙江德清知县。德清盛科第，多钜室，执玉执法无所挠。将编审，吏以例餽金，执玉卻之，而罪其吏。召县民亲勘，有田无粮者令自首，有粮无田者除之，富无隐粮，贫无赔累。行取工部主事，考选户科给事中。五十八年，疏言：“户部钱粮款项最易作弊，当先驱除作弊之人。乃有所谓‘缺主’者，或一人占一司，或数人共一省，占为世业，勾通内外书吏，舞文弄法，当严行查禁。”因劾山西司缺主沈天生包揽捐马事例，下九卿议，逮治。六十年，迁鸿胪寺卿。历奉天府府丞、大理寺少卿。雍正二年，岁三迁礼部侍郎。五年，擢左都御史。

七年，命署直隶总督。执玉治事勤，州县稍歉收，必筹画赈恤。隆平报产瑞禾三十三本，执玉於报秋成摺附奏，上嘉之。适贡荔支至，命以赐执玉，方有疾，治事如常。时宗人府府丞冀栋以医进，上命视执玉疾，赐人葭，谕令：“爱养精神，量力治事。若欲栋料量方药，保定咫尺，可再命之来也。”热河徵落地税，司其事者议增岁额，并於榜什营等地设口徵税。下执玉议，执玉言：“商税多寡，视岁收丰歉，故止能折中定额。榜什营距一百八十馀里，已收落地税，又抽进路钞银，恐商贾不前，正税反缺，请如旧便。”议乃寝。长芦巡盐御史郑禅宝以商人亏帑，请增盐价，上以询执玉。执玉言：“上於商民无歧视。诸商不谨身节用，先公后私，乃至亏帑。欲增盐价厉民，臣以为非宜。”亦罢不行。

八年春，入觐。灤、卢龙、迁安、抚宁、昌黎、乐亭诸州县米贮喜峰口仓，亏二千五百馀石，执玉请视通州中、西二仓例免追偿。部议不许，上特允之。密云城临白河，旧筑土木堤

坝尽圯，仅存石堤。上游有积土斜出，激水使怒，俗谓之“土嘴”。执玉疏请疏治，使水得畅流；仍筑土堤，务坚厚，用榆圉载石为基，使辅石堤护县城。上褒其妥协，命於夏月水涨前竟工。迁兵部尚书，仍署总督。是岁秋，积雨，永定、滹沱诸水皆盛涨。执玉疏报灾，上命侍郎牧可登、副都统阿鲁等分往治赈。执玉奏言：“诸州县被水，消长不一。有上谕所及，而水消未成灾者；有上谕所未及，而水大成灾，田庐被淹，急须拯恤者：请飭治赈诸臣勘实。”上特允之。

国初以民地予满洲将士，谓之“圈地”。民地既圈，以邻近州县地拨补，粮额从旧贯，於是有寄粮；佃租户移新地，於是有寄庄。历年既久，百弊丛起。上令执玉勘察，更除改正，并举怀安、宣化、万全、宝坻、丰润、三河诸县为例。执玉奏言：“此外所在皆有，如晋州武丘村、孔目庄，赵州马圈村粮有在赞皇者；蔚县夹道沟、细贤庄粮有在宣化者；宣化井头庄粮有在西宁者：官苦追呼，民劳跋涉。凡地在此处，粮寄彼处，皆令从地所在，粮随产转，此收彼除，不使有交错之病，亦无庸存代徵之名，经界各正，田赋悉清。”直隶驿马一，每岁杂支大率至十两。执玉奏定马一每岁杂支三两六钱。昌平、延庆、宣化诸驿事烦，拨僻地马协济，而牧养仍责原驿。执玉奏请改隶受协州县牧养。皆下部议行。

直隶耗羨归公，自雍正三年始。部议元、二年耗羨在三年补纳者，州县充公用，仍当追偿。霸、文安等七州县民借仓穀，逋米二万一千石、穀一万六千石各有奇，部议责州县追偿。执玉言：“元、二年耗羨在未著令归公以前，前督臣许州县充公用。今欲追偿，是为小费而失大言。”又言：“仓穀民欠历年已久，人产胥绝。今欲追偿，此数十年官州县者无虑百数，悉逮其子孙而加以追比，於情可悯。”上并如执玉议，宽之。

九年，以病甚乞解任，许之。十年，病少瘳，命领刑部尚书。十一年春，复命署直隶总督，力辞，上勉之行。三月，卒於官，赐祭葬。

执玉重民事，每请从宽大，疏入辄报可。执玉尝曰：“吾才拙，政事不如人，可自力者勤耳。勤必自俭始。”养廉岁用十三四，馀归之司库。

杨永斌，字寿廷，云南昆明人。康熙三十八年举人。以知县发广西，补临桂知县，以廉能闻。遭丧去，服除，授直隶阜平知县，署平山，调大城，皆有惠政。以捕治内监陈永忠未即获，夺官。大城民乞巡抚疏留，会世宗即位，知永斌贤，许复官。迁涿州知州。

雍正三年，特谕永斌才守俱优，授贵州威宁知府。威宁界滇、蜀，诸土司虐使其众，时出掠境外。乌蒙禄万鍾、镇雄陇庆侯尤强悍。永斌被檄定界，单骑入谕其渠，阴使人伪为商贾，分道图地形。鄂尔泰督云、贵，永斌以图上，且曰：“二酋不惩，终为边患。万鍾幼，诸土司未附。今四川总督劾万鍾不职，请发兵压境，召万鍾出就质。不出，以兵入。乌蒙平，镇雄势孤，亦且降。”鄂尔泰从之，召万鍾不至，令游击哈元生与永斌督兵入。万鍾走镇远，与庆侯同诣四川降。凡三十三日而事定。米贴土妇陆氏为乱，鄂尔泰遣兵讨之，永斌语元生曰：“贼以冕山、巴补为后路，事急则渡金沙江而逸。以重兵扼其前，奇兵越江攻之，贼可歼也。”元生用其策，克米贴。

鄂尔泰疏荐永斌可大用，擢贵东道，旋调粮驿道，署按察使。朝议加税军田亩五钱，永斌议曰：“军田粮以屯租为准，已数倍於民田。且今转相授受，与民田交易无异。名为军屯，实皆民产，而亩税之，是重科也，民必不服。当多事之秋，增剥肤之患，驱之为乱耳。”鄂尔泰以闻，事乃寝。七年，迁湖

南布政使。湖南方议清察军田计亩，未定，永斌援贵州议以请，亦得免。

九年，调广东。十年春，命署巡抚，是秋真除。广东生齿繁，民不勤稼穡，米值高。永斌饬诸州县劝垦，高亢不宜禾，令艺豆麦，诸山坡麓栽所宜木。又以惠、潮两府民最悍，招垦官田，租入充粤秀书院膏火。奏闻，嘉奖，命勘明垦地亩数。寻又奏言：“勘明可垦地六千八百馀顷，此外或山深箐密，或夹沙带卤，体察民情，恐硗地薄收，粮赋无出。臣思瘠田产穀虽少，若多垦数十万亩，年丰可得数十万石，即歉岁亦必稍有所获，事益於民。察通省粮额，新宁斥卤，轻则亩徵银四釐有奇、米四合有奇。拟请凡承垦硗瘠之地，概准此例，十年起科。”下部议行，於是垦田至百十八万馀亩。

乾隆元年，兼署两广总督。上命除落地税，因请并免渔课、埠税，革粤海关赢馀陋例未尽汰者，上悉从之。永斌在广东数年，坦怀虚己，淬厉诸将吏。获剧盗余猊、陈美伦数十辈置之法，收曲江乳源诸峒瑶归化。西洋估舶互市至者，悉令寄碇澳门，不得泊会城下。粤民颂其绩。二年，调湖北，兼署湖广总督。令严保甲，缮城堡，课农桑，实社仓，兴学校，诸政毕举。

未几，调江苏。按行奉贤、南汇、上海、宝山四县海塘，以筑塘取土成渠，塘根浸损，议於塘内开河，南接华亭运河，北达宝山高桥。又察华亭金山嘴、倪家路，宝山杨家嘴地当冲要，议视地所宜，或增筑石坝，或就旧塘加筑宽厚，或改筑石塘。又请於宝山建海神庙。并从之。三年，以老病乞休，召诣京师，署礼部侍郎。寻授吏部。四年，致仕。五年，卒。孙廕生，初授主事，官至江苏按察使。

论曰：其倬、宗仁、毓珣，皆圣祖所擢用，丕著勋勩；世宗畀以兼圻，忠诚靡懈，恩礼始终，宜矣！曷度居官不扰民，

执玉、永斌尤懃懃施惠，文乾、宗锡能济其美。世宗治尚明肃，诸臣皆以开敏精勤称上指，为政持大体，与夫急功近名，流於谿刻，重为世诟病者，固大异矣。

列传八十

李绂 蔡珽 谢济世 陈学海

李绂，字巨来，江西临川人。少孤贫，好学，读书经目成诵。康熙四十八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五十九年，擢内阁学士，寻迁左副都御史，仍兼学士。六十年，充会试副考官。出榜日，黄雾风霾，上语大学士等曰：“此榜或有乱臣贼子，否亦当有读书积学之士不得中式，怨气所致。”命磨勘试卷，劣者停殿试。又赐满洲举人留保、直隶举人王兰生进士。下第举子群聚绂门，投瓦石喧闐。御史舒库疏劾，下部议，责绂匿不奏，夺官，发永定河工效力。雍正元年，特命复官，署吏部侍郎，赴山东催漕。寻授兵部侍郎。上令截留湖南等省漕粮於天津收贮，旋又命估价出粜。

二年四月，授广西巡抚。奏言：“广西贺县大金、蕉木二山产矿砂，五十里外为广东梅峒汛，又数里为宿塘寨，矿徒盘据，时时窃发。臣方拟严禁，闻总督孔毓珣条陈开采，因而中止。将来或恐滋事。”毓珣奏同时至，廷议寝其事。上命以谕毓珣者示绂，令协力禁止。绂疏陈练兵，列举严赏罚、演阵法、习用枪砲、豫备帐房锣锅诸事，上嘉其留心武备。康熙中，巡抚陈元龙奏请开捐，都计收穀百十七万石有奇，石折银一两一钱，而发州县买穀石止三钱，不足以余。至绂上官，尚亏四万馀石，绂奏请限一月补足。会提督韩良辅条奏垦荒，下绂议，绂请以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四府收贮捐穀动支为开垦费。

上曰：“朕观绂意，不过借开垦以销捐穀。当时陈元龙等首尾不清，朕知之甚详。应令元龙等往广西料理。”并谕绂详察，毋隐讳瞻徇，自承亏空。寻绂奏察出督抚、司道、府分得羨馀银八十二万有奇，勒限分偿，上嘉绂秉公执正。绂在吏部时，年羹尧子富等捐造营房，下部议叙，不肯从优，为羹尧所嫉；及上命天津截漕估菜盈馀银五千交守道桑成鼎贮库，绂至广西，成鼎使赍以畀绂。绂具摺送直隶巡抚李维钧会奏。维钧匿不上，绂乃奏闻。先是，羹尧朝京师，入对，举此讦绂，谓绂乾没。上以问维钧，维钧言绂取数百金治装，馀尚贮库。绂奏至，上谓维钧与羹尧比，欲陷绂。谕奖绂，命留充公用。

三年六月，绂奏言：“太平、思恩府界流言安南内乱。有潘腾龙者，自言为莫姓后，其党黄把势、陈乱弹等煽诱为乱。严飭将吏捕治。”上谕曰：“封疆之内，宜整理振作。至於安边柔远，最忌贪利图功，当慎之又慎！”九月，奏：“瑶、僮顽梗，修仁十排、天河三甓为尤甚，常出劫掠。臣遣吏入十排，捕得其渠。三甓阻万山中，所种田在隘外。臣发兵守隘，断其收穫。其渠今亦出自归。”上奖其办理得宜。

旋授直隶总督。四年，绂入觐。初，左都御史蔡珽荐起其故吏知县黄振国授河南信阳知州，忤巡抚田文镜。文镜驭吏严，尤恶科目，劾振国贪劣。绂过河南，诘文镜胡为有意蹂践士人。入对，因极言文镜贪虐，且谓文镜所劾属吏，如振国及邵言纶、汪誠皆枉，振国已死狱中。文镜因绂语，先密疏闻，谓绂与振国同年袒护。绂疏辨，上不直绂，而振国实未死，逮至京师，上更谓绂妄语。良辅奏云南、广西所属土司与贵州接壤者，皆改归贵州安笼镇节制，命绂往与云贵总督高其倬会勘，疏请循旧制，从之。

绂还直隶，时上谴责诸弟允禩、允禵等，更允禵名塞思黑，

幽诸西宁，复移置保定，命胡什礼监送。绂语胡什礼：“塞思黑至，当便宜行事。”胡什礼以闻，上以为不可，命谕绂，绂奏初无此语。塞思黑至保定，未几，绂以病闻，寻遂死。是冬，御史谢济世劾文镜贪虐，仍及诬劾振国等。上夺济世官，下大学士九卿会鞠，戍济世阿尔泰军前。上以济世奏与绂语同，疑绂与为党，召绂授工部侍郎。绂在广西捕乱苗莫东旺置天河县狱，狱未竟，绂移督直隶去。久之，蛮、僮集众破狱，劫东旺去。五年春，良辅署广西巡抚，奏闻。上以诂绂，下部察议。会都察院奏广西州判程旦诣院诉土司罗文刚掠村落抗官兵，上责绂与继任巡抚甘汝来逡巡贻害，命绂与汝来至广西捕治，不获，当重谴。绂至广西，东旺闻而自归，文刚亦捕得。直隶总督宜兆熊劾知府曾逢圣、知县王游亏空钱粮，上以逢圣、游皆绂所荐，命诂绂。户部议覆，绂在直隶奏报怀来仓圯，穀为小民窃食，当下直隶总督详察。上曰：“穀至六千馀石，岂能窃食至尽？明系绂市恩，为县吏脱罪。当责绂偿补，以成其市恩。”兆熊又劾知县李先枝私派累民，上以先枝亦绂所荐，责绂欺罔，夺官；下刑部、议政大臣等会鞠，绂罪凡二十一事，当斩。上谕曰：“绂既知悔过，情词恳切，且其学问尚优，命免死，纂修八旗通志效力。”

七年，又以顺承郡王锡保奏济世在阿尔泰供言劾文镜实受绂及珽指，下绂等刑部。会曾静、张熙狱起，上召王大臣宣谕，并命绂入，谕曰：“朕在藩邸，初不知珽、绂姓名。有马尔济哈者，能医。朕问：‘更有能医者否？’以珽对。召珽来见，珽谓不当与诸王往来，辞不至，以是朕重之。年羹尧来京，亟称珽，朕告以尝招之不来，羹尧以语珽，珽复辞不至，以是朕益重之。及出为四川巡抚，诣热河行在，始与相见，为朕言李绂。朕知绂自此始。既即位，延访人才，起绂原官。旋自侍郎

出抚广西，至为直隶总督，徇私废公，沽名邀誉，致吏治废弛，人心玩愒。又如塞思黑自西大通调回，令暂住保定。未几，绂奏言遘病，不数日即死。奸党遂谓朕授意於绂，使之戕害。今绂在此，试问朕尝授意否乎？塞思黑罪本无可赦，岂料其遽死？绂不将其病死明白於众，致生疑议，绂能辞其过乎？田文镜公忠，而绂与珽极力陷害，使济世诬劾，必欲遂其私怨。此风何可长也？”复下绂刑部严鞫，狱上，请治罪，上宽之。

高宗即位，赐侍郎衔，管户部三库，寻授户部侍郎。乾隆元年，方开博学鸿辞科，绂所举已众，又以所知嘱副都御史孙国玺荐举，事闻上，上诘绂，绂自承妄言，上谓“绂乃妄举，非止妄言，避重就轻”。降授詹事。二年，以母忧归。六年，补光禄寺卿，迁内阁学士。

绂伟岸自喜。其论学大指，谓硃子道问学，陆九渊尊德性，不可偏废，上闻而韪之。八年，以病致仕，入辞，上问：“有欲所陈否？”绂以慎终如始对，赐诗奖及之。十五年，卒。

孙友棠，乾隆十年进士，自编修累迁至工部侍郎。新昌举人王锡侯撰字贯，坐悖逆死。友棠有题诗，并夺官，赐三品卿衔。卒。

蔡珽，字若璞，汉军正白旗人，云贵总督毓荣子。康熙三十六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洊擢少詹事，进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时世宗在潜邸，闻其能医，欲见之，珽谢不往。六十年，四川巡抚年羹尧入觐，世宗命达意，仍坚辞。六十一年，羹尧授川陕总督，以珽代为四川巡抚，觐圣祖热河行在，世宗方扈从，乃诣谒而去。雍正二年，羹尧请川、陕开采鼓铸，珽疏言四川不产铅，开采非便，羹尧劾珽阻挠，下部议，当夺官。珽辱重庆知府蒋兴仁，愤自杀，珽以病卒闻，羹尧劾之，上诘责再三，始自承。下部议，拟斩，诏逮至京师，

召入见，具言羹尧贪暴及所以抗拒羹尧状，上谕曰：“珽罪应如律，然劾之者羹尧，人将谓朕以羹尧故杀珽，是羹尧得操威福柄也。其免珽罪。”特授左都御史，兼正白旗汉军都统。寻进兵部尚书，仍兼左都御史。会羹尧得罪，直隶总督李维钧隐其财产，上命珽偕内大臣马尔赛往按，得实，夺维钧官，以珽署总督。

直隶方被水，议蠲赈，复发帑修河间、静海诸城，俾饥民就佣受食。珽奏言省会米贵，令按察使浦文倬至天津运截留漕米二万石，以万石运保定平糶，留万石赈经过诸地，上如所请，敕再运通仓米十万石往天津，加赈一月。珽奏：“请察地方官侵冒，惩胥役虚报，访衿棍挟制，贫民户给印券，每村给村名纸旗，以次给领。赈满，续修城工，即以赈时所给印券交验受佣。”从之。调补吏部尚书，仍兼领兵部、都察院及都统事。四年，以珽所领事多，先后解左都御史、都统、吏部尚书，专任兵部尚书。旋以在直隶时徇庇昌平营参将杨云栋，坐夺官，上命降授奉天府尹。

初，上以岳鍾琪代年羹尧为川陕总督，珽入对，言鍾琪叵测。鍾琪入覲，过保定，珽方署直隶总督，造蜚语，冀以撼鍾琪。事闻，上严旨诘责。五年，召回京按讯，上阅羹尧幕客举人汪景祺所著书，载珽抚四川时得夔州府知府程如丝贿，保治行第一。如丝守夔州，鬻私盐，而捕湖广民鬻私盐者得辄杀之，为羹尧劾罢。珽入对，言其冤。上命免如丝罪，且擢为四川按察使。至是，上颇疑景祺言。会巡抚马会伯劾如丝营私网利疏至，命侍郎黄炳如四川按其事，以珽偕炳还奏，事实，下法司汇谳。寻议珽挟诈怀私，受夔关税银、富顺县盐规，冒销库帑，并得如丝银六万六千、金九百，谗毁鍾琪，交结查嗣庭，凡十八事，应斩决，妻子入辛者库，财产没入官，命改斩监候。

六年，管理正白旗信郡王德昭又奏珽家藏硃批奏摺三件未缴进，大不敬，应立斩，诏逮至京师。初，珽故吏知县黄振国坐事夺官，珽荐起河南信阳知州，巡抚田文镜劾贪劣不法。李绂自广西巡抚迁直隶总督，入对，力陈振国无罪，御史谢济世劾文镜亦及之，言与绂合。上疑绂与济世为党，召绂还京师，戍济世。及珽至，谕暴珽等结党欺罔、倾陷文镜诸罪状，命斩振国，珽仍改斩监候，下狱。十三年，高宗即位，赦免。乾隆八年，卒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四十七年，举乡试第一。五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雍正四年，考选浙江道御史。未浹旬，疏劾河南巡抚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列举十罪。上方倚文镜，意不恚，命还济世奏，济世坚持不可。上谕曰：“文镜秉公持正，实心治事，为督抚中所罕见者，贪赃坏法，朕保其必无，而济世於督抚中独劾文镜，朕不知其何心？朕训诫科道至再至三，诚以科道无私，方能弹劾人之有私者。若自恃为言官，听人指使，颠倒是非，扰乱国政，为国法所不容。朕岂不知诛戮谏官史书所戒？然诛戮谏官之过小，酿成人心世道之害大。礼义不愆，何恤於人言，朕岂恤此区区小节哉？”夺济世官，下大学士、九卿、科道会鞠，济世辨甚力。刑部尚书励杜讷问：“指使何人？”对曰：“孔、孟。”问：“何故？”曰：“读孔、孟书，当忠谏。见奸弗击，非忠也！”献书，以济世所言风闻无据，显系听人指使，要结朋党，拟斩。

文镜劾属吏黄振国、邵言纶、汪誠等，李绂讼言其枉，并谓河南诸吏张球最劣，文镜纵弗纠。入对，具为上言之。上先入文镜言，不直绂，而济世罪状文镜又及枉振国、言纶、誠庇球诸事。上召大学士、九卿、科道等入见，举前事，谓：“济

世言与绂奏一一吻合，今诘济世劾文镜诸事，济世皆茫无凭据，俯首无词，是其受人指使，情弊显见。”命夺济世官，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济世至军，大将军平郡王福彭颇敬礼之，济世讲学著书不稍辍。七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以济世撰古本大学注毁谤程、硃，疏劾，请治罪。上摘“见贤而不能举”两节注，有“拒谏饰非，拂人之性”语，责济世怨望谤讪，下九卿、翰詹、科道议罪。有陆生棻者，自举人选授江南吴县知县，引见，上有所诘问，不能对，改授工部主事。复引见，上见其傲慢，以其广西人，疑与济世为党，命夺官发军前，令与济世同效力。生棻撰通鉴论十七篇，锡保以为非议时政，别疏论劾。上并下九卿、翰詹、科道议罪，寻议济世诋讪怨望，怙恶不悛，生棻愤懣猖狂，悖逆恣肆，皆於军前正法。上密谕锡保诛生棻，缚济世使视，生棻既就刑，宣旨释之。

济世在戌九年，高宗即位，诏开言路，为建勋将军钦拜草奏，请责成科道严不言之罚，恕妄言之罪，上嘉纳焉。旋召济世还京师，复补江南道御史。济世以所撰大学注、中庸疏进上，略言：“大学注中，九卿、科道所议讽刺三语，臣已改删，惟分章释义，遵古本不遵程、硃，习举业者有成规，讲道学者无厉禁。千虑一得，乞舍其瑕而取其瑜。”得旨严饬，还其书。乾隆二年，济世疏曰：“臣今所言者有二：一曰去邪勿疑，一曰出令勿贰。有罪而复用，如程元章、哈元生者，舆论犹有恕词；至於隆升，国人皆曰不可，犹未罢斥。不惟不罢斥隆升而已，如王士俊以加赋为垦荒，肆毒中州，又请为田文镜立贤良祠。皇上既深恶之，乃调回而仍用，逮勘而复赦，乃者清问及之，议者谓将用为藩臬。藩臬总一省刑名钱穀，岂辜恩负罪之督抚所能胜任乎？易言涣汗，礼称纶綍，信而已矣。今则元年谕旨，二年即废格或改易矣；特谕停止在任守制，近日督抚又

渐次请行。天下之大，何患无才？记曰‘金革无辟’，又曰‘君子不夺人之亲’，安用此食禄忘亲者为哉？特谕监生准入场不准考职。昨世宗升祔恩诏，监生仍准考职。考职者入仕之门，既准捐监，又准考职，复开捐例之张本也。即止给虚衔，不准实授，而后命前命相违，亦不宜如此。臣闻不退不远，大学所讥，世间君子少、小人多，已败露者不行放流，未败露者益无忌惮。若发号施令，小人得以摇夺，君子无所适从，国事未有不隳者也。”

三年，疏言：“母蒋年七十一，行动艰难，耳目昏愤。臣欲归养，则贫不能供甘旨；欲迎养，则老不能任舟车；欲归省，则往返动经半年。在家不过数月，乍逢又别，既别难逢，慈母之涕泪转添，游子之方寸终乱。臣才不称道府，例又从无自请迁转。乞敕部以州县降授湖南、广东，量予近地，臣得母子聚首，无任哀恳。”上特授济世湖南粮储道。

八年，济世闻衡阳知县李澎徵赋纵丁役索浮费，易服伪为乡民纳赋者以往，察得实，善化知县樊德貽与同弊，济世详劾。巡抚许容庇德貽等，以济世荡检逾闲列状入告。上命解任，交总督孙嘉淦会鞫，济世捕衡阳丁役下长沙知府张琳，讞得徵收浮费有据。容令岳常澧道仓德代济世，布政使张璨附容指，贻书仓德，令更易长沙府详牒。仓德初官给事中，尝劾济世奏事失仪，至是不直璨所为，发其书上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嘉淦庇容，寝其事。谕仓德委曲善处，琮咨都察院奏闻。御史胡定纠容挟私诬劾，采湖南民谣，斥容与璨等朋谋倾济世。上命侍郎阿里衮如湖南会嘉淦按治，而仓德以嘉淦寝其事，复揭都察院奏闻。上责嘉淦草率扶同，召还京师，解容、璨任，夺琳、德貽、澎官。阿里衮寻奏济世被诬劾，请复官，容、璨及按察使王玠皆坐夺官，上命并罢嘉淦，而奖仓德及定，调济世驿盐

道。

蒋溥代为巡抚，嫌济世密进所著书，斥为离经畔道，上曰：“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置不问。未几，复言其老病，乃命休致。归家居十二年，卒，年六十有八。

陈学海，字志澄，江西永丰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与济世友，授山东恩县知县，行取刑部主事，迁员外郎。文镜劾振国等，上遣侍郎海寿、史貽直往按，请以学海从，得文镜欺罔状，将以实入告，继乃反之，学海争不得。使还，擢御史，尝以语济世，济世用是劾文镜。既谴，学海不自安，次年，以病告。都察院劾伪病，并及与济世交关状，夺官，命与济世同效力军前。雍正七年，召还，授检讨。十一年，卒。

论曰：田文镜与鄂尔泰、李卫同为世宗所激赏。高宗谓三人者文镜为最下，允哉！文镜驭属吏苛急，待士尤虐。绂固以好士得时誉，宜其恶之深，而所争以为枉者，为珽所荐吏。济世又继以为言，世宗疑珽使绂入告，不纳；又嗾济世露章论劾，互相结，务欲倾文镜。狱遂不可解，然终未即诛死。高宗嗣服，诸人皆得湔祓，绂复起，济世亦见用。孰谓世宗严？不肯戮谏臣，固明言之矣。

列传八十一

李卫 田文镜 宪德 诺岷 陈时夏 王士俊

李卫，字又玠，江南铜山人。入赀为员外郎，补兵部。康熙五十八年，迁户部郎中。世宗即位，授直隶驿传道，未赴，改云南盐驿道。雍正二年，就迁布政使，命仍管盐务。三年，擢浙江巡抚。四年，命兼理两浙盐政。疏言：“浙江户口繁多，米不敷食。请拨盐政归公银十万，委员赴四川采运减菜，款归司库；有馀，以修理城垣。”卫整理盐政，疏言：“诸场有给丁滩荡者，以丁入地，计亩徵收；无给丁滩荡者，暂令各丁如旧输纳。”又言：“浙省私贩出没，以海宁长安镇为适中孔道，请设兵巡隘。”又言：“江南苏、松、常、镇四府例食浙盐，镇江接壤，淮盐偷渡。请敕常镇道及京口将军标副将、城守参将等督饬将吏水陆巡缉。五年，奏修海宁、海盐、萧山、钱塘、仁和诸县境海塘。

寻授浙江总督，管巡抚事。六年，奏言：“江、浙界上盗贼藏匿，浙省究出从盗，咨江南震泽县捕治，竟以替身起解。案中诸盗，江南督臣范时绎留以待讞。今察出有举人金士吉等徇庇，当请褫夺，并提江南所留诸盗穷究党羽，剪除巢穴。”得旨嘉奖。温、台接壤，濒海有玉环山，港岙平行，土性肥饶。前总督满保因地隔海汊，禁民开垦。卫遣吏按行其地，奏请设同知，置水陆营汛。招民垦田，於本年起科；设灶煎盐，官为收卖；渔舟入海，给牌察验；鱼盐徵税，充诸项公用。卫经画

浙东诸县水利：鄞县大嵩港溉田数万亩，岁久淤浅，卫令疏濬，筑塘设闸，开支河溉田。镇海灵岩、大丘二乡有浦口通海，旧有闸已圯，卫令修筑。定海多旷土，卫令察丈清理。上虞濒海潮汐没民田，卫为奏请除额；县有夏盖湖，积淤多已成田，卫令察丈，许民承业升科。

上以江南多盗，时绎及巡抚陈时夏非戢盗之才，命苏、松等七府五州盗案，令卫兼领，将吏听节制。时议增筑松江海塘，并以旧塘改土为石，上复以时绎未能董理，令卫勘议。卫诣勘，奏言：“松江海塘已筑二千四百馀丈，未筑者当令仿效海盐旧塘，石塘后附筑土塘，宜一例高厚，岁派员修治。”上从之，仍令卫会时绎、时夏董理。上以卫留心营务，江南军政举劾，复命卫会同考核。寻遣侍郎彭维新等如江南清察诸州县积欠钱粮，亦令卫与闻。七年，加兵部尚书。入覲，遭母丧，命回任守制。寻复加太子少傅。江宁有张云如者，以符咒惑民，卫遣洞察，得其党甘凤池、陆同庵、蔡思济、范龙友等私相煽诱状。八年，卫令游击马空北往捕，时绎故与云如往还，与按察使马世烺庇不遣，贿空北还禀卫。卫疏劾，上遣尚书李永升会鞠，时绎夺官，世烺、空北皆坐谴，云如等论斩。九年，疏请改定苏州府营制。

卫在浙江五年，莅政开敏，令行禁止。上以查嗣庭、汪景祺之狱，停浙江人乡会试，卫以文告严督。逾年，与观风整俗使王国栋疏言两浙士子感恩悔过，土风丕变，乃命照旧乡会试。上督责各直省清釐仓库亏空、钱粮逋欠，卫召属吏喻意，簿书、期会、吏事皆中程，民间亦无扰。

十年，召署刑部尚书，授直隶总督，命提督以下并受节制。十一年，疏劾步军统领鄂尔奇坏法营私，紊制扰民。上为夺鄂尔奇官，命果亲王及侍郎莽鹄立、海望按治，得实，请罪鄂尔

奇。上以鄂尔奇为鄂尔泰弟，曲宥之；奖卫，命议叙。乾隆元年，命兼管直隶总河，裁营田观察使，敕卫覈议。卫请以营田交诸州县收管，分辖通永、霸易、天津、清河、大名五道，统率经理。下部如所议。二年，疏发诚亲王府护卫库克与安州民争淤池，赴州嘱托。上命治库克罪，嘉卫执法秉公，赐四团龙补服。三年，疏劾总河硃藻贪劣，藻弟衡挟制地方官，干预赈事。上命尚书讷亲、孙嘉淦按治，夺藻官，并罪衡如律。

卫在直隶六年，莅政如在浙江时。屡奏请审正府县疆界，改定营汛，增置将吏。卫尤长於治盗。盗匿山泽间，诃得其踪迹，遣将吏捕治，必尽得乃止。以是所部乃无盗。病作，乞解任，遣御医诊视。卒，赐祭葬，谥敏达。

世宗在藩邸，知卫才，眷遇至厚，然察卫尚气，屡教诫之。其在云南，或有餽於卫，卫又令制“钦用”牌入仪仗。上谕之曰：“闻汝恃能放纵，操守亦不纯。川马骨董，俱当检点。又制‘钦用’牌，是不可以已乎？尔其谨慎，毋忽！”卫奏言：“受恩重，当不避嫌怨。”上又谕之曰：“不避嫌怨，与使气凌人、骄慢无礼，判然两途。汝宜勤修涵养，勉为全人，方不负知遇。”及赴浙江，时河决硃家海，上命中途与河道总督齐苏勒议施工。卫见齐苏勒，决口已合龙，议颇不相协。卫录问答语以闻。会卫族弟怀谨等居乡放纵，卫令淮徐道捕送拘禁，族人腾谤。卫疏言：“臣开罪范时绎，又与齐苏勒不无芥蒂，皆臣本籍大吏，恐因家事心迹难明。”上谕之曰：“时绎不足论，齐苏勒与有芥蒂，或汝礼貌疏慢所致，咎不在齐苏勒。凡审事辨公私最为不易，向日於邻里乡党间先存嫌怨，则又当别论。朕每言公中私、私中公，枢机正在於此。”及在直隶，上复谕之曰：“近有人谓卿任性使气，动辄肆詈。丈夫立身行己，此等小节不能操持，尚何进德修业之可期？当时自检点，从容

涵养。”

高宗南巡，见西湖花神庙卫自范像并及其妻妾，号“湖山神位”，谕曰：“卫仰借皇考恩眷，任性骄纵，初非公正纯臣。托名立庙，甚为可异！”命撤像毁之。

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康熙二十二年，以监生授福建长乐县丞，迁山西宁乡知县，再迁直隶易州知州。内擢吏部员外郎，历郎中，授御史。五十五年，命巡视长芦盐政，疏言：“长芦盐引缺额五万七千馀道，商人原先输课，增复原引。自五十六年为始，在长清等县运行。”得旨：“加引虽可增课，恐於商无益。”下九卿议行。山东巡抚覈定题覆如所议。寻擢内阁侍读学士。雍正元年，命祭告华岳。是岁山西灾，年羹尧入覲，请赈。上谕巡抚德音，德音言无灾。及文镜还，入对，备言山西荒歉状。上嘉其直言无隐，令往山西赈平定等诸州县，即命署山西布政使。

文镜故有吏才，清釐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之一新。自是遂受世宗眷遇。二年，调河南，旋命署巡抚。疏请以陈、许、禹、郑、陕、光六州升直隶州。寻命真除。文镜希上指，以严厉刻深为治，督诸州县清逋赋，辟荒田，期会促迫。诸州县稍不中程，谴谪立至。尤恶科目儒缓，小忤意，辄劾罢。疏劾知州黄振国，知县汪誠、邵言纶、关陈等。上遣侍郎海寿、史貽直往按，谴黜如文镜奏。四年，李绂自广西巡抚召授直隶总督，道开封，文镜出迓。绂责文镜不当有意蹂躏读书人，文镜密以闻，并谓绂与振国为同岁生，将为振国报复。绂入对，言振国、誠、言纶被论皆冤抑，知县张球居官最劣，文镜反纵不纠。上先入文镜言，置不问。球先以盗案下部议，文镜引咎论劾。是冬，御史谢济世劾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凡十事，仍及枉振国、言纶、誠，庇球诸事，与绂言悉合。上谓济世与绂为党，

有意倾文镜，下诏严诘，夺济世官，遣从军，振国、誠论死，戍言纶、陈於边。振国故蔡珽属吏，既罢官，以珽荐复起。及珽得罪，上益责绂、珽、济世勾结党援，扰国政，诬大臣，命斩振国。

文镜疏请以河南丁银均入地粮，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以雍正五年始。部议从之。五年，疏言黄河盛涨，险工迭出。宜暂用民力，每岁夏至后，将距堤一二里内村庄按户出夫，工急抢护，事竟则散。若非计日可竣者，按名给工食。下部议行。寻授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文镜初隶正蓝旗，命抬入正黄旗。六年，上褒文镜公正廉明，授河南山东总督，谕谓此特因人设官，不为定例。文镜疏言：“两省交界地易藏匪类，捕役越界，奸徒夺犯，每因拒劫，致成人命，彼界有司仍复徇庇。请嗣后越界捕盗，有纵夺徇庇者，许本省督抚移咨会劾。”上从之。文镜先以河南漕船在卫辉水次受兑，道经直隶大名属濬、滑、内黄三县，隔省呼应不灵。请以三县改归河南。既，又以河南徵漕旧例，河北三府起运本色，余皆徵折，在三府采买，偏重累民。请以仪封、考城及新改归河南濬、滑、内黄等五县增运本色。距水次最远灵宝、阌乡二县，减办米数，归五县徵输。南阳、汝宁诸府，光、汝诸州，永宁、嵩、卢氏诸县，皆以路远停运，分拨五县协济，按道路远近，石加五分至二钱三分各有差。又疏言：“山东仓库亏空，挪新掩旧。请如河南交代例，知府、直隶州离任，所辖州县仓库，令接任官稽察，如有亏空，责偿其半，方得赴新任。道员离任，所辖府、直隶州仓库亦视此例。”又疏言：“山东钱粮积亏二百餘万，雍正六年钱粮应届全完之限，完不及五分，由於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请敕山东巡抚、布政使协同臣清察，期以半年参追禁革，毋瞻徇，毋容隐。”上皆用其议。七年，请设青州满洲驻

防兵，屯府北东阳城址，下议政王大臣议行。寻加太子太保。疏请以高唐、濮、东平、莒四州升直隶州，改济宁直隶州降隶兖州府。

旋命兼北河总督。是岁山东水灾，河南亦被水，上命蠲免钱粮。文镜奏今年河南被水州县，收成虽不等，实未成灾，士民踊跃输将，特恩蠲免钱粮，请仍照额完兑。部议应如所请，上仍命文镜确察歉收分数，照例蠲免，现兑正粮，作下年正供。九年，上谕曰：“上年山东有水患，河南亦有数县被水，朕以田文镜自能料理，未别遣员治赈。近闻祥符、封丘等州县民有鬻子女者。文镜年老多病，为属吏欺诳，不能抚绥安集，而但禁其鬻子女，是绝其生路也。岂为民父母者所忍言乎？”并令侍郎王国栋如河南治赈。文镜以病乞休，命解任还京师。病痊，仍命回任。十年，复以病乞休，允之。旋卒，赐祭葬，谥端肃。命河南省城立专祠。又以河道总督王士俊疏请，祀河南贤良祠。

高宗即位，尚书史贻直奏言士俊督开垦，开捐输，累民滋甚。上谕曰：“河南自田文镜为督抚，苛刻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即如前年匿灾不报，百姓流离，蒙皇考严饬，遣官赈恤，始得安全，此中外所共知者。”并命解士俊任，语详士俊传。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奏河南民怨田文镜，不当入河南贤良祠。上谕曰：“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皆皇考所最称许者，其实文镜不及卫，卫又不及鄂尔泰，而彼时三人素不相合。雅尔图见朕以卫祀贤良，借文镜之应撤，明卫之不应入。当日王士俊奏请，奉皇考允行，今若撤出，是翻前案矣！”寝雅尔图奏不行。

宪德，西鲁特氏，尚书明安达礼孙也。父善，官头等侍卫。宪德初以廕生授理藩院主事，再迁刑部郎中。雍正四年，授湖北按察使。时布政使张圣弼坐亏空论罪，宪德上官，圣弼诣谒，

宪德下诸狱。疏闻，上奖其能执法。寻就迁巡抚。

五年，调四川。张献忠之乱，四川民几尽。乱初定，吴三桂叛，其将吴之茂、王屏藩等入川，与我师久相持，民受其害，土旷人稀。康熙间，休养久，垦辟渐广，经界未正，田粮多不实。巡抚马会伯奏请清丈，以调湖北未行，上以谕宪德。宪德奏：“四川昔年人民稀少，田地荒芜。及至底定，归复祖业，从未经勘丈，故多所隐匿。历年既久，人丁繁衍。奸猾之徒，以界畔无据，遂相争讼。川省词讼，为田土者十居七八，亦非勘丈无以判其曲直。”上复谕川陕总督岳鍾琪，奏与宪德略同，乃下九卿议行。遣给事中高维新、马维翰，御史吴鸣虞、吴涛如四川，会同松茂、建昌、川东、永宁四道分往诸州县丈量：维新永宁道，维翰建昌道，鸣虞松茂道，涛川东道。鸣虞先期示复明旧额，宪德阻止之。他道凡民间屋基、坟墓、界埂、水沟、园林皆不入勘丈，鸣虞独不然，民惊扰，又需索丈费。宪德疏请罢鸣虞，维新事先竟，上令续勘松茂道。涛治事迂钝，维翰事亦竟，宪德请以佐涛。万县民愬涛丈量不公，悬旗聚众，垫江、忠州民亦以为言。维新松茂道事又竟，宪德又疏请罢涛，以维新、维翰分勘川东道。七年十一月，通省勘丈毕。旧册载上、中、下田地都计二十三万馀顷，丈得四十四万馀顷，增出殆及半；而诸土司地纳粮以石计，亦次第具报，视原额加增。户部奏请视丈出田地照则徵粮，上谕曰：“从前隐瞒，科则止据实更定，毋追咎。至额粮稍重诸州县，即比照就近适中科则核减，俾纾民力。”宪德奏：“各属徵粮科则，轻重悬殊。原重通江诸县，请减轻；原轻郫、灌、温江三县，亦据实呈请原增。臣等拟原重田地，令与接壤地方相等比照科算；原轻田地，亦应按则加增，不致小民偏枯委曲。”於是成都、华阳、新津、郫、温江、长寿诸县俱增上则，灌县增中则，绵州、绥

宁改分上、中、下三则，江油增下则，潼川、屏山、雅州、名山、荣经、芦山、峨眉、夹江、通江赋偏重，均视邻县量减，巴县赋最轻，上田不及一分，以地瘠不增，他州县皆仍旧则。其有丈见田少粮多，经原户声请，皆予开除。上命招他省民入川开垦丈增田亩，宪德奏请以丈增地亩分科则编字号，计数均分，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有馀丁，增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丁多不能养赡，临时酌增。或有多馀三五亩，亦一并给垦；畸零不成丘段者，酌量安置，给以照票，并牛种口粮，分年升科。皆下部如所议行。

八年，垫江、忠州民杨成勋等群聚为乱，署川陕总督查郎阿遣兵捕治，成勋自经死。获其徒陈文魁、杨成禄等，得所为怨白，言祸起戊申年奉旨清丈，科派需索累民。查郎阿疏闻，谕曰：“四川清丈之议，始於马会伯，而成於宪德。朕慎选科臣前往科理，诚以剔除积弊，安插善良，并非为加增赋税而起。勘丈造册，各官供应，皆令动帑支給，不使几微烦扰我民。今年事竟，宪德具本代川民谢恩，谓通省士民，咸称清理疆界，使强无兼并，弱无屈抑；又将田不敷粮之户，悉予开除。疆界既已分明，额赋尤为公溥，朕以为经理得宜矣，岂意奸民啸聚，竟以清丈苛虐为言？怨白称奉旨清丈，岂宪德等但以清丈称为奉旨，於前者奏请未晓谕於众耶？陈文魁诉状，并称颂川省上司，是必宪德等沽誉干名，何不将朕德意宣播，而乃蒙混含糊，使奸民得以藉口耶？宪德既称通省士民欢呼感戴，何以尚有陈文魁等暗结邪党、肆行诽谤？可见平日化导未周，董戒不力，令宪德将朕此旨刊布晓谕。”

宪德抚四川七年，屡请更定州县疆界，有所省置，收天全土司改流设州，并升雅州为府隶焉。宪德议开紫古矿厂，会兒斯堡生番入边杀掠商民，上令封闭。宪德以川省米贵，请暂停

商贩。逾年岁稔，上令弛禁毋遏籴。初上官，以四川驿、盐、茶三政皆属按察使兼领，未足司稽覈，请增设驿盐道专司其事，从之。及清丈事将竟，奏言盐、茶积弊，请令清查地亩科道诸员兼司搜查。上谕曰：“川省盐、茶既特设道员，自有责成，如不能胜任，当予参劾，别择贤能。盐、茶积弊，相沿已久，应从容清理，安可如此严急？奏请搜查，更属谬妄。汝诸事料理过於促迫，不肯实心任事，於此奏毕见，后当深戒。”十一年，宪德奏盐道曹源邠混发引目累商，谕曰：“盐课引务，汝有督率之责。曹源邠果不法，当列款纠参。若止改拨不当，何难商酌更正。今但请敕部察议，将鹾政视如无涉，诚不知汝何意？朕甚鄙汝玷督抚统辖训饬之任也！”

寻召还京，授工部尚书。十二年，调刑部，仍兼工部，署正红旗满洲都统。乾隆元年，命赴泰陵督工。五年，卒。子梦麟，自有传。

诺岷，纳喇氏，满洲正蓝旗人。先世居辉发。祖恩国泰，习汉书，天聪八年举人，直秘书院，授礼部理事官，洊擢尚书。父那敏，官镶黄旗满洲都统。

诺岷，自笔帖式授户部主事，再迁郎中。雍正元年，擢内阁学士，授山西巡抚。各直省徵赋，正供外旧有耗羨，数多寡无定。州县以此供上官，给地方公用而私其馀；上官亦往往藉公用，檄州县提解因以自私。康熙间，有议归公者，圣祖虑官俸薄，有司失耗羨，虐取於民，地方公用无从取办，寝其议不行。诺岷至山西，值岁屡歉，仓库多亏空。诺岷察诸州县亏空尤甚者，疏劾夺官，离任勒追；绛州县通行调任，互察仓库；并虑州县不得其人，请敕部选贤能官发山西补用。二年，诺岷疏请将通省一岁所得耗银提存司库，以二十万两留补无著亏空，馀分给各官养廉。各官俸外复有养廉自此起。

布政使高成龄奏言：“直省钱粮向有耗羨，百姓既以奉公，即属朝廷财赋。臣愚以为州县耗羨银两，自当提解司库，凭大吏酌量分给，均得养廉。且通省遇有不得已例外之费，即以是支应。至留补亏空，抚臣诺岷先经奏明，臣请敕下各直省督抚，俱如诺岷所奏，将通省一岁所得耗银约计数目先行奏明，岁终将给发养廉、支应公费、留补亏空各若干一一陈奏，则不肖上司不得借名提解，自便其私。”上命总理事务王大臣九卿集议，议略谓提解火耗，非经常可久之道，请先於山西试行。上谕曰：“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因通省公费、各官养廉不得不取给於此。朕非不原天下州县丝毫不取於民，而势有所不能。州县徵收火耗分送上司，州县藉口而肆贪婪，上司瞻徇而为容隐，此从来之积弊所当削除者也。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至请先於山西试行，此言尤非。天下事惟有可行不可行两端。譬如治病，漫以药试之，鲜有能愈者。今以山西为试，朕不忍也。提解火耗，原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亏空清楚，府库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各省火耗自渐轻以至於尽革，此朕之深原。各省能行者听，不行者亦不强也。”自后各直省督抚以次奏请视山西成例提解耗羨，上以诺岷首发议，谕奖其通权达变，於国计民生均有裨益。上屡饬各省督察有司，耗羨既归公，不得巧立名目，复有所取於民。给养廉，资公用，尚有所馀，当留备地方公事。河南耗羨馀款最多，特免地丁钱粮四十万，即以所馀抵补。上谕谓此项出自民间，若公用充裕，仍当加恩本地官民，不令归入公帑也。三年，诺岷以病乞假，命回旗调理。

初，贝子允禧以罪徙西宁，道出平定，太监李大成殴诸生，诺岷按谏，以大成方病，置未深究。上责诺岷瞻徇，命继任巡抚伊都立覆谏，罪大成，夺诺岷官。十二年，卒。

陈时夏，字建长，云南元谋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考授内阁中书。三迁工部郎中，考选广西道御史。雍正元年，授河南开归道，仍带御史衔。寻奏河北连年歉收，请发帑治赈，蠲免钱粮，上嘉允之。二年，迁湖北按察使，以在开归道任封丘生员罢考，坐不能弹压，夺官。三年，授直隶正定知府。四年，迁长芦盐运使，加布政使衔，署江苏巡抚。疏陈苏、松水利，请发帑兴工。命副都统李淑德、原任山东巡抚陈世倌会勘，议先濬娄江，常熟福山塘、昭文白茆河、太仓七浦河、上海嘉定吴淞江、武进孟渎、德胜新河、丹阳九曲河次第疏治。时夏复疏言江南钱粮，请视直隶、河南正耗统解布政使，督抚以下各给养廉，地方公事用耗银报销，从之。上知时夏有老母，命云南督抚赠资斧，护至苏州，复赐人蓐。

六年，江苏布政使张坦麟调山东，时夏以坦麟任内钱粮未清，疏请停赴新任；坦麟亦奏时夏令新任布政使赵向奎勒捐交代。上责时夏褊浅，才识不足，不能胜巡抚，命改署山东布政使，即以坦麟署江苏巡抚。是时江苏巡抚所属七府五州，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积亏地丁钱粮至八百十三万有奇，巡抚张楷请分年带徵。及时夏至江苏，催追促迫，民艰於输纳，事久未竟，上命时夏留江苏会办亏空。时夏请以旧欠均派新粮，分年徵收，上谕曰：“旧欠自有本人，舍此不追而均派新粮，是刁民因积欠而得利，良民因先输而倍徵。从此人人效尤，谁复输供正赋？且旧欠派入新粮，必致旧欠未完，新粮又欠。时夏因朕留之在苏，乃欲藉此草率完结。命暂停徵比，交新任巡抚尹继善清察。”上又遣侍郎彭维新等佐尹继善察出积欠实一千万有奇，上命以其中侵蚀、包揽四百数十万分十年带徵，民欠五百数十万分二十年带徵，并令视直隶、河南诸省已行例，每岁带徵若干，次年免正赋若干。谕谓“蠲逋赋使顽户偏蒙其

泽，不若免新徵使众民普受其惠也”。

七年，尹继善劾时夏所举知县蔡益仁贪黷不职，下部议，降调。八年，以母忧归。十二年，诣京师，命以佾都御史銜授霸州营田观察使。奏文安、大城两县界内修筑横堤，请於堤东南尚家村建闸，堤内濬河，引子牙河水溉田，仍於北岸多用涵洞，俾水得宣泄。乾隆二年，奏请用区田法，选属吏租民地试行。皆从之。授内阁学士。三年，卒。

王士俊，字灼三，贵州平越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上特命以知州发河南待缺，除许州。田文镜为巡抚，恶以科第起家者，有意督过之，士俊惧将及。文镜增险地稅，民不堪，士俊具牒争，冀以是劾罢邀名。布政使杨文乾奇士俊，曲护之。三年，文乾迁广东巡抚，奏以士俊从。四年，题授肇高廉罗道。五年，署巡抚阿克敦察士俊所辖黄江厂稅亏稅銀千餘，疏劾。上諭之曰：“王士俊尚有用，小过犹可諒。当严飭令俊改。”寻召士俊詣京师。士俊发黄江厂庫官为布政使官达索規礼，阿克敦即令官达按鞫。士俊請改員严訊，阿克敦令按察使方原瑛会鞫。士俊即以阿克敦、官达、方原瑛朋謀徇私，揭吏部奏聞。會文乾亦以他事劾阿克敦、官达，上命解官达、原瑛任，令總督孔毓珣及文乾會鞫，并令士俊署布政使。士俊行至曲江，聞命，还广东上官。會文乾卒，上命傅泰署巡抚，复遣通政使留保等如广东會鞫，阿克敦等皆坐譴。六年，实授广东布政使。九年，擢湖北巡抚。

十年，文镜解任还京师，擢士俊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十一年，疏劾学政俞鸿图纳贿行私，命侍郎陈树萱按鞫，得实，鸿图坐斩。文镜在河南督州县开垦，士俊承其后，督促益加严，又令州县劝民间捐输。高宗即位，户部尚书史贻直奏言：“河南地势平衍，沃野千里，民性纯朴，勤於稼穡，自来无土不耕，

其不耕者大都斥鹵沙磧之区。臣闻河南各属广行开垦，一县中有报开十顷、十数顷至数十顷者，积算无虑数千百顷，安得荒田如许之多？推求其故，不过督臣授意地方官多报开垦，属吏迎合，指称某处隙地若干、某处旷土若干，造册申报。督臣据其册籍，报多者超迁议叙，报少者严批申饬，或别寻事故，挂之弹章。地方官畏其权势，冀得欢心，讵恤后日官民受累，以致报垦者纷纷。其实所报之地，非河滩沙砾之区，即山冈苹确之地；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搜剔靡遗。目下行之，不过枉费民力，其害犹小；数年后按亩升科，指斥鹵为膏腴，勘石田以上税，小民将有鬻兒卖女以应输将者。又如劝捐，乃不得已之策，今则郡县官长，驱车郭门，手持簿籍，不论盐当绅民，慰以好言，令其登写，旋索赏鑑。地方官一年数换，则籍簿一年数更，不惟大拂民心，亦且有损国体。请敕廉明公正大臣前往清察。”上谕曰：“田文镜为总督，苛削严厉，河南民重受其困。士俊接任，不能加意惠养，借垦地之虚名，成累民之实害。河南民风淳朴，竭蹶以从，甚属可嘉。然先后遭苛政，其情亦至可愍矣！河南仍如旧例，止设巡抚。”以傅德代士俊。士俊至京师，命署兵部侍郎。

乾隆元年，复命署四川巡抚。士俊在河南，上蔡知县贵金马奉檄开垦，迫县民加报地亩钱粮，武生王作孚等诣县辨诉。贵金马以聚众闹堂揭士俊，士俊谕定谳毋及开垦，妄坐作孚等勒减盐价，拟斩。傅德疏劾，下部议，士俊当夺官，上命仍留任。

士俊密疏陈时政，略言：“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传之天下，甚骇听闻。”又言大学士不宜兼部，又言各部治事，私揣某省督抚正在褒嘉，其事宜准；某省督抚方被诘责，其事宜驳。不

论事理当否，专以逢合为心。又言廷臣保举，率多徇情，甚或藉以索贿。上览奏，怒甚，发王大臣公阅。御史舒赫德因劾：“士俊奸顽刻薄，中外共知。其为河南总督，勒令州县虚报垦荒，苦累小民。近日巡抚傅德论劾，外间传说士俊已命逮治，皇上犹冀其改恶向善，曲赐矜全。乃士俊丧心病狂，妄发悖论，请明正其罪。”上召王、大臣、九卿等谕之曰：“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记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尧因四岳之言而用鲧，鲧治水九载，绩用弗成；至舜而后殛鲧。当日用鲧者尧，诛鲧者舜，岂得谓舜翻尧案乎？皇考即位之初，承圣祖深仁厚泽，休养生息，物炽而丰；皇考加意振饬，使纪纲整齐，此因势利导之方，正继志述事之善。迨雍正九年以来，人心已知法度，吏治已渐澄清，又未尝不敦崇宽简，相安乐易。朕缙承丕绪，泣奉遗诏，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凡用人行政，兢兢焉以皇考诚民育物之心为心，以皇考执两用中之政为政。盖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初无丝毫间别。今王士俊誉为翻驳前案，是诚何心？朕躬有阙失，惟恐诸臣不肯尽言；至事关皇考，而妄指前猷，谓有意更张，实朕所不忍闻。至谓大学士不宜兼部，大学士兼部正皇考成宪，士俊欲朕改之，是又导朕以翻案也，彼不过为大学士鄂尔泰而发。士俊河南垦荒，市兴利之善名，行剥民之虐政，使败露於皇考时，岂能宽宥？彼欲掩饰从前之罪，且中伤与己不合之人，其机诈不可胜诘。至谓部件题驳，怀挟私心，保举徇情，夤缘贿嘱，诸臣有则痛自湔除，无则益加龟勉，毋为士俊所讪笑，以全朕委任简用之体可也。”解士俊任，逮下刑部，王大臣等会鞫，请用大不敬律拟斩立决，命改监候。二年，释为民，遣还里。

六年，以争占甕安县民罗氏墓地，纵仆殴民，民自经死，

民子走京师叩阍。命副都御史仲永檀如贵州，会总督张广泗鞫，得实，论罪如律。二十一年，卒。

论曰：世宗以综覈名实督天下，肃吏治，严盗课，实仓库，清逋赋，行勘丈，垦荒土，提耗羨，此其大端也。卫、文镜受上眷最厚，卫以敏集事，文镜以骄府怨；然当时谓卫、文镜所部无盗贼，斯亦甚难能矣。勘丈激乱，四川为最著；耗羨归公，山西为最先；田赋悬逋，江苏为最钜；开垦害民，河南为最剧。世宗亲决庶政，不归罪臣下，故诺岷蒙褒，而宪德不尸其咎；时夏才短，事未克竟，亦不深责也。士俊及高宗初政，绌而犹用，乃创翻案之说，欲以荧主听，箝朝议。心险而术浅，其得谴宜哉。

列传八十二

隆科多 年羹尧 胡期恆

隆科多，佟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一等公佟国维子，孝懿仁皇后弟也。康熙二十七年，授一等侍卫，擢銓仪使，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四十四年，以所属人违法，上责隆科多不实心任事，罢副都统、銓仪使，在一等侍卫上行走。五十年，授步军统领。五十九年，擢理藩院尚书，仍管步军统领。六十一年十一月，圣祖大渐，召受顾命。世宗即位，命与大学士马齐总理事务，袭一等公，授吏部尚书。旋以总理事务劳，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其长子岳兴阿袭。次子玉柱，自侍卫授銓仪使。雍正元年，与川陕总督年羹尧同加太保。二年，兼领理藩院事。纂修圣祖实录、大清会典并充总裁，监修明史。复与羹尧同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辮。

三年，解步军统领。玉柱以行止甚劣，夺官，交隆科多管束。羹尧得罪，上以都统范时捷疏劾欺罔贪婪诸状，及妄劾道员金南瑛等，并下吏部议处。上谕曰：“前以隆科多、年羹尧颇著勤劳，予以异数，乃交结专擅，诸事欺隐。”命缴上所赐四团龙补服，并不得复用双眼花翎、黄带、紫辮。及议上，以时捷劾，请罢羹尧任；以妄劾南瑛，请严加治罪。上以前议徇庇，后议复过当，责隆科多有意扰乱，削太保及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命往阿兰善等处修城堡地，谕曰：“朕御极之初，隆科多、年羹尧皆寄以心腹，毫无猜防。孰知朕视为一德，彼竟

有二心，招权纳贿，擅作威福，欺罔悖负，朕岂能姑息养奸耶？向日明珠、索额图结党行私，圣祖解其要职，置之閒散，何尝更加信用？隆科多、年羹尧若不知恐惧，痛改前非，欲如明珠等，万不能也！殊典不可再邀，覆辙不可屡蹈，各宜警惧，毋自干诛灭。”四年，隆科多家仆牛伦挟势索贿，事发，逮下法司，鞫得隆科多受羹尧及总督赵世显、满保，巡抚甘国璧、苏克济贿。献上，上命斩伦，罢隆科多尚书，令料理阿尔泰等路边疆事务。寻命勘议俄罗斯边界。

初，隆科多与阿灵阿、揆叙相党附，既又与羹尧交结。至是，上尽发阿灵阿、揆叙及羹尧罪状，宣示中外。又侍郎查嗣庭为隆科多所荐，坐悖逆诛死，上诘隆科多，隆科多不以实对。五年，宗人府复奏劾辅国公阿布兰以玉牒畀隆科多藏於家，阿布兰坐夺爵幽禁。上命夺隆科多爵，召还京，命王大臣会鞫。以圣祖升遐，隆科多未在上前，妄言身藏匕首以防不测；又自拟诸葛亮，奏称“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死期将至之时”；上躬祀坛庙，妄谓防刺客，令於案下搜查；上谒陵，妄奏“诸王心变”。具狱辞：大不敬之罪五，欺罔之罪四，紊乱朝政之罪三，党奸之罪六，不法之罪七，贪婪之罪十六，凡四十一款，当斩，妻子入辛者库，财产入官。上谕曰：“隆科多罪不容诛，但皇考升遐，大臣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今以罪诛，朕心有所不忍，可免其正法，於暢春园外筑屋三楹，永远禁锢；妻子免入辛者库，岳兴阿夺官，玉柱发黑龙江。”六年六月，隆科多死於禁所，赐金治丧。

年羹尧，字亮工，汉军镶黄旗人。父遐龄，自笔帖式授兵部主事，再迁刑部郎中。康熙二十二年，授河南道御史。四迁工部侍郎，出为湖广巡抚。湖北武昌等七府岁徵匠役班价银千馀，户绝额缺，为官民累。遐龄请归地丁徵收，下部议，从之。

疏劾黄梅知县李锦亏赋，夺官。锦清廉得民，民争完逋赋，诸生吴士光等聚众闭城留锦。事闻，上命调锦直隶，士光等发奉天，遐龄与总督郭琇俱降级留任。四十三年，遐龄以病乞休。

羹尧，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迭充四川、广东乡试考官，累迁内阁学士。四十八年，擢四川巡抚。四十九年，幹伟生番罗都等掠宁番卫，戕游击周玉麟。上命羹尧与提督岳升龙剿抚。升龙率兵讨之，擒罗都，羹尧至平番卫，闻罗都已擒，引还。川陕总督音泰疏劾，部议当夺官，上命留任。五十六年，越嵩卫属番与普雄土千户那交等为乱，羹尧遣游击张玉剿平之。

是岁，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卜袭西藏，戕拉藏汗。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出黄胜关，兵譁，引还。羹尧遣参将杨尽信抚谕之，密奏泰失兵心，不可用，请亲赴松潘协理军务。上嘉其实心任事，遣都统法喇率兵赴四川助剿。五十七年，羹尧令护军统领温普进驻里塘，增设打箭炉至里塘驿站，寻请增设四川驻防兵，皆允之。上嘉羹尧治事明敏，巡抚无督兵责，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五十八年，羹尧以敌情叵测，请赴藏为备。廷议以松潘诸路军事重要，令羹尧毋率兵出边，檄法喇进师。法喇率副将岳鍾琪抚定里塘、巴塘。羹尧亦遣知府迟维德招降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目，因请召法喇师还，从之。

五十九年，上命平逆将军延信率兵自青海入西藏，授羹尧定西将军印，自拉里会师，并谕羹尧孰可署总督者。羹尧言一时不得其人，请以将军印畀护军统领噶尔弼，而移法喇军驻打箭炉，上用其议。巴塘、里塘本云南丽江土府属地，既抚定，云贵总督蒋陈锡请仍隶丽江土知府木兴；羹尧言二地为入藏运粮要路，宜属四川，从之。兴率兵往收地，至喇皮，击杀番酋巴桑，羹尧疏劾。上命逮兴，囚云南省城。八月，噶尔弼、延

信两军先后入西藏，策凌敦多卜败走，西藏平。上谕羹尧护凯旋诸军入边，召法喇还京师。

羹尧寻遣兵抚定里塘属上下牙色、上下雅尼，巴塘属桑阿坝、林卡石诸生番。六十年，入觐，命兼理四川陕西总督，辞，还镇，赐弓矢。上命噶尔弼率兵驻守西藏，行次泸定桥，噶尔弼病不能行，羹尧以闻。上命公策旺诺尔布署将军，额驸阿宝、都统武格参赞军务，驻西藏。青海索罗木之西有郭罗克上中下三部，为唐古特种人，屡出肆掠。阿宝以闻，上令羹尧与锺琪度形势，策进讨。羹尧疏言：“郭罗克有隘口三，悉险峻，宜步不宜骑。若多调兵，塞上传闻，使贼得为备，不如以番攻番。臣素知瓦斯、杂谷诸土司亦憾郭罗克肆恶，原出兵助剿。臣已移锺琪令速赴松潘，出塞督土兵进剿。”寻，锺琪督兵击败郭罗克，下番寨四十馀，获其渠，馀众悉降。

六十一年，羹尧密疏言：“西藏喇嘛楚尔齐木臧布及知府石如金呈策旺诺尔布委靡，副都统常龄、侍读学士满都、员外郎巴特玛等任意生事，致在藏官兵不睦。”因请撤驻藏官兵。下廷臣议，以羹尧擅议撤兵，请下部严议，上原之，命召满都、巴特玛、石如金、楚尔齐木臧布等来京师，遣四川巡抚色尔图、陕西布政使塔琳赴西藏，佐策旺诺尔布驻守。

自军兴，陕西州县馈运供亿，库帑多亏缺。羹尧累疏论劾州县吏，严督追偿。陕西巡抚噶什图密奏亏项不能速完，又与羹尧请加徵火耗垫补。上谕曰：“各省钱粮皆有亏空，陕西尤甚。盖自用兵以来，师所经行，资助马匹、盘费、衣服、食物，仓卒无可措办，势必挪用库帑。及撤兵时亦然。即如自藏回京，将军以至士卒，途中所得，反多於正项。各官费用，动至万金，但知取用，不问其出自何项也。羹尧等欲追亏项以充兵饷，追比不得，又议加徵火耗。火耗止可议减，岂可加增？朕在位六

十一年，从未加徵火耗。今若听其加派，必致与正项一例催徵，肆无忌惮矣。著传旨申飭。”命发帑银五十万送陕西资饷。

世宗即位，召抚远大将军禔还京师，命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雍正元年，授羹尧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并加遐龄尚书衔。寻又加羹尧太保。诏撤西藏驻防官军。羹尧疏陈边防诸事，请於打箭炉边外中渡河口筑土城，移岚州守备驻守；大河南保县，移威茂营千总驻守；越嵩卫地方寥阔，蛮、僰出没，改设游击，增兵驻守；松潘边外诸番，阿树为最要，给长官司职衔；大金川土目莎罗奔从征羊峒有功，给安抚司职衔；乌蒙蛮目达木等凶暴，土舍禄鼎坤等请擒献，俟其至，给土职，分辖其地。下部议，从之。论平西藏功，以羹尧运粮守隘，封三等公，世袭。

青海台吉罗卜藏丹津为顾实汗孙，纠诸台吉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札布等，劫亲王察罕丹津叛，掠青海诸部。上命羹尧进讨，谕抚远大将军延信及防边理饷诸大臣，四川、陕西、云南督、抚、提、镇，军事皆告羹尧。十月，羹尧率师自甘州至西宁，改延信平逆将军，解抚远大将军印授羹尧，尽护诸军。羹尧请以前锋统领素丹、提督岳鍾琪为参赞大臣，从之。论平郭罗克功，进公爵二等。

羹尧初至西宁，师未集，罗卜藏丹津谗知之，乃入寇，悉破傍城诸堡，移兵向城。羹尧率左右数十人坐城楼不动，罗卜藏丹津稍引退，围南堡。羹尧令兵斫贼垒，敌知兵少，不为备，驱桌子山土番当前队；砲发，土番死者无算。鍾琪兵至，直攻敌营，罗卜藏丹津败奔，师从之，大溃，仅率百人遁走。羹尧乃部署诸军，令总兵官周瑛率兵截敌走西藏路，都统穆森驻吐鲁番，副将军阿喇纳出噶斯，暂驻布隆吉尔，又遣参将孙继宗将二千人于阿喇纳师会。敌侵镇海堡，都统武格赴援，敌围堡，

战六昼夜，参将宋可进等赴援，敌败走，斩六百馀级，获多巴囊素阿旺丹津。罗卜藏丹津攻西宁南川口，师保申中堡。敌围堡，堡内囊素与敌通，欲凿墙而入。守备马有仁等力御，可进等赴援，夹击，敌败走，诸囊素助敌者皆杀之。夔尧先后疏闻，并请副都统花色等将鄂尔多斯兵，副都统查克丹等将归化土默特兵，总兵马觐伯将大同镇兵，会甘州助战，从之。

西宁北川、上下北塔蒙回诸众将起应罗卜藏丹津，夔尧遣千总马忠孝抚定下北塔三十馀庄。上北塔未服，忠孝率兵往剿，擒戮其渠，馀众悉降。察罕丹津走河州，罗卜藏丹津欲劫以去。夔尧令移察罕丹津及其族属入居兰州。青海台吉索诺木达什为罗卜藏丹津诱擒，脱出来归，夔尧奏闻，命封贝子，令夔尧抚慰。敌掠新城堡，夔尧令西宁总兵黄喜林等往剿，斩千五百馀级，擒其渠七，得器械、驼马、牛羊无算。以天寒，夔尧令引师还西宁。

寻策来岁进兵，疏：“请选陕西督标西安、固原、宁夏、四川、大同、榆林绿旗兵及蒙古兵万九千人，令鍾琪等分将，出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四道进讨，分兵留守西宁、甘州、布隆吉尔，并驻防永昌、巴塘、里塘、黄胜关、察木多诸隘。军中马不足，请发太仆寺上都打布孙脑兒孳生马三千，巴尔库尔驼一千，仍於甘、凉增买千五百。粮米，臣已在西安预买六万石。军中重火器，请发景山所制火药一百驼，驼以一百八十斤计。”下廷议，悉如所请，马加发千，火药加发倍所请。

察罕丹津属部杀罗卜藏丹津守者来归，夔尧宣上指，安置四川边外。墨尔根戴青拉查卜与罗卜藏丹津合力劫察罕丹津，其子察罕喇卜坦等来归，夔尧令招拉查卜内附。又有堪布诺门汗，察罕丹津从子也，为塔兒寺喇嘛，叛从敌，纠众拒战，至是亦来归。夔尧数其罪，斩之。罗卜藏丹津侵布隆吉尔，继宗

与副将潘之善击败之。西宁南川塞外郭密九部屡出为盗，羹尧招三部内附。馀部行掠如故，呈库、沃尔贾二部尤暴戾。羹尧令锺琪率瓦斯、杂谷二土司兵至归德堡，抚定上下寺东策布，督兵进歼呈库部众，擒戮沃尔贾部酋，馀并乞降。

二年，上以罗卜藏丹津负国，叛不可宥，授锺琪奋威将军，趣羹尧进兵。西宁东北郭隆寺喇嘛应罗卜藏丹津为乱，羹尧令锺琪及素丹等督兵讨之，贼屯哈拉直沟以拒。师奋入，度岭三，毁寨十。可进、喜林及总兵武正安皆有斩获，复毁寨七，焚所居室。至寺外，贼伏山谷间，聚薪纵火，贼歼焉，杀贼六千馀，毁寺，诛其渠。青海贝勒罗卜藏察罕、贝子济克济札布、台吉滚布色卜腾纳汉将母妻诣羹尧请内属，羹尧予以茶叶、大麦，令分居边上。羹尧遣锺琪、正安、喜林、可进及侍卫达鼐，副将王嵩、纪成斌将六千人深入，留素丹西宁佐治事。

二月，锺琪师进次伊克喀尔吉，搜山，获阿尔布坦温布，喜林亦得其酋巴珠尔阿喇布坦等。师复进，羹尧谕知阿冈都番助敌，别遣凉庄道蒋洞等督兵攻之，戮其囊素。复击破石门寺喇嘛，杀六百馀人，焚其寺。锺琪师复进次席尔哈罗色，遣兵攻噶斯，逐吹拉克诺木齐。三月，锺琪师复进次布尔哈屯。罗卜藏丹津所居地曰额母纳布隆吉，锺琪督兵直入，分兵北防柴旦木，断往噶斯道。罗卜藏丹津走乌兰穆和兒，复走柴旦木，师从之，获其母阿尔太哈屯及其戚属等，并男妇、牛羊、驼马无算。分兵攻乌兰白克，获吹拉克诺木齐及助乱八台吉。时藏巴扎布已先就擒，罗卜藏丹津以二百馀人遁走。青海部落悉平。论功，进羹尧爵一等，别授精奇尼哈番，令其子斌袭，封遐龄如羹尧爵，加太傅；并授素丹、可进三等阿达哈哈番，喜林二等阿达哈哈番，按察使王景灏及达鼐、瑛、嵩、成斌拜他喇布勒哈番，提督郝玉麟及正安拖沙喇哈番。

阿拉布坦苏巴泰等截路行劫，夔尧令继宗往剿，逐至推墨尔，阿拉布坦苏巴泰将妻子遁走。成斌等搜戮馀贼至梭罗木，击斩堪布夹木灿垂扎木素。夔尧遣达鼐及成斌攻布哈色布苏，获台吉阿布济车陈；又遣副将岳超龙讨平河州塞外铁布等七十八寨，杀二千一百余人，得人口、牲畜无算。夔尧执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扎布槛送京师。上祭告庙、社、景陵、御午门受俘。夔尧策防边诸事，以策妄阿喇布坦遣使乞降，请罢北征师，分驻巴里坤、吐鲁番、哈密城、布隆吉尔驻兵守焉，辖以总兵，每营拨馀丁屯赤金卫、柳沟所田；设同知理民事，卫守备理屯粮，游牧蒙古令分居布隆吉尔迤南山中。宁夏边外阿拉善以满洲兵驻防。上悉从所请。

庄浪边外谢尔苏部土番据桌子、棋子二山为巢，皆穴地而居，官军驻其地，奴使之；兵或纵掠，番御之，尽歼，置不问，番始横。凉州南崇寺沙马拉木扎木巴等掠新城张义诸堡。又有郭隆寺逸出喇嘛，与西宁纳硃公寺、朝天堂、加尔多寺诸番相结，纠谢尔苏部土番谋为乱。夔尧遣鍾琪等督兵讨之，纳硃公寺喇嘛降。师进次朝天堂，遣成斌、喜林及副将张玉等四道攻加尔多寺，杀数百人，馀众多入水死，焚其寺。游击马忠孝、王大勋战和石沟，王序吉、范世雄战石门口，洞战喜逢堡，苏丹师次旁伯拉夏口，土番伪降，诃之，方置伏，纵兵击之，所杀伤甚众。洞搜剿棋子山，逐贼巴洞沟，土司鲁华龄逐贼天王沟，先密寺喇嘛缚其渠阿旺策凌以献。师入，转战五十馀日，杀土番殆尽。夔尧以先密寺喇嘛反覆不常，并焚其寺，徙其众加尔多寺外桌子山；馀众降，夔尧令隶华龄受约束。

条上青海善后诸事，请以青海诸部编置佐领。三年一入贡，开市那拉萨拉。陕西、云南、四川三省边外诸番，增设卫所抚治。诸庙不得过二百楹，喇嘛不得过三百。西宁北川边外筑边

墙，建城堡。大通河设总兵，盐池、保安堡及打箭炉外木雅吉达、巴塘、里塘诸路皆设兵。发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军罪当遣者，往大通河、布隆吉尔屯田；而令鍾琪将四千人驻西宁，抚绥诸番。下王大臣议行。十月，羹尧入觐，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辮、金币。叙功，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令其子富袭。

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至京师，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在边，蒙古诸王公见必跪，额驸阿宝入谒亦如之。尝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恆及景灝可大用，劾四川巡抚蔡珽逮治，上即以授景灝，又擢期恆甘肃巡抚。羹尧仆桑成鼎、魏之耀皆以从军屡擢，成鼎布政使，之耀副将。羹尧请发将吏数十从军，上许之。觐还，即劾罢驿道金南瑛等，而请以从军主事丁松署粮道。上责羹尧题奏错误，命期恆率所劾官吏诣京师。三年正月，珽逮至，上召入见，备言羹尧暴贪诬陷状，上特有珽罪。

二月庚午，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羹尧疏贺，用“夕惕朝乾”语，上怒，责羹尧有意倒置，谕曰：“羹尧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不许之间而未定也。”会期恆至，入见，上以奏对悖谬，夺官。上命更定打箭炉外增汰官兵诸事，不用羹尧议。四月，上谕曰：“羹尧举劾失当，遣将士筑城南坪，不惜番民，致惊惶生事，反以降番复叛具奏。青海蒙古饥馑，匿不上闻。怠玩昏愆，不可复任总督，改授杭州将军。”而以鍾琪署总督，命上抚远大将军印。羹尧既受代，疏言：“臣不敢久居陕西，亦不敢遽赴浙江，今於仪徵水陆交通之处候旨。”上益怒，促羹尧赴任。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

前山西巡抚范时捷、川陕总督岳鍾琪、河南巡抚田文镜、侍郎黄炳、鸿胪少卿单畴书、原任直隶巡抚赵之垣交章发羹尧罪状，侍郎史贻直、高其佩赴山西按时捷劾羹尧遣兵围郃阳民堡杀戮无辜，亦以谢辞入奏，上命分案议罪。罢羹尧将军，授閒散章京，自二等公递降至拜他喇布勒哈番，乃尽削羹尧职。

十二月，逮至京师，下议政大臣、三法司、九卿会鞫。是月甲戌，具狱辞：羹尧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贪黷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凡九十二款，当大辟，亲属缘坐。上谕曰：“羹尧谋逆虽实，而事迹未著，朕念青海之功，不忍加极刑。”遣领侍卫内大臣马尔赛、步军统领阿齐图赉诏谕羹尧狱中令自裁。遐龄及羹尧兄希尧夺官，免其罪；斩其子富；诸子年十五以上皆戍极边。羹尧幕客邹鲁、汪景祺先后皆坐斩，亲属给披甲为奴。又有静一道人者，四川巡抚宪德捕送京师，亦诛死。五年，赦羹尧诸子，交遐龄管束。遐龄旋卒，还原职，赐祭。

希尧，初自笔帖式累擢工部侍郎。既，夺官，复起内务府总管，命榷税淮安，加左都御史。十三年，为江苏巡抚高其倬劾罢。乾隆三年，卒。

胡期恆，字元方，湖广武陵人。祖统虞，明崇祯末进士。国初授检讨，官至秘书院学士。父献徵，自廪生授都察院经历，官至湖北布政使。期恆，康熙四十四年举人。献徵与遐龄友，欢若弟昆，期恆少从羹尧游。上南巡，献诗，授翰林院典籍。出为夔州通判，有恩信，民为建生祠。羹尧为巡抚，荐期恆，迁夔州知府，再迁川东道。羹尧兼督陕西，复荐迁陕西布政使。期恆通晓朝章国故，才敏，善理繁剧，羹尧深倚之。羹尧挟贵而骄，惟期恆能以微言救其失。羹尧奴辱咸阳县令，期恆执而

杖之，自是诸奴稍敛戢。尝讽羹尧善持盈，羹尧勿能用。及羹尧败，诸为羹尧引进者，争劾羹尧以自解；期恆惟引咎，终不言羹尧，乃下狱颂系。至高宗即位，始得释。侨居江南，久之，卒。

论曰：雍正初，隆科多以贵戚，年羹尧以战多，内外夹辅为重臣。乃不旋踵，幽囚诛夷，亡也忽诸。当其贵盛侈汰，隆科多恃元舅之亲，受顾命之重；羹尧自代充为大将军，师所向有功。方且凭藉权势，无复顾忌，即於覆灭而不自忧。臣罔作威福，古圣所诫，可不谨欤！

列传八十三

岳锺琪 季父超龙 超龙子锺璜 锺琪子濬 策棱
子成衮扎布 车布登扎布

岳锺琪，字东美，四川成都人。父升龙，初入伍，授永泰营千总。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永泰营游击许忠臣受三桂劄。升龙使诣提督张勇告变，密结兵民，执忠臣杀之。十四年，从西宁总兵王进宝克兰州，先登被创，迁庄浪守备；从克临洮，平关陇，加都督佥事銜。累擢天津总兵。三十五年，上亲征噶尔丹，升龙将三百骑护粮。上命升龙及马进良、白斌，副将以次有违令退怯者，得斩之乃闻。昭莫多之捷，授拖沙喇哈番，擢四川提督。初，西藏营官入驻打箭炉，上使勘界。四川巡抚于养志言营官司贸易，不与地方事。居数年，营官喋吧昌侧集烈发兵据泸河东诸堡，升龙以五百人防化林营。养志反劾升龙擅发兵，升龙亦讦养志。上使勘谳，养志坐斩，升龙亦夺官。喋吧昌侧集烈击杀明正土司蛇蜡喳吧，伤官兵，提督唐希顺讨之，上命升龙从军。事定，希顺以病解任，仍授升龙提督。四十九年，乞休。升龙本贯甘肃临洮，以母年逾九十，乞入籍四川，许之。逾二年，卒。雍正四年，追谥敏肃。

锺琪，初入赘为同知。从军，请改武职，上命以游击发四川，旋授松潘镇中军游击。再迁四川永宁协副将。五十八年，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卜袭西藏，都统法喇督兵出打箭炉，抚定里塘、巴塘。檄锺琪前驱，至里塘，第巴不受

命，诛之。巴塘第巴惧，献户籍。乍丫、察木多、察哇诸番目皆顺命。五十九年，定西将军噶尔弼师自拉里入，仍令锺琪前驱。锺琪次察木多，选军中通西藏语者三十人，更衣间行至洛隆宗，斩准噶尔使人，番众惊，请降。噶尔弼至军，用锺琪策，招西藏公布，以二千人出降。锺琪遂督兵渡江，直薄拉萨，大破西藏兵，擒喇嘛为内应者四百余人。策凌敦多卜败走，西藏平。六十年，师还，授左都督，擢四川提督，赐孔雀翎。命讨郭罗克番部，锺琪率师并督瓦斯、杂谷诸土司兵自松潘出边。郭罗克番兵千余人出拒，锺琪击破之，取下郭罗克吉宜卡等二十一寨，歼其众。乘夜督兵进至中郭罗克纳务寨，番兵出拒，锺琪奋击，未终日，连克十九寨，斩三百余人，获其渠魁他尔喀索布六戈。复督兵进攻上郭罗克押六寨，番目旦增缚首恶假噶等二十二人以降。郭罗克三部悉定，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六十一年，讨平羊峒番，於其地设南坪营。

雍正元年，师讨青海，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请以锺琪参赞军事。锺琪将六千人出归德堡，抚定上寺东策卜、下寺东策卜诸番部。南川塞外郭密九部屡盗边，而呈库、活尔贾二部尤横。锺琪移师深入捣其巢，尽平之。二年，授奋威将军，趣进兵。郭隆寺喇嘛应罗卜藏丹津为乱，锺琪会诸军合击，歼其众，毁寺，擒戮其渠达克玛胡土克图。罗卜藏丹津居额穆纳布隆吉尔，其大酋阿尔布坦温布、吹拉克诺木齐分屯诸隘，锺琪与诸将分道入。锺琪及侍卫达鼐出南路，总兵武正安出北路，黄喜林、宋可进出中路，副将王嵩、纪成斌搜山。师进至哈喇乌苏，方黎明，番众未起，即纵击，斩千余人，番众惊走，逐之，一昼夜至伊克喀尔吉，获阿尔布坦温布。复进次席尔哈罗色，遣兵攻噶斯；复进次布尔哈屯，薄额穆纳布隆吉尔，罗卜藏丹津西窜，锺琪逐之，一昼夜驰三百里。其酋彭错等来降，锺琪令守

备刘廷言监以前驱，锺琪继其后。其酋吹因来降，言罗卜藏丹津所在距师百五六十里。锺琪令暂休，薄暮复进，黎明至其地。罗卜藏丹津之众方散就水草，即纵击，大破之，擒诸台吉，并罗卜藏丹津母阿尔泰哈屯及女弟阿宝，罗卜藏丹津易妇人服以遁。廷言等亦得吹拉克诺木齐等。锺琪复进至桑驼海，不见虏乃还。出师十五日，斩八万馀级。大酋助罗卜藏丹津为乱者皆就擒。青海平，上授锺琪三等公，赐黄带。

庄浪边外谢尔苏部土番据桌子、棋子二山为乱，纳殊公寺、朝天堂、加尔多寺诸番与相纠合。夔尧遣锺琪等督兵分十一路进剿，凡五十馀日，悉讨平之。命兼甘肃提督。三年，复命兼甘肃巡抚。四月，解夔尧兵柄，改授杭州将军，命锺琪亦上奋威将军印，署川陕总督，尽护诸军。河州、松潘旧为青海蒙古互市地，夔尧奏移於那喇萨喇。锺琪奏言青海部长察罕丹津等部落居黄河东，请仍於河州、松潘互市。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等部落居黄河西，请移市西宁塞外丹噶尔寺。蒙古生业，全资牲畜，请六月后不时交易。四川杂谷、金川、沃日诸土司争界，夔尧令金川割美同等寨畀沃日，致仇杀不已。锺琪奏请还金川，而以龙堡三歌地予沃日，上皆许之。

寻真除川陕总督。疏言：“土司承袭，文武吏往往索费，封其印数年不与，致番目专恣仇杀。请定限半年，仍令应袭者先行署理。土司有外支循谨能治事者，许土官详督抚给职衔，分辖其地，多三之一，少五之一，使势相维、情相安。”入觐，加兵部尚书衔。疏言：“察木多外鲁隆宗察哇、坐尔刚、桑噶、吹宗、衮卓诸部，距打箭炉远，不便遥制。请宣谕达赖喇嘛，令辖其地。中甸、里塘、巴塘及得尔格特、瓦舒霍耳诸地，并归内地土司。”又言：“巴塘隶四川，中甸隶云南，而巴塘所属木咱尔、祁宗、拉普、维西诸地逼近中甸，总会於阿墩子，

实中甸门户。请改隶云南，与四川里塘、打箭炉互为犄角。”下王大臣议，如所请。四年春，请选西安满洲兵千人驻潼关。冬，请以陕、甘两省丁银摊入地亩徵收，自雍正五年始，著为定例。逾年，复疏言甘属河东粮轻丁多，河西粮多丁少，请将二属各自均派：河东丁随粮办，河西粮照丁摊。下部议行。四川乌蒙土知府禄万鍾扰云南东川，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及建昌属冕山、凉山诸苗助为乱。上命鍾琪与云贵总督鄂尔泰会师讨之。五年春，擒万鍾，庆侯亦降。乌蒙、镇雄皆改土归流。冕山、凉山亦以次底定。

鍾琪督三省天下劲兵处，疑忌众。成都讹言鍾琪将反，鍾琪疏闻，上谕曰：“数年以来，谗鍾琪者不止谤书一篋，甚且谓鍾琪为岳飞裔，欲报宋、金之仇。鍾琪懋著勋劳，朕故任以要地，付之重兵。川、陕军民，受圣祖六十余年厚泽，尊君亲上，众共闻知。今此造言之人，不但谤大臣，并诬川、陕军民以大逆。命巡抚黄炳、提督黄廷桂严鞫。”寻奏湖广人卢宗寄居四川，因私事造蜚语，无主使者，论斩。

六年，疏请以建昌属河西、宁番两土司及阿都、阿史、纽结、歪溪诸地改土归流，河东宣慰司以其地之半改隶流官，升建昌为府，领三县，并釐定营汛职制，及善后诸事。下部议，如所请。定新设府曰宁远，县曰西昌、冕宁、盐源，又请改岷州两土司归流。寻分疏请升四川达州，陕西秦、阶二县为直隶州。七年，又分疏请升甘肃肃州为直隶州，陕西子午谷隘口增防守官兵，里塘、巴塘诸地，置宣抚、安抚诸司至千百户，视流官例题补。俱议行。雷波土司为乱，遣兵讨平之。

靖州诸生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鍾琪，劝使反。鍾琪与设誓，具得静始末，疏闻。上褒鍾琪忠，遣侍郎杭奕祿等至湖南逮鞠治，语详杭奕祿传。

罗卜藏丹津之败也，走投准噶尔，其酋策妄阿喇布坦纳之。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立，数侵掠喀尔喀诸部。上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屯阿尔泰山，出北路；锺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巴里坤，出西路：讨之。加锺琪少保，以四川提督纪成斌等参赞军务。锺琪率师至巴里坤，筑东西二城备储胥，简卒伍为深入计。八年五月，召锺琪及傅尔丹诣京师授方略，锺琪请以成斌护大将军印。科舍图岭者，界巴密、巴里坤间，锺琪设牧厂於此。准噶尔闻锺琪方入觐，乘间以二万余人入犯，尽驱驼马去。成斌使副参领查廩以万人护牧厂，寇至不能御，走过总兵曹勤垒呼救；勤以轻骑往赴，战败亦走。总兵樊廷及副将冶大雄等将二千人，转战七昼夜。总兵张元佐督所部夹击，拔出两卡伦官兵，还所掠驼马强半。成斌欲罪查廩，既而释之，以捷闻。上已遣锺琪还镇，上谓当於卡伦外筑城驻兵，出游兵击敌，俾不敢深入，令锺琪详议。寻谕奖廷、大雄、元佐功，赐金予世职，遣内务府总管鄂善赍银十万犒师。立祠安西，祀阵亡将士。上以酒三爵遥酌，亦俾鄂善赍往设祭。

九年春，锺琪请移兵驻吐鲁番、巴尔库尔，为深入计。上谕曰：“锺琪前既轻言长驱直入，又为敌盗驼马，既耻且愤，必欲进剿，直捣巢穴，能必胜乎？”九年正月，锺琪部兵有自敌中脱归者，言噶尔丹策零将移驻哈喇沙尔，以大队赴西路，而令其将小策零敦多卜犯北路。锺琪以闻，并言敌将自吐鲁番侵哈密，扰安西、肃州边界。我军众寡莫敌，当持重坚壁固守，告北路遣兵应援，并调兵自无克克岭三面夹击。上谕曰：“前以锺琪军寡，谕令持重坚守，今已有二万九千人。樊廷马步二千，敌彼二万，转战七昼夜，犹足相当。乃以二万九千人而云众寡莫敌，何懦怯至此？且前欲直捣伊犁，岂有贼至数百里内转坚壁而不出乎？贼果至巴尔库尔，即败逃，亦从科舍图直走

伊尔布尔和邵而遁。无克克岭相去二三百里，安所得夹击？锺琪於地势军机，茫然不知，朕实为烦忧。”

三月，准噶尔二千馀犯吐鲁番，成斌遣廷将四千人赴援，敌引退。四月，又以千馀人犯吐鲁番，别以二百馀人犯陶赖卡伦。六月，又以二千馀人围鲁谷庆城。吐鲁番回目额敏和卓等率所部奋击，杀二百馀人。锺琪议令元佐、勳及张存孝将三千人赴援。提督颜清如将二千人屯塔库，成斌将四千人防陶赖，俟我军进击乌鲁木齐，移回民入内地。上谕锺琪：“今年秋间袭击，是第一善策。援吐鲁番，乃不得已之举。若但筹画应援，而不计及袭击，是舍本而逐末也。”

鲁谷庆城围四十馀日不下，准噶尔移攻哈喇火州城，以梯登，回民击杀三百馀人。元佐等兵将至，敌引退。七月，准噶尔大举犯北路，傅尔丹之师大败於和通脑兒，锺琪请乘虚袭击乌鲁木齐。上谕锺琪：“贼既得志於北路，今冬仍往西路，且增添贼众，更多於侵犯北路，俱未可知。当先事图维，临时权变，勿贪功前进，勿坐失机宜。”并令略行袭击，即撤兵回营。锺琪自巴尔库尔经伊尔布尔和邵至阿察河，遇敌，击败之。逐至厄尔穆河，敌踞山梁以距。锺琪令元佐将步兵为右翼，成斌将马兵为左翼，勳及总兵王绪级自中路上山，参将黄正信率精锐自北山攻敌后，诸军奋进，夺所踞山梁，敌败走。谍言乌鲁木齐敌帐尽徙，乃引兵还。疏闻，上奖锺琪进退迟速俱合机宜。

十二月，上追举科舍图之役，责成斌怠忽，降沙州副将。十年正月，镜兒泉逻卒遇敌，杀其二，掠其一以去。锺琪劾副将马顺，上并以锺琪下部察议。俄，准噶尔三千馀人犯哈密，锺琪令勳、成斌将五千人自回落兔大坂，总兵纪豹将二千人自科舍图岭，分道赴援。又令副将军石云倬、常赉，镇安将军卓鼐分地设伏，待敌占天生圈山口，颜清如屯塔尔那沁，遣参将

米彪、副将陈经纶分道御战，敌引去。勦等将至二堡，遇准噶尔五千余人，即纵兵奋战一昼夜。敌登山，勦督兵围山，力战至午，敌溃遁。勦自二堡至柳拊泉，与经纶及副将焦景竑军会，乘夜追剿。锺琪使告云倬等，遣兵至无克克岭待敌，疏闻，上奖慰之。锺琪议城穆垒驻军，并命乘胜兴工。云倬等至无克克岭，锺琪令速赴梯子泉阻敌归路，卓鼐继其后。云倬迟发一日，敌自陶赖大坂西越向纳库山遁去。师至敌驻军处，余火犹未息，云倬又令毋追袭。锺琪劾云倬僭事，夺官，逮京师治罪，以张广泗代为副将军。上谕曰：“岳锺琪素谙军旅，本非庸才，但以怀游移之见，致战守乖宜。前车之鉴，非止一端。嗣后当痛自省惕，壹号令，示威信，朕犹深望之！”大学士鄂尔泰等劾锺琪专制边疆，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降三等侯，削少保，仍留总督衔，护大将军印。六月，锺琪疏报移军穆垒。寻召锺琪还京师，以广泗护印。广泗劾锺琪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种种失宜。穆垒形如釜底，不可驻军。议分驻科舍图、乌兰乌苏诸地。上命还军巴尔库尔，尽夺锺琪官爵，交兵部拘禁。

十一年，以查郎阿署大将军，又论锺琪骄蹇不法，且劾成斌、元佐疏防，上命斩成斌，元佐降调。又劾勦纵贼，上命斩勦。十二年，大学士等奏拟锺琪斩决，上改监候。乾隆二年，释归。十三年，师征大金川，久无功。三月，高宗命起锺琪，予总兵衔。至军，即授四川提督，赐孔雀翎。时经略大学士讷亲视师，而广泗以四川总督主军事。大金川酋莎罗奔居勒乌围，其兄子郎卡居噶拉依。锺琪至军，讷亲令攻党坝。上以军事谘锺琪，锺琪疏言：“党坝为大金川门户，碉卡严密，汉、土官兵止七千馀。臣商诸广泗，请益兵三千，广泗不应。广泗专主自昔岭、卡撒进攻。此二处中隔噶拉依，距勒乌围尚百馀里。党坝至勒乌围仅五六十里，若破康八达，即直捣其巢。臣商诸

广泗，广泗不谓然，而广泗信用土舍良尔吉及汉奸王秋等，恐生他虞。”讷亲亦劾广泗老师糜饷，诏逮治；亦罢讷亲大学士，傅恆代为经略。锺琪奏请选精兵三万五千，万人出党坝及泸河，水陆并进；万人自甲索攻马牙冈、乃当两沟，与党坝军合，直攻勒乌围；卡撒留兵八千，俟克勒乌围，前后夹攻噶拉依；党坝留兵二千护粮，正地留兵千防泸河，余四千往来策应。期一年擒莎罗奔及郎卡。臣虽老，请肩斯任。”命傅恆筹议，傅恆用其策。

锺琪自党坝攻康八达山梁，大破贼。师进战塔高山梁，复屡破贼。锺琪初佐年羹尧定西藏，莎罗奔以土目从军；及为总督，以羹尧所割金川属寨还莎罗奔，且奏给印信、号纸，莎罗奔以是德锺琪。师入，莎罗奔惧，遣使诣锺琪乞降。锺琪请於傅恆，以十三骑从入勒乌围开谕。莎罗奔请奉约束，顶经立誓，次日，率郎卡从锺琪乘皮船出诣军前降。上谕奖锺琪，加太子少保，复封三等公，赐号曰威信。入觐，命紫禁城骑马，免西征追偿银七十馀万，官其子淊、滂侍卫，赐诗褒之。寻命还镇。十五年，西藏珠尔默特为乱，锺琪出驻打箭炉，事旋定。十七年，杂谷土司苍旺为乱，锺琪遣兵讨擒之。十九年，重庆民陈琨为乱，锺琪力疾亲往捕治，还，卒於资州，赐祭葬，谥襄勤。上以所封公爵不世袭，予一等轻车都尉，令其子澂袭。

锺琪沈毅多智略，御士卒严，而与同甘苦，人乐为用。世宗屡奖其忠诚，遂命专征。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锺琪一人而已。既废复起，大金川之役，傅恆倚以成功。高宗御制怀旧诗，列五功臣中，称为“三朝武臣巨擘”云。

超龙，升龙弟，初冒刘姓，名曰杰。入伍，屡迁建昌左营守备。引见，圣祖垂询，乃复本姓名，超擢东川营游击。以避

锺琪，改西宁左营。雍正二年，授河州协副将，剿定铁布等寨乱番。又以避锺琪，改张家口协。六年，迁天津总兵。八年，擢湖广提督。乌蒙乱，超龙令总兵苏大有率副将何勉、参将母椿龄讨平之。寻遣兵分防贵州界，上以深合机宜嘉之。十年，卒。

锺璜，超龙子。雍正七年，以锺琪奏赴西路军效力，授蓝翎侍卫，除銮仪卫治仪正。乾隆初，擢四川威茂营参将。再迁总兵，历建宁、南赣、开化、昭通诸镇。擢广西提督，锺琪卒，代为四川提督。疏言：“松潘总兵例出塞化番，三年一度。番性多猜，调集守候，彼此互防，甚非所原。又见小道远费钜，託病不至，惟附近土司领赏，有名无实。请停止，以节劳费。”上从之。金川土舍郎卡侵革布什咱土司，革布什咱合九土司兵攻金川，相持数年未决，郎卡乞令罢兵。锺璜率兵出塞，至拉必斯满安营，召郎卡出，令还所侵地及所掠穆尔津冈诸土司番民。九土司之兵悉罢。旋卒，赐祭葬，谥庄恪。

濬，锺琪子。以二品廕生授西安同知，擢口北道，再擢山东布政使。雍正六年，调山西，署山东巡抚。锺琪出师，命濬送至肃州。八年，召锺琪诣京师，命濬就省。乾隆元年，请免郯城、兰山诸县水冲地应徵丁米。寻调江西。三年，请免南昌府属浮粮三万七千馀两，复疏请发帑修筑丰城江堤，濬江关河口，议行社仓，皆允所请。两江总督杨超曾劾濬与属吏朋比纳贿，坐夺官。六年，授光禄寺卿，出为福建按察使。再迁广东巡抚，调云南。两广总督陈大受劾濬误举粮道明福以婪赃败，又采木修堤，任属吏作弊，召还京师。十八年，授鸿胪寺少卿，转通政使参议，卒。濬在巡抚任亏库项，锺琪请以公俸按年扣还，上特命免之。

策棱，博尔济吉特氏，蒙古喀尔喀部人。元太祖十八世孙

图蒙肯，号班珠尔，兴黄教，西藏达赖喇嘛贤之，号曰赛音诺颜。其第八子丹津生纳木扎勒，纳木扎勒生策棱。康熙三十一年，丹津妻格楚勒哈屯自塔密尔携策棱及其弟恭格喇布坦来归，圣祖授策棱三等阿达哈哈番，赐居京师，命入内廷教养。四十五年，尚圣祖女和硕纯悫公主，授和硕额驸。寻赐贝子品级，诏携所属归牧塔密尔。五十四年，命赴推河从军，出北路防御策妄阿喇布坦。五十九年，师征准噶尔，策棱从振武将军傅尔丹出布拉罕，至格尔额尔格，屡破准噶尔，获其宰桑贝坤等百余人，俘馘甚众。战乌兰呼济尔，焚敌粮。师还，道遇准噶尔援兵，复击败之，授扎萨克。

策棱生长漠外，从军久，习知山川险易。愤喀尔喀为准噶尔凌藉，锐自磨厉，练猛士千，隶帐下为亲兵。又以敌善驰突而喀尔喀无纪律节制，每游猎及止而驻军，皆以兵法部勒之，居常钦钦如临大敌。由是赛音诺颜一军雄漠北。

雍正元年，世宗特诏封多罗郡王。二年，入觐，命偕同族亲王丹津多尔济驻阿尔泰，并授副将军，诏策棱用正黄旗纛。五年，偕内大臣四格等赴楚库河，与俄罗斯使萨瓦立石定界，事毕，陈兵鸣砲谢天，议罪当削爵，上命改罚俸。九年，从靖边大将军顺承郡王锡保讨噶尔丹策零，侦贼自和通呼尔哈诺尔窥图垒、茂海、奎素诸界，偕翁牛特部贝子罗卜藏等分兵击卻之。准噶尔诸酋有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皆噶尔丹策零同族，最用事。噶尔丹策零遣大策零敦多卜将三万人入掠喀尔喀，闻锡保驻察罕度尔，振武将军傅尔丹军科布多，乃遣其将海伦曼济等将六千人取道阿尔泰迤东，分扰克鲁伦及鄂尔海喀喇乌苏，留余众於苏克阿勒达呼为声援。策棱偕丹津多尔济迎击，至鄂登楚勒，遣台吉巴海将六百人宵入敌营，诱之出追，伏兵突击，斩其骁将，余众惊溃，大策零敦多卜及海伦曼济等

遁去。诏进封和硕亲王，赐白金万。寻授喀尔喀大扎萨克。

十年六月，噶尔丹策零遣小策零敦多卜将三万人自奇兰至额尔德毕喇色钦，策棱偕将军塔尔岱青御於本博图山。未至，准噶尔掠克尔森齐老，分兵袭塔密尔，掠策棱二子及牲畜以去。策棱不及援，侍郎绰尔铎以转饷至，语策棱曰：“王速率兵遏敌归路，当大破敌。”策棱还军驰击，距敌二日程。初，招丹津多尔济赴援，不至。准噶尔兵趋额尔德尼昭，八月，策棱率兵追敌，十馀战，敌屡败。小策零敦多卜据杭爱山麓，逼鄂尔坤河而阵；策棱令满洲兵阵河南，而率万人伏山侧，蒙古诸军阵河北，遂战。敌见满洲兵背水阵，兵甚弱，意轻之，越险进。满洲兵卻走，准噶尔兵逐之，策棱伏起自山下，如风雨至，斩万馀级，谷中尸为满，获牲畜、器械无算。小策零敦多卜以馀众渡河，蒙古兵待其半渡击之，多入水死，河流尽赤。锡保驰疏告捷，首表策棱功，上嘉悦，赐号超勇，锡黄带。谕：“此次军功非寻常劳绩可比，随征兵弁，著从优加倍议叙。”上以策棱牧地被寇，赉马二千、牛千、羊五千、白金五万，赈所属失业者，并命城塔密尔，建第居之。十二月，进固伦额駙，时纯悫公主已薨，追赠固伦长公主。

十一年，定边大将军平郡王福彭统军驻乌里雅苏台，诏策棱佩定边左副将军印，进屯科布多，寻授盟长。十二年五月，召来京谕军务。六月，移军察罕度尔。十三年，准噶尔乞和，请以哲尔格西喇呼鲁苏为喀尔喀游牧界，上谕策棱。策棱谓：“向者喀尔喀游牧尚未至哲尔格西喇呼鲁苏，此议可许。惟准噶尔游牧，必以阿尔泰山为界，空其中为瓯脱。”准噶尔不从。乾隆元年，师还，命策棱将喀尔喀兵千五百人驻乌里雅苏台，分防鄂尔坤。上以策棱母居京师，策棱在军久，不得朝夕定省，命送归游牧，并赐白金五千治装。二年，噶尔丹策零贻书策棱，

称为车臣汗，申前请。策棱以闻，上命策棱以己意为报书，书曰：“阿尔泰为天定边界。尔父琿台吉时，阿尔泰迤西初无厄鲁特游牧。自灭噶尔丹，我来建城，驻兵其地，众所共知。其不令尔游牧者，原欲以此为隙地，两不相及，以息争端。今台吉反云难以让给，试思阿尔泰为谁地，谁能让给？尔诚遵上指定议，我必不为祸始，亦不复居科布多。又谓我等哨兵逼近阿尔泰，宜向内撤。哨兵乃圣祖时旧例，即定界，岂能不设？台吉其思之！”冬，准噶尔使达什博尔济奉表至，命策棱偕诣京师。

三年春，至京师。噶尔丹策零表请喀尔喀与准噶尔各照现在驻牧。上召达什博尔济入见，谕曰：“蒙古游牧，冬夏随时迁徙。必指定山河为界，彼此毋得逾越。”遣侍郎阿克敦等使准噶尔，与达什博尔济偕往。冬，噶尔丹策零复使哈柳从阿克敦等奉表至，请循布延图河，南以博尔济昂吉勒图、无克克岭噶克察诸地为界，北以逊多尔库奎、多尔多辉库奎至哈尔奇喇博木、喀喇巴尔楚克诸地为界，准噶尔人不越阿尔泰山，蒙古居山前，亦止在扎卜堪诸地，两不相接。并乞移托尔和、布延图二卡伦入内地。上以所议准噶尔不越阿尔泰山定界已就范，惟移托尔和、布延图二卡伦不可许。四年春，赐敕遣还。哈柳诣策棱，哈柳曰：“额驸游牧部属在喀尔喀，何弗居彼？”策棱答曰：“我主居此，予惟随主居。喀尔喀特予游牧耳！”哈柳又曰：“额驸有子在准噶尔，何不令来京？”答曰：“予蒙恩尚公主，公主所出乃予子，他子无与也。即尔送还，予必请於上诛之。”冬，噶尔丹策零使哈柳复奉表至，始定议准噶尔不过阿尔泰山梁，不复言徙卡伦事。自雍正间与准噶尔议界，策棱三诣京师，准噶尔惮其威重，卒如上指。上奖策棱忠，子陷准噶尔，不复以为念，乃用宗室亲王例，封其子成衮扎布世

子。五年，命勘定喀尔喀游牧，毋越扎布堪、齐克慎、哈萨克图、库克岭诸地，与准噶尔各守定界。六年，上以策棱老，命移军驻塔密尔。初，喀尔喀凡三部；及是，土谢图汗十七旗滋息至三十八旗，乃分二十旗与策棱，为赛音诺颜部。以鄂尔昆河西北乌里雅苏河为游牧，为三部屏蔽。自此喀尔喀为四部。十五年，病笃，上遣其次子车布登扎布还侍，使侍卫德山等往存问。寻卒，遗言请与纯悫公主合葬。丧至京师，上亲临奠，命配享太庙，谥曰襄，御制诗輓之。

子八，最著者长子成衮扎布，次子车布登扎布。

成衮扎布，初授一等台吉。乾隆元年，封固山贝子。四年，封世子，赐杏黄辔。十五年，袭扎萨克亲王兼盟长，授定边左副将军。十七年，入觐。十八年，杜尔伯特台吉车凌等内附，成衮扎布遣兵赴乌里雅苏台防准噶尔追兵。准噶尔宰桑禡木特以二百人追入边，上命毋纵使还。禡木特逸去，诏以责成衮扎布。十九年，命移军乌里雅苏台。寻罢定边左副将军，命赴额尔齐斯督屯田。二十年，师定伊犁，屯田兵撤还，仍驻乌里雅苏台。二十一年，和托辉特青衮咱卜谋为乱，成衮扎布发其谋。八月，乱作，仍授定边左副将军，率师讨之，赐三眼孔雀翎。十二月，获青衮咱卜，赐杏黄带。二十二年，辉特巴雅尔为乱，正月，授定边将军，率师赴巴里坤捕治。十二月，入觐，复授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二十六年，以准噶尔及回部悉平，请展喀尔喀汛界，下军机大臣议，以附近乌鲁木齐汛，令索伦、绿旗兵驻防；自苏伯昂阿至乌拉克沁伯勒齐尔十一汛，令成衮扎布督理。二十八年，入觐。二十九年，以乌里雅苏台城圯，请筑城，旧址外立木栅，内实以土，引水环之，报闻。三十六年，卒。

子七，获青衮咱卜，封其第四子占楚布多尔济为世子，代

掌扎萨克。卒，命其长子辅国公额尔克沙喇代掌扎萨克。卒，命次子辅国公伊什扎卜楚代掌扎萨克。及成衮扎布卒，以第七子拉旺多尔济袭扎萨克亲王。拉旺多尔济，尚高宗女固伦和静公主，授固伦额駙。从征临清、石峰堡有功。嘉庆八年闰二月，仁宗乘輿入顺贞门，有陈德者伏门侧突出，侍卫丹巴多尔济御之，被三创，拉旺多尔济挽其腕，乃获而诛之，赐御用补褂，封其子巴彦济尔噶勒辅国公。

车布登扎布，初授一等台吉。额尔德尼昭之役，力战被创，封辅国公，赐双眼孔雀翎。十七年，成衮扎布请析所部授车布登扎布自为一旗，上允之，别授扎萨克。十九年，督兵剿抚乌梁海，获准噶尔宰桑，赐贝子品级。二十年，师征伊犁，车布登扎布将三百骑自察罕呼济尔疾驰至集赛，擒宰桑齐巴汉，侦达瓦齐所在，夺舟渡伊犁河，逐达瓦齐，封多罗贝勒。阿睦尔撒纳谋以伊犁叛，车布登扎布首发其奸，密以告将军班第。师还，命招降乌梁海部落，即以隶焉。二十一年，乌梁海酋郭勒卓辉譌言哈萨克汗阿布赉与阿睦尔撒纳连合，上命率师讨之。有宰桑固尔班和卓者，携千馀户赴乌梁海谋偕遁，车布登扎布麾兵捕治，歼其众。遂进兵哈萨克界，会尚书阿里衮自伊什勒诺尔转战至汗扎尔会，斩获无算，封多罗郡王。

成衮扎布讨青衮咱卜，诏车布登扎布还乌里雅苏台为佐。二十二年，代成衮扎布署定边左副将军。寻命兆惠代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而以车布登扎布为之副。二十三年正月，授定边右副将军，从兆惠出巴里坤，遣兵赴喀什崆格斯搜逸寇。寻命赴博罗塔拉，捕布库察罕、哈萨克锡喇等。哈萨克部人擒布库察罕，哈萨克锡喇及宰桑鄂哲特等走和落霍斯，车布登扎布督兵逐之，哈萨克锡喇度不得脱，悉众据高冈拒战。部将以兵寡，请待其走击之，车布登扎布持不可，麾兵急进，擒鄂哲特，哈

萨克锡喇仅以身免，诏以其父超勇号赐之。鄂哲特械至京师，言车布登扎布身先士卒，所向无前，上益嘉叹，赐金黄带。

车布登扎布进次阿布勒噶尔，哈萨克缚布库察罕以献，因请赴阿克苏与将军兆惠会。上命还伊犁，进亲王品级。寻以在军久，令归游牧休息。二十四年，令佐将军兆惠进叶尔羌讨霍集占，旋复命还伊犁。二十七年，使西藏。三十六年，代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授盟长。以牟利被讦，罢左副将军，擅请展牧界，削亲王品级，命以郡王兼扎萨克世袭。四十七年，卒。子三丕勒多尔济，袭。

论曰：世传锺琪长身赭面，隆准而骀胁。临阵挟二铜鎚，重百馀斤，指麾严肃不可犯。军西陲久，番部皆誓其名。其受莎罗奔降也，傅恆升幄坐，锺琪戎服佩刀侍。莎罗奔出语人曰：“我曹仰岳公如天人，乃傅公俨然踞其上，天朝大人诚不可测也！”策楞白晰微髭，善用兵，所部多奇士。有脱克浑者，日行千里，登高张两手，若雕鼓翼，诃敌，敌不之察。事定，策楞欲官之，辞，赉以千金，酌酒劳之。脱克浑请出侍姬舞，起而歌，慷慨，策楞大悦，即以姬及所乘马赐之。载籍言名将，往往举其状貌及其轶事，使读者慕焉。锺琪忠而毅，策楞忠而勇，班诸卫、霍、郭、李之伦，毋谓古今人不相及也。

列传八十四

查郎阿 傅尔丹 马尔赛 李林 庆复 李质粹 张广泗

查郎阿，字松庄，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曾祖章泰，以军功授拖沙喇哈番。祖查尔海，复以军功进一等阿达哈哈番。父色思特，死乌阑布通之战。查郎阿袭世职，兼佐领，迁参领。雍正元年，授吏部郎中。二年，超擢侍郎，署镶黄旗满洲都统。五年，迁左都御史，仍治吏部事。是岁冬，西藏噶布伦阿尔布巴等为乱，戕总理藏务贝子康济鼐，扎萨克台吉颇罗鼐驰闻，上命查郎阿偕副都统迈禄率兵入藏。六年，擢尚书。秋，师至藏，驻藏副都统马喇等已擒阿尔布巴，即按诛之，并歼其馀党。查郎阿奏移达赖喇嘛暂居里塘，留兵二千交驻藏大臣调遣；又奏请以颇罗鼐总理后藏，而前藏达赖喇嘛未还，毕昭新授噶布伦，虑未妥协，并令颇罗鼐兼领：皆从之。

七年，命查郎阿至西安，留佐川陕总督岳鍾琪，专理军需。鍾琪授大将军，出师，令署川陕总督兼西安将军，加太子少保。八年，命往肃州专理军需。九年，析置四川、陕西两总督，查郎阿改署陕西总督。十年，召鍾琪还京师，以查郎阿署宁远大将军，命大学士鄂尔泰驰驿往肃州授方略，并赐白金万。十一年，疏劾副将纪成斌防废集、总兵张元佐防无克克岭，敌入掠粮车，漫无侦察。上命斩成斌，元佐坐降调。又劾总兵曹勳防哈密，纵贼妄报，上命斩勳。又劾副都统阿克山、观音保牧马多死，玩愒军事，下部议当斩。查郎阿复奏阿克山、观音保所

部兵久居南方，不知牧马法，视退缩窃换者有间，请暂免死，今於通衢荷校，遍示诸军。

十三年，噶尔丹策凌乞和，命查郎阿撤兵。奏请留兵戍哈密及三堡沙枣尔、塔勒纳沁诸城，并於南山大坂、无克克岭、塔勒纳沁河源分设斥堠，又奏於安西及赤金、靖逆、柳沟、布隆吉尔、桥湾五处分兵驻防，部议如所请。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仍改陕西总督为川陕总督。乾隆元年，疏言甘肃地瘠，请拨陕西仓粮预筹协济，命会巡抚刘於义确议。寻请拨陕西仓粮八万石运贮庆阳、泾州、静宁、固原诸处，从之。疏劾甘肃巡抚许容匿灾营私，上命夺容官逮治。秋，入覲，谕速回任。奏言：“军中马驼被窃，当责大将军偿补。雍正十年以前，岳鍾琪任之；十一年，臣任之。惟鄂尔多斯牧厂所失及历年马驼多毙，请免追偿。”上许之。三年，奏劾肃州道黄文炜、军需道沈青崖等侵帑，并及於义徇庇，遣左都御史马尔泰会鞠论罪。

章嘉呼图克图请以里塘、巴塘畀达赖喇嘛，查郎阿奏：“圣祖时克西藏，收里塘、巴塘内属。章嘉呼图克图以日用不敷为辞，藏中大小庙千馀，常住喇嘛四十馀万，需用良钜。请视里塘、巴塘诸地每岁徵收数目，以打箭炉商税拨予达赖喇嘛，地仍内属如故。”上嘉纳之。宁夏地震，查郎阿驰往赈抚。五年，命还京入阁治事，加太子太保。六年，命与侍郎阿里衮清察黑龙江、吉林乌喇开垦地亩。十二年，以衰病，命致仕。寻卒。

傅尔丹，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费英东曾孙，倭黑子也。康熙二十年，袭三等公，兼佐领，授散秩大臣。四十三年，上西巡，驻蹕祁县郑家庄，於行宫前阅太原城守兵骑射。有卒马惊逸近御仗，傅尔丹直前勒止之，摔其人下。上悦，谕奖傅

尔丹，赐貂皮褂。寻授正白旗蒙古都统。四十八年，授领侍卫内大臣。五十四年，以讬疾未入直，罢领侍卫内大臣。命率土默特兵千赴乌兰固木等处屯田。五十六年，复授领侍卫内大臣。

师讨噶尔丹，授富宁安靖逆将军，出西路；傅尔丹振武将军，出北路：驻军阿尔泰。五十七年，疏请与富宁安分路进兵，谕定师期。傅尔丹请与征西将军祁里德将万二千人，以七月出布鲁尔，直抵额尔齐斯河。会策妄阿喇布坦使来乞和，令暂停进取，缮兵防守。上欲於乌兰固木、科布多筑城卫喀尔喀游牧，命傅尔丹相度具奏。五十八年春，傅尔丹疏请筑城鄂勒齐图郭勒，上以鄂勒齐图郭勒距师远，命更於科布多筑城。傅尔丹复疏言：“科布多阻大河，材木难致。请筑城察罕度尔，距鄂勒齐图郭勒千里，中设十一站。”上从之。五十九年，将八千人自布拉罕进次格尔额尔格，准噶尔兵溃，击斩二百馀级，擒宰桑等百馀，尽降其众。又焚乌兰呼济尔敌粮，引还。雍正元年，命兼统祁里德军，分兵驻巴里坤。三年，召还，授内大臣。四年，授黑龙江将军。六年，授吏部尚书，赐双眼孔雀翎。

初，青海罗卜藏丹津败走，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纳之。上屡遣使索献，策妄阿喇布坦亦遣使请和，上罢两路兵，久之议未决。策妄阿喇布坦死，子噶尔丹策零嗣，屡犯边。七年二月，上命廷臣集议，大学士硃轼、左都御史沈近思皆言天时未至，副都统达福亦言不可，惟大学士张廷玉赞用兵，上意乃决，复出师。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发京师八旗兵六千、车骑营兵九千、奉天等处兵八千八百，以巴赛为副将军，顺承郡王锡保掌振武将军印，陈泰、衮泰、石礼哈、岱豪、达福、觉罗海兰为参赞。定寿将前锋，魏麟、闪文绣将车骑营，纳秦将奉天兵，塔尔岱、西弥赖将索伦兵，费雅思哈将宁古塔兵，阿三将右卫兵，素图将宁夏兵，承保、常禄将察哈尔兵，马尔

齐、衮布将土默特兵，丹巴、沙津达赖将喀喇沁、土默特兵，法敏、伊都立、巴泰、西琳、傅德理饷，永国护印。上祭告太庙，幸南苑阅车骑营兵，御太和殿行授钺礼，赐傅尔丹御用朝珠、黄带、紫辔、白金五千，加少保。出驻阿尔泰。八年，噶尔丹策零表请执罗卜藏丹津以献，上命缓进兵。寻召与兵鍾琪同诣京师议军事，遣还军。九年，疏言科布多为进兵孔道，请仍於此筑城，下廷议，如所请。

五月，傅尔丹移军科布多，噶尔丹策零遣所部塔苏尔海丹巴为间，为守卡侍卫所获，诘之，曰：“噶尔丹策零发兵三万，使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分将犯北路。小策零敦多卜已至察罕哈达，大策零敦多卜以事宿留未至。”傅尔丹信其语，计及其未集击之。令选兵万人，循科布多河西以进，素图、岱豪为前锋，定寿等领第一队，马尔萨等领第二队，傅尔丹举大兵继其后，令衮泰护筑城，陈泰屯科布多河东，断奇兰道。六月庚子，师发科布多，定寿等进次扎克赛河，获准噶尔逻卒，言距察罕哈达止三日程，准噶尔兵不过千人，未立营。傅尔丹命乘夜速进，行数日不见敌。戊申，获谍，言准噶尔兵二千屯博克托岭。傅尔丹遣素图、岱豪将三千人往击之。敌出羸兵诱师，而伏二万人谷中。己酉，定寿师次库列图岭，遇敌，斩四百馀级，敌驱驼马逾岭遁。

庚戌，傅尔丹师至，素图、定寿皆会。辛亥，逐敌入谷，伏发，据高阜冲击。傅尔丹督战，杀敌千馀，塔尔岱、马尔齐督兵夺西山，敌据险，师攻之不能克。壬子，傅尔丹令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定寿、素图、觉罗海兰、常禄、西弥赖据山梁东，塔尔岱、马尔齐据其西，承保居中，马尔萨出其东，达福、岱豪当前，舒楞额、沙津达赖等护后。师甫移，敌力攻山梁东西二军，定寿等奋战。大风雨雹，师为敌所围。傅尔丹遣兵援

塔尔岱出，又令承保援定寿，日暮，围未解。癸丑，海兰突围出，定寿、素图、马尔齐皆自杀；西弥赖令索伦兵赴援，兵溃，亦自杀。甲寅，敌环攻大营，傅尔丹督兵御之，杀敌五百馀。科尔沁兵溃，沙津达赖奋战入敌阵，师望见其纛，曰：“土默特兵陷贼矣！”遂大溃。乙卯，永国、海兰、岱豪皆自杀。傅尔丹杂士伍中以出。敌大集，查弼纳、巴赛、达福、马尔萨、舒楞额皆战死。傅尔丹率残兵渡哈尔噶纳河，敌追至，击杀五百馀人。七月壬戌朔，还至科布多，收馀兵仅存二千馀。

方战，科尔沁蒙古兵先败，傅尔丹闻人言，谓先败者土默特兵也。劾沙津达赖，论斩。归化城土默特副都统衮布降敌，戮其孥。傅尔丹疏请罪，上谕曰：“损兵诚有罪，朕因尔等竭蹶力战，特宽恕之。痛惻难忍，不觉泪下！解朕亲束带赐傅尔丹。尔等毋妄动，敌至能坚守，即尔等之功。科布多不能守，可还军察罕度尔。”傅尔丹复疏请罪，上谕曰：“轻信贼言，冒险深入，中贼诡计，是尔之罪。至不肯轻生自杀，力战全归，此尔能辨别轻重。事定，朕自有处置。”寻命以锡保为靖边大将军，傅尔丹掌振武将军印，协办军务。十年七月，准噶尔侵乌逊珠勒，锡保令傅尔丹将三千人御之，败绩。锡保疏劾，罢领侍卫内大臣、振武将军，削公爵。十一年，锡保再疏劾傅尔丹，上察傅尔丹兵寡，原其罪，命留军效力。

十三年，伊都立等侵军饷事发，辞连傅尔丹，命侍郎海望逮诣京师下狱，并追论和通呼尔哈诺尔及乌逊珠勒失机罪，王大臣等依律拟斩。命未下，世宗崩，高宗即位，命改监候。乾隆四年，与岳鍾琪并释出狱。十三年，师讨大金川未下，授内大臣、护军统领，赴军，寻命署川陕总督，与鍾琪治军事。大学士傅恆出为经略，奏傅尔丹衰老，惟熟於管理满洲兵，请专治营垒诸事。十四年，命为参赞。大金川师罢，授黑龙江将军。

十七年，卒，赐祭葬，谥温愍。子兆德，袭爵；哈达哈，自有传。

傅尔丹颀然岳立，面微赭，美须髯。其为大将军，廷玉实荐之。锺琪尝过其帐，见壁上刀槊森然，问：“安用此？”傅尔丹曰：“此吾所素习者，悬以励众。”锺琪出曰：“为大将，不恃谋而恃勇，败矣！”

马尔赛，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三等公图海孙。马尔赛，袭爵。康熙间，迭授护军统领、镶黄旗蒙古都统、领侍卫内大臣，掌銮仪卫事。雍正二年，加赠图海一等公，号曰忠达，仍以马尔赛袭。调镶蓝旗满洲。六年，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八年，命与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议军事事宜。寻以翊赞机务，加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

九年，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讨噶尔丹策零，师败绩。授抚远大将军，调西路副将军觉罗伊礼布为参赞，率师驻图拉。马尔赛师行，闻准噶尔将犯科布多，奏请暂驻第十五台。俄闻准噶尔兵屯科布多近处，又奏请进驻察罕度尔；既又闻准噶尔兵至奎素，复奏请调蒙、汉兵七千人赴推河。上责马尔赛展转不定，命驻第十四台待命。旋命将蒙、汉兵五千人驻翁套。上解傅尔丹靖边大将军印授顺承郡王锡保，谕马尔赛，蒙古诸扎萨克俱遵靖边大将军调遣，不得以抚远大将军印有所徵发。寻改授抚远将军，驻扎克拜达里克。

十年秋，准噶尔大举内犯，掠喀尔喀诸部。喀尔喀亲王策棱与战额尔德尼昭，大破之，余众循鄂尔昆河源走推河。锡保劄马尔赛，令与建勋将军达尔济合军截击，喀尔喀亲王丹津多尔济亦驰报，促马尔赛发兵。马尔赛集诸将议，诺尔琿曰：“我等当速发兵迎截，迟且将不及。”诸将皆和之，独都统李杓以为但当守城，马尔赛以杓言为然。诺尔琿、博尔屯等力请，

傅鼐至跪求，马尔赛持不可。达尔济遣使约会师，马尔赛终不应。士卒登城见敌过，奋欲出击，参赞胡琳、傅鼐不待马尔赛令，将所部以出，马尔赛乃与偕行。至博木喀拉，令钦拜将七百人逐敌，马尔赛引还。准噶尔兵去已远，钦拜等亦无所获而返。胡琳、钦拜、博尔屯、诺尔琿等先后疏报，上命夺马尔赛官爵治罪，锡保等请诛马尔赛及杖，部议当贻误军机律斩。十二月，遣副都统索林赴扎克拜达里克，斩马尔赛。

李杲，汉军镶蓝旗人，李国翰四世孙。降袭三等伯，累擢至广州将军。坐驻防兵闕巡抚官廨，逮京师论斩，上贷之，复授都统，仍令袭爵。至是，责其一言僨事，罪与马尔赛等，夺官爵，论斩。

庆复，字瑞园，佟佳氏，满州镶黄旗人，佟国维第六子。雍正五年，袭一等公，授散秩大臣。迁銮仪使，兼领武备院事。七年，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八年，迁正蓝旗汉军都统。九年，列议政大臣。十一年，授工部尚书，署刑部，调户部。十二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十三年，高宗即位，命代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出北路。乾隆元年，准噶尔乞和，罢兵。庆复请沿边设卡伦，以侍卫或护军一专管，喀尔喀台吉一协理；发土谢图、赛因诺颜、扎萨克图、车臣四部兵合三千人，岁六月集鄂尔坤出巡，九月罢归牧：诏如所请。召还京，署吏部尚书，兼户部，寻真除刑部。二年，授两江总督。劾江西巡抚俞兆岳贪鄙营私，夺官，论如律。疏言苏、常、扬、镇、通、泰诸属例徵麦二万馀石，请改徵米，从之。

移督云、贵。四年，加太子少保。五年，疏言：“云南府属县引南汁等六河溉田，山溪箐涧水发不常，沙石壅遏，堤埂易决。请以时修治。”上嘉之。又言：“滇、黔、粤、蜀四省接壤，瑶、苗杂处，往往争界构讼，积案莫结。如广西镇安属

小镇安土州与云南广南属土目争剥头、者赖二村，臣令详勘，以村入广西境应归广西；而广西又议以小镇安土州归云南，画昭阳关为界。云南、四川於金沙江分界，云南属江驿、七戛、则补、晋毛诸地越在江外，两省驻汛分防，犬牙互制，而四川又欲划江分界。现在民、夷宁帖，应仍旧贯，不必纷更。其或田在彼境，粮在此境，当以粮从田，俾免牵混。”下军机大臣议行。又疏言钱价日昂，请省城增十炉，临安增五炉，发饷银七钱三。下部议行。又分疏请开姚州盐井，南安州属 号嘉、大小猛光、回子门诸地招垦，濬治金沙江。

旋移督两广，疏劾粤海关监督郑伍赛需索侵蚀，拟罪如律。又疏言：“琼州四面环海，中有五指山，黎人所居。请设义学，俾子弟就学应试，别编‘黎’字，州县额取一名。”八年，又疏言：“广西东兰州自雍正初改土为流，置兵二百戍守。水土毒恶，山路崎岖，民病於运粮。请以其半改驻三旺。”均从之。

复移督川、陕。郭罗克土番处青海界上，地寒不能畜牧，屡出为“夹坝”，夹坝，华言盗也。庆复令捕其酋林噶架立诛之，番众顶经誓奉约束。庆复令贫番三百户授地课耕，岁五六月许出猎，限一次，寨限十五人。要隘设汛置兵，松潘镇总兵岁出巡，驻阿坝。番人讼不决，诣总兵剖晰。上中下三部置土千户一、土百户二，种人为盗，责三土目捕治。疏闻，下军机大臣议行。又有瞻对土司在打箭炉边外，处万山中，恃险肆劫，掠及台站兵，有司捕治。上瞻对土目四朗、下瞻对土目班滚匿罪人不出。

十年，庆复偕巡抚纪山、提督李质粹疏请发兵进剿，上命宜妥协周详，毋少疏忽。庆复遂发兵，质粹进驻东俄洛，扼两瞻对总隘；夔州副将马良柱出里塘为南路，松潘总兵宋宗璋出甘孜为北路，建昌总兵袁士弼出沙晋隆为中路，刻期并发，四

朗诣宗璋军降。士弼自扩城顶趋纳尔格，与番人战加社袞卡诸地，屡胜。良柱攻噶吗所，焚其寨三，地雷发，番人死甚众。上下瞻对夹江而居，四朗居江西地，曰撒墩，其从子肯殊居江东地，曰孺耳，班滚亦居江西地，曰如郎。江东木鲁工为要隘。四朗既降，宗璋兵越撒墩驻阿赛，去如郎数十里，良柱亦逼进如郎，质粹发兵往应，班滚力拒。宗璋分兵自然多会士弼，克腊盖，破底殊。良柱亦抚定番寨四十六。班滚请降，庆复不许。疏入，上命毋恃胜轻敌。寻授庆复文华殿大学士，仍留总督。

十一年春，庆复进驻东俄洛，奏言：“前克底殊，班滚母率头人至军前请降，质粹遣令归。臣咨询质粹，令速进兵。”上责质粹失机，庆复又疏劾士弼意主招降，请夺官，仍戴罪效力。寻自东俄洛进驻灵雀，以明正土司汪结及降人骚达邦、俄木丁等为指导，自茹色以皮船渡，破十馀卡，逼如郎，攻泥日寨，围之数日，焚碉。质粹咨庆复，言班滚已焚死，又言焚碉时，火光中望见番酋悬缢。庆复询於众，俄木丁於烟中得鸟枪铜碗，谓班滚物也，遂以班滚焚毙疏闻。上察庆复师逼如郎时，尝奏班滚走沙加邦河，土目姜错太迎入寨，未言至泥日；谕庆复，班滚渠魁断不可漏网，毋留遗孽，毋堕狡计。寻加庆复太子太保。庆复又劾士弼怯懦乖张，夺官，逮下刑部论罪。

十二年，大金川土酋莎罗奔为乱，上授张广泗川陕总督，召庆复入阁治事，命兼管兵部。寻广泗奏言讯土司汪结，言班滚尚匿如郎未死，庆复得班滚子沙加七立，为更名德昌喇嘛，令仍居班滚大碉，冒称经堂。上责庆复欺罔，夺官待罪。钦差大臣尚书班第奏言师克如郎，班滚已逃，仅得空寨。上逮质粹下刑部狱，召宗璋与质。质粹言：“曩报班滚焚毙，实未亲见；后闻藏匿山洞，亦未告庆复追捕。”上命下庆复刑部狱，令军机大臣会讯，按律定拟，坐贻误军机律论斩。十四年九月，赐

自尽。

李质粹，汉军正白旗人。雍正初，自把总擢蓝翎侍卫。尝从年羹尧出师，累擢陕西、固原提督。丁忧，命署四川提督。附和庆复妄言班滚死，庆复死之明年，斩质粹。

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以监生入赘授知府。康熙六十一年，选贵州思州。雍正四年，调云南楚雄。云贵总督鄂尔泰讨乱苗，以广泗佐其事，奏改调黎平。五年，擢贵州按察使。六年，广泗率兵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诸地化导群苗，相机剿抚，超授巡抚。清平属丹江苗最悍，广泗遣兵分道攻克小丹江、大丹江及鸡沟等寨。镇远属上九股诸寨与接壤，亦次第降。下九股、清水江、古州诸苗悉定。疏闻，上命与鄂尔泰详议善后诸事，语详鄂尔泰传。十年，广泗疏言：“清水江及都江为黔、楚、粤三省通流，当设哨船联络声势。古州应贮米，责成同知以下董理。译人分别勤惰予糈，并授土官割付，宣布条约，化导苗民。”下部议行。叙功，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职。

准噶尔扰边，宁远大将军岳钟琪率师出西路。上授广泗副将军，召诣京师授方略。广泗至军，钟琪方自巴尔广尔移军穆垒。广泗将四千人出鄂隆吉，与钟琪会於科舍图，至穆垒。上召钟琪还京师，命广泗护大将军印。广泗疏言：“穆垒地处两山间，筑城其中，形如釜底，非屯兵进取之地。今筑城未竟，臣与副将军常赉两营当要冲，兵止二三百，即钟琪营亦仅数百，遇警何以抵御？准噶尔专用马，我兵必马步兼用，而钟琪立意用车，沙磧殊非所宜。至马步兵弓箭、鸟枪之外，止携木挺，全无刀戟，官兵莫不窃议。穆垒又无牧地，钟琪留马二千馀，悉就牧乌兰乌苏、科舍图两地，敌人窥伺可虞。驻兵数万人，粮运最要。地多丛山大岭，车驼分运，必绕出沙磧。钟琪闻寇至，辄令停运，以此迟缓。钟琪张皇刚愎，号令不明。题奏奉

到谕旨，临时宣传，莫测诚伪。”上夺鍾琪官，命广泗还军巴尔库尔。广泗奏军还巴尔库尔，分兵防洮赉、无克克岭，断敌南走道，防廋集察罕、哈马尔，断敌西来道；巴尔库尔北为镜兒泉、噶顺、乌卜图克勒克诸地，东北为图古里克、特尔库勒诸地，敌自沙磧来，处处可通，皆置兵守。他诸要隘并设卡伦，巡护牧厂，哈密、塔勒纳沁皆增兵为备。寻以查郎阿为大将军，授广泗正红旗汉军都统，留军。十一年，广泗将万余人分驻北山。十二年，调寇至乌尔图河，檄副都统班第达什、降调总兵张元佐及提督樊廷逐捕，越噶顺至鄂隆吉大坂，击破之，斩四百余人，获三十六人。捷闻，命议叙。十三年，准噶尔乞和，师还。授湖广总督。

自鄂尔泰定苗疆，至是九股苗复为乱。尚书张照偕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率兵讨之，久无功。高宗即位，授广泗经略，赴贵州，将军以下听节制。广泗疏劾照阻挠军机，徵集兵数万，元生沿途分布，用以攻剿者不过三千，顾此失彼。芳驻守八弓，仅事招抚。巡抚元展成治赈，条款纷错，官民并困。上为夺照、芳、展成等官，命广泗兼领贵州巡抚；罢元生将军，以提督听广泗驱策。十二月，广泗至凯里，分兵三道进剿：副将长寿出空稗，总兵王无党出台营，广泗督兵出清江地曰鸡摆尾，刻期并进。破上九股卦丁等寨，毁其巢，馀苗走入牛皮大箐。乾隆元年正月，广泗令诸军合围，获其渠包利等，斩万余级，诸苗悉定。授广泗云贵总督，兼领巡抚，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奏定镇远、安顺、大定、平远诸营制，增贵州兵额，都计二千九百有奇。三年，复请濬治清水江、都江，增炉铸钱。皆下部议行。五年，请入觐，会湖广城步横岭等寨红苗纠粤瑶为乱，命广泗往勘。九月，授钦差大臣，楚、粤提镇以下受节制。十一月，乱定。六年正月，至京师，乞归葬，赐其父母祭。贵州

黎平黑苗复纠粤瑶为乱，命广泗还贵州按治，获苗酋石金元等置之法。十年，加太子少保。

十一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为乱，调川陕总督。广泗至军，小金川土司泽旺土舍良尔吉来降。八月，遣总兵宋宗璋、许应虎分道攻勒乌围，副将马良柱攻噶拉依，副将张兴、参将买国良继进。山险碉坚，转战逾二年，师无功。十三年，疏劾良柱自丹噶撤军失砲械，命逮诣京师。上授大学士讷亲经略，出视师，并起岳鍾琪赴军，诏责广泗师老气怯，调度失机宜。广泗奏报攻克戎布寨五十馀碉，谕曰：“此亦小小攻克耳。伫待捷音，以慰西顾。”讷亲初至，督攻碉，师败绩。总兵任举为骁将，战没。乃议令官军筑碉，谓与贼共险。上以为非策，责广泗附和推诿，严谕诘难。讷亲劾广泗分十道进兵，兵力微弱，老师糜饷；鍾琪亦劾广泗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及汉奸王秋，泄军事於敌。上责广泗贻误军机，夺官，逮至京师，上御瀛台亲鞫。广泗极言其枉，命用刑，辨不已。上谕曰：“金川用兵，张广泗、讷亲前后贻误。广泗初至军，妄为大言，既久无成效，则诿过於部将。及讷亲往，乃复观望推诿，见讷亲种种失宜，无一语相告。见其必败，讪笑非议，备极险伎。盖恐此时奏闻，犹或谴责，不若坐视决裂为得计也。朕详悉推勘，如见肺肝。讷亲且在其术中而不觉矣。广泗熟嫻军旅，与讷亲并为练达政事之大臣，乃自逞其私，罔恤国事。今朕明正其罪，以彰国宪。”下军机大臣会刑部议罪，当失误军机律斩。十二月，斩广泗。后十日，谕并诛讷亲。

论曰：为三军择将，岂易言哉？查郎阿临边未遇敌，按杀成斌、勳。世谓与查廩有连为修怨，甚矣其枉也！傅尔丹中敌间，师徒挠败，世宗特宽之；高宗时复起，至与岳鍾琪同视，何其幸欤！若马尔赛之畏缩，庆复之欺诳，讎当其罪。广泗倾

鍾琪，劾照，知讷亲不可撼，乃坐视其败，以伎杀其身，虽有劳不能追。吁，可畏哉！

列传八十五

噶尔弼 法喇 查克丹 钦拜 常赉 哈元生 子尚德
董芳 查弼纳 达福 定寿 素图

噶尔弼，纳喇氏，满洲镶红旗人。父额尔德赫，为敬谨亲王尼堪长史，屡从征伐。顺治十六年，署护军统领。偕安南将军达素等师下厦门，击郑成功。额尔德赫将右翼，获其将周序。命署镇海将军。康熙元年，还京，寻卒。雍正间，以噶尔弼疏乞补谥，谥果毅。

噶尔弼，初授前锋参领，累迁镶红旗护军统领。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策零敦多卜袭据西藏，康熙五十八年，命噶尔弼驰赴四川佐总督年羹尧治军事。噶尔弼谕知策零敦多卜与其副三济不睦，谓其隙可乘，疏请招策零敦多卜降。五十九年二月，上命平逆将军延信自青海入西藏，而授噶尔弼定西将军，偕都统武格将四川、云南兵出拉里。策零敦多卜自将拒延信，而遣其党春丕勒宰桑将二千六百人自章米尔戎拒噶尔弼。噶尔弼取间道至莫珠贡喀，集皮船渡河，直趋西藏，八月，克之。噶尔弼集西藏大小第巴、头目及诸寺喇嘛宣上指安抚，封达赖喇嘛仓库，遣兵守隘，截准噶尔粮道，擒斩策零敦多卜所署置总管喇嘛五。策零敦多卜为延信所破，遁走。西藏平。

捷闻，上谕曰：“噶尔弼等遵朕指行师绝域，各自奋励，抚定唐古特人民，命优叙。”延信留驻西藏，六十年，以病召还，命噶尔弼佩定西将军往代。寻授镶蓝旗蒙古都统。行至泸

定桥，诤病不行。年羹尧以闻，命夺官；逗遛不敢诣京师，论斩。雍正元年，世宗赏其罪，赐都统衔从军。迭署固原提督、布隆吉尔副将军，授镶红旗汉军都统。三年，擢奉天将军。五年，疏言：“奉天金、银、铜、铅诸矿，虽开采有禁，而窃掘尚多。惟杯犀湖产铁，为民间农器所需。辽阳黄波罗峪、开原打金厂，请视锦州大悲岭例，永禁开采。”下部议行。旋卒。

法喇，那木都鲁氏，满洲正白旗人。父敦泰，从达素击郑成功，战死。母喜塔腊氏，守节抚孤。法喇，初授笔帖式。康熙十三年，以护军从讨吴三桂，自广东下云南。三十五年，以署骁骑参领从征噶尔丹，累擢镶白旗蒙古都统、护军统领。

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遣其族兄策零敦多卜攻西藏，四川提督康泰率师次黄胜关，兵譁溃。上命法喇驰赴四川佐年羹尧治军事，并按提督标兵譁溃状。法喇察知泰偏信守备汪文藻克饷，请斩文藻及倡乱兵以徇，上从之，并夺泰官。五十七年，策零敦多卜戕拉藏汗，幽达赖喇嘛，遂据有其地。法喇遣员外郎巴特玛等赴里塘传谕，又令前锋参领伍林葩、化林协副将赵宏基将满、汉兵五百与之偕。疏言：“西藏资茶养生，应令松潘禁茶出口。里塘、巴塘番寨所需，当开具户口，定数买运。”下所司议行。五十八年，命法喇出驻打箭炉，令副将岳鍾琪率师徇里塘，番酋达瓦喇扎木巴、第巴塞卜腾阿珠不从命，缚送法喇军，斩以徇。进次巴塘，第巴喀木布等请降，命法喇进驻巴塘。五十九年，年羹尧请授噶尔弼定西将军，率师入西藏，令法喇还驻打箭炉。

六十年，还京师。寻以护军有自戕者，不以实奏，坐夺官。六十一年，与千叟宴，赐复原衔。雍正十三年，卒。

查克丹，博尔济吉特氏，满洲正黄旗人，奉义公恩格德尔曾孙。自官学生袭三等阿达哈哈番，授头等侍卫。累迁正黄旗

护军统领、镶蓝旗蒙古都统。雍正三年，署甘州将军。准噶尔使至，守备马德仁等供应失时，查克丹疏劾，并陈花马池至甘州驿马疲羸状，命总督年羹尧严察。四年，还京师，授正黄旗满洲都统。五年，命率番代兵出北路。九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出北路讨准噶尔，命查克丹参赞军务，授内大臣。十年，准噶尔将小策零敦多卜入边，掠喀尔喀诸部。查克丹偕额驸策棱等赴奔博图山，敌越察罕度尔入掠杭爱山，师逐之，至额尔德尼昭，大战破敌。查克丹督兵奋击，敌自推河遁走；复追至察罕托辉，斩馘殆尽。以功进二等阿达哈哈番。锡保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仍以查克丹参赞军务。十三年，还京师，调正红旗蒙古都统。乾隆四年，以病再疏乞休，命致仕。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敏恪。

钦拜，瓜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曾祖罗璧，劳萨弟也，偕来归。有功，授一等阿达哈哈番，以兼袭兄子程尼世职，合为一等公。钦拜改袭一等伯，授头等侍卫。累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雍正元年，授兵部侍郎。四年，以引见失仪，上诘责，巧辩，夺官，戍军台。九年，召还，复官。抚远大将军马尔赛出北路讨噶尔丹，命钦拜将右卫兵以从，参赞军务，授内大臣，驻扎克拜达里克。十年，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驻察罕度尔，奏请移钦拜相佐。上谕曰：“马尔赛治事甚不惬朕意，扎克拜达里克军中恃钦拜一人，当仍留北路。”准噶尔将小策零敦多卜等自推河走，钦拜等力请追击，马尔赛听敌过，师乃出。既至博木喀喇，令钦拜将七百人进，不及敌而还。钦拜等疏闻，上诛马尔赛。寻署绥远将军。十一年，复署建勋将军。平郡王福彭代为定边大将军，命军事谘於钦拜。乾隆元年，还京师。出为青州将军。还，在内大臣上行走。十二年，卒，赐祭葬，谥肃敏。

常赉，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镇安将军玛奇子。事世宗雍邸。雍正元年，授工部员外郎，迁郎中。二年，调户部。三年，授广东布政使。四年，擢福建巡抚。广东巡抚杨文乾言福建仓库亏空，上命文乾清理，即移常赉署广东巡抚。疏言：“广东地卑苦，夏秋潦涨，广州、肇庆二府尤甚。请以广州通判管南海、三水堤工，肇庆通判管高要、高明、四会堤工，岁冬督堤长修筑，定保固赏罚。水涨护防，仍以鸭埠、鱼诸税充用。”寻赴福建。六年，调云南。

常赉在广东，盗窃奏摺匣锁钥，令工私制；将军标兵匿盗，徇不治；电白、从化盗发，隐不奏；又与将军石礼哈等讦文乾。上谕曰：“常赉朕藩邸微员，以其谨慎，擢至巡抚。乃盗失摺匣锁钥匿不奏，尚得谓无欺乎？且与石礼哈等党同伐异，其罪不可贷！夺官，赴广东待鞫。”论斩，上推玛奇下云南旧功，特赦之，令从尚书查弼纳往陕西治饷。八年，授刑部侍郎，署宁夏将军。九年，授镇安将军，将肃、甘、凉三州兵五千人自为一队，备声援。寻授西路副将军。

十年，准噶尔侵哈密，常赉与都统良敦、总兵张存孝将满、汉兵三千二百，驻无克克岭御之。旋授内大臣。从大将军岳鍾琪移军穆垒，复从护大将军张广泗移军巴尔库尔。十一年冬，署大将军查郎阿奏方冬雪深，请分兵驻防，广泗将万人驻北山，常赉将九千人驻南山。十三年，命统绿旗兵万人驻巴尔库尔，提督颜清如、尚书马会伯为副。准噶尔乞和，乾隆元年，率兵还京师。五年，以疾致仕，予半俸。十一年，卒，赐祭葬。

哈元生，直隶河间人。康熙间入伍，授把总。累迁建昌路都司。坐失察私木过关，夺官。雍正二年，命引见，发直隶以守备用，补抚标右营守备。贵州威宁总兵石礼哈请以元生从剿仲家苗，有劳，三年，补威宁镇中军游击。乌蒙土知府禄万鍾

侵东川，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助为乱。鄂尔泰檄元生会四川兵讨贼，贼据险拒战，元生冒矢石夺攻克之。鄂尔泰上其功，上奖元生取仲家苗、克乌蒙能效力，命以副将、参将题用，寻授寻霭营参将。

六年，米贴苗妇陆氏为乱，鄂尔泰令元生往剿，破险设伏，捣其巢，获陆氏。率师赴阿驴，破雷波土司，以其助陆氏劫粮也。赉白金四千。迁元江副将。师还，阿驴夷目从，坐事，元生鞭之，其人大譟，围元生。元生率游击卜万年等与战两昼夜，贼败却，元生督兵夺据赤衣台。鹤丽总兵张耀祖赴援，元生出小溜筒江，搜斩余贼，阿驴人空寨遁。拉金、者呢诸寨助为乱，并讨平之。鄂尔泰具以闻，上谕曰：“野夷性反覆，即无鞭责事，亦未必帖然。元生效力多，功过相当。置不议。”

七年，调黎平副将，擢安笼总兵。八年，乌蒙复为乱，鄂尔泰令元生督兵出威宁，破贼数万，射殪其渠黑寡、暮末，连躏贼垒八十里，遂克乌蒙。赐孔雀翎及冠服，赉白金万。九年，擢云南提督。上以元生母逾八十，予封诰。寻调贵州。十年，召诣京师，入对，解御衣以赐，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旋令回籍省亲。

贵州九股苗为乱，命还贵州督剿。遭母丧，赐祭，令在任守制。率兵攻九股苗，获悍苗百馀，俘斩甚众，馀悉请降。十二月，进新辟苗疆图志，命巡抚元展成勘订。十三年，古州苗为乱，扰黄平，元生遣兵击之，总督尹继善奏调湖广、广西兵会剿。上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兵进讨，而以湖广提督董芳为之副。寻遣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元生与之忤。乃议划施秉以上为上游，用云南、贵州兵，隶元生；施秉以下为下游，用湖广、广西兵，隶芳。元生与芳议界，详逮村庄道路，文移辩论，日久师无功。经略张广泗至，劾元生徒事招抚，夺官逮

京师，坐贻误军机论斩。乾隆元年，上命贷其死，赐副将衔，赴西路军营效力。三年，卒，上深惜之，加总兵衔，赐祭葬。

子尚德，初从元生至云南，入伍，授千总。乌蒙既克，賁疏奏捷，上命以游击题补，补云南鹤丽右营游击，迁奇兵营参将。乾隆元年，广泗奏尚德奉檄从征，因父获谴，黾勉自效。擢贵州清江协副将，调定广协。三年，讨平定番州属姑卢寨苗。以父忧归，起湖南辰州副将。迁总兵，历宜昌、凉州、临元、古州诸镇。十三年，讨大金川，命从军。寻为总督张允随劾扰民虐兵，坐夺官。二十二年，赐副将衔，赴西路军营效力。以送羊赴军多毙，夺官责偿，遣回籍。卒。

董芳，陕西咸宁人。初入伍，隶督标。中式武举，补千总。雍正二年，师征青海，从副都统达鼐等追获丹津琿台吉及其孥，并罗卜藏丹津女兄。四年，超授三等侍卫，出为直隶正定镇标游击，累迁云南临元镇总兵。十一年，思茅土酋刁兴国等为乱，芳与提督蔡成贵等率师讨之，擒兴国及助乱土目杨昌禄等，斩三千六百余人，降四万二千六百余人。总督高其倬留芳搜馀党，悉平之。十二年，擢湖广提督。

十三年，贵州九股苗为乱，授云南提督哈元生扬威将军，芳副将军，率师讨之。寻命尚书张照总理抚定苗疆，乱未定，高宗即位，授张广泗为经略，视师。广泗劾芳驻军八弓，依附张照，与元生互讦，师集数月，剿抚初无端绪。夺芳官，逮京师。乾隆元年，王大臣会鞫，拟发边远充军，上命宽之，以副将发云南。遭父忧，服除，署剑川协副将。擢总兵，历楚姚、昭通二镇。遭母忧，十三年，召赴京师，赐孔雀翎。

命从征大金川，即授四川重庆总兵。经略讷亲檄芳助总兵莽阿纳等攻克普瞻左梁及阿利山梁碉卡。又从提督岳鍾琪攻木耳金冈，夺土卡三、水卡一。十四年，大金川事定，芳赴镇，

疏陈考察营汛，修补器械，并以地当黔、楚要冲，密访侏嚙邪教，复发存库米折借济贫兵，上命诸事尽心料理。寻调建昌镇。叙平大金川功，加左都督。十五年，西藏珠尔墨特、那木扎尔谋叛，既诛，其党罗布藏扎什等为乱，总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师入藏，命芳督兵策应。十九年，调松潘镇，擢贵州提督。二十二年，卒。

查弼纳，完颜氏，满洲正黄旗人。祖爱音布，事世祖为户部理事官，考满，授拖沙喇哈番。以其孙观音保袭，恩诏进三等阿达哈哈番。查弼纳，观音保弟也，袭世职，管佐领。康熙四十七年，授吏部郎中，三迁兵部侍郎。六十一年，授江南江西总督。雍正元年，台湾殊一贵馥党温上贵纠江西棚民掠万载、新昌。乱定，大学士白潢、尚书张廷玉并疏议安辑棚民，下查弼纳详议。查弼纳奏：“江西界连福建、湖广、广东诸省，地旷山深，民无力开垦，招流民芝麻种靛。以其棚居，名曰‘棚民’。安业日久，驱令回籍，必且生事。当编保甲，千户以上，驻将吏稽察。编册后，续到流移，不得容隐。其读书向学及有膂力者，得入籍应试。”下部议行。二年，奏言私盐责所在州县严捕，停驻防兵巡缉。又奏言太湖跨数郡为盗藪，请移参将驻洞庭东山，周村、铁桥、鲇鱼口、马迹山、鼇山、东山、凤山、吴溜设汛驻兵。又奏言江南赋重事繁，请改六安、太仓、颍、泗、庐、邳、海、通诸州为直隶州，苏、松、常三府增设元和、震泽、昭文、新阳、宝山、镇洋、奉贤、金山、福泉、南汇、阳湖、金匱、荆溪诸县。

上既遣廉亲王允禩，以贝勒苏努、尚书隆科多等结党乱政，询查弼纳。诏八至，查弼纳不以实奏。四年，召诣京师，上亲诘之，犹坚执不肯言。命夺官，下王大臣会鞫，乃具言苏努与阿灵阿、揆叙、鄂伦岱、阿尔松阿结党，欲戴允禩致大位，及

隆科多交结揆叙、阿灵阿状。王大臣拟查弼纳罪斩，上谕曰：“查弼纳本后进，畏附权势。朕昨言及圣祖，查弼纳痛器不止，尚有良心，可免其罪。”寻授内务府总管、镶红旗汉军都统，擢吏部尚书，协理兵部。五年，以滥保郎中舒伸，降级。旋授兵部尚书。

七年，师征准噶尔，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出北路，宁远大将军岳鍾琪出西路，查弼纳赴肃州督西路军需。八年，召入觐，授副将军，佐傅尔丹出北路。九年六月，噶尔丹策零大举入犯，傅尔丹中敌间，欲及敌未集先发，查弼纳亦颇信之。师进，查弼纳偕傅尔丹督兵继之，至库列图岭，入谷遇敌伏，师败绩。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师大溃。查弼纳与傅尔丹及副将军巴赛收馀兵四千，设营护輜重，且战且行，渡哈尔噶纳河。敌追至，查弼纳跃马舞刀溃围出，与傅尔丹相失，虑以陷帅得罪，曰：“吾罪当死，蒙恩幸得生。颁白之年，岂可复对狱吏？”遂复入阵，死。巴赛亦求傅尔丹不得，趋敌力战死。巴赛，郑亲王济尔哈朗孙也，敌旌其黄带以示师。参赞马尔萨至红石岩遇敌，中枪死。

达福，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鼐拜孙也。康熙五十二年，圣祖追录鼐拜战功，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达福袭职，管佐领。累擢正蓝旗满洲副都统。雍正五年，世宗以鼐拜功多，复一等公，仍以达福袭，授散秩大臣、前锋统领。七年，师将出，上召廷臣议，达福力谏。上问故，达福曰：“噶尔丹策零狡黠，能得诸酋心为捍御。主少则谏易，将强则制专。我数千里转饷，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见其可。”辞益坚，上曰：“今使汝副傅尔丹以行，汝尚敢辞？”达福乃叩首出。师至边，傅尔丹令达福将二千人驻库卜克尔。九年，傅尔丹出师，使达福偕定寿领第一队，及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昼夜力战，杀敌千

馀。敌益大集，军方移，达福殿，敌三万馀环攻之，力战，复杀敌千馀，没於阵。

定寿，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初袭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授三等侍卫。累迁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康熙五十六年，以傅尔丹为振武将军，出阿尔泰讨策妄阿喇布坦，定寿将盛京、吉林兵千人当前锋，屡破贼博罗布尔哈苏、乌鲁木齐。雍正二年，授镶黄旗蒙古都统。策妄阿喇布坦使乞和，定寿率兵还驻巴尔库尔。部议阿尔泰当驻军，授定寿阿尔泰驻防将军。寻改命穆克登，而令定寿以都统衔参赞军务。四年，率兵往扎布罕，召偕穆克登还京师。定寿奏留察罕蒐勒军中自效。七年，大将军傅尔丹自北路出师，命定寿仍以都统衔为军营前锋统领。八年，傅尔丹令定寿以二千人驻伊克斯诺尔，护阿济必济卡伦。九年，傅尔丹将出师，集诸将议，定寿曰：“噶尔丹策零闻我师至，敛兵观变，是有谋也。不可信俘言轻进。”傅尔丹责其懦，侍郎永国、副都统觉罗海兰皆持不可，弗听，师遂行。以定寿领第一队，至扎克赛河，获准噶尔兵二千馀；及至库列图岭，攻不克，将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呼尔哈诺尔，华言大泽也。定寿诘傅尔丹曰：“违众陷师，谁执其咎？”傅尔丹默不语，定寿曰：“言在先，敢辞死乎？”军甫移，敌大至，定寿督兵奋击，所向披靡，乘胜入敌阵，风骤起，雨雹并至，师大败。敌围定寿数重，定寿中鸟枪，犹力战，相持竟夜。敌欲生致之，拔刀自刭，死於阵。副都统西尔赖令索伦兵赴援，兵溃，亦自杀。

素图，富察氏，满洲正黄旗人，费雅斯哈孙，素丹子也。素图初名福列，袭二等阿达哈哈番，改名。授护军参领。康熙五十四年，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素图与都统新泰率乌拉兵屯阿尔泰。五十九年，从征西将军祁里德出布勒罕，深入，斩敌

伏四百馀。次铿尔河，其宰桑色布腾据山拒，素图督兵奋击，大破之，色布腾以二千人降。六十年，移军巴尔库尔，赴吐鲁番督筑城屯田。雍正元年，从副将军阿喇纳驻布隆吉尔。二年，准噶尔犯边，偕总兵孙继宗击之，敌败走，乃城布隆吉尔。复从副都统达鼐逐罗卜藏丹津至花海子，获台吉丹津及其妻子，并招降台吉噶斯等。上以方冬冰冻草枯，师奋勇远征，下诏褒勉。擢宁夏左翼副都统。时素丹为宁夏将军，年已老，上命素图协理将军。寻命率西安满洲兵二千从傅尔丹出北路，授参赞大臣。及库列图岭之战，素图与副都统岱豪杀敌四百馀。移军和通呼尔哈诺尔，素图与定寿及副都统常禄等据山梁之东，敌大至，素图、常禄与归化城副都统马尔齐力御之，没於阵。侍郎永国、副都统觉罗海兰、岱豪帐中自经死。

时诸将惟副都统德禄、承保从傅尔丹得出。伯都讷副都统塔尔岱中枪穿胫，蒙古医蒙以羊皮，三日始苏。上令还伯都讷，塔尔岱言：“原从军剿贼雪耻。若负罪而还，何颜见七十有七之老母？”上深嘉之，并赐塔尔岱及其母各白金千。参赞都统陈泰屯科布多河岸，闻敌至，退驻扎布韩，上命斩之。议恤查弼纳、马尔萨、素图、觉罗海兰，皆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兼拖沙喇哈番；达福、岱豪、西弥赖、常禄、定寿、永国授拜他喇布勒哈番；馀并授拖沙喇哈番。查弼纳、达福、定寿、素图旧有世职，查弼纳合为三等阿达哈哈番，定寿、素图皆合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达福以其孙别袭巴赛，追封简亲王，见郑亲王济尔哈朗传。

论曰：西藏之师，噶尔弼深入奋战，而功独归主将，番代远戍，怏怏不欲行，殆以此欤？查克丹与额尔德尼昭之战，常赉佐巴尔库尔之师，元生、芳屡定乱苗，而元生尤著，卒以牵制坐使迁延。查弼纳易父历已久，晚乃从军，和通脑儿之败，

一军尽覆，而主将独逭重诛，抑又何也？

列传八十六

马会伯 从兄际伯 际伯弟见伯 觐伯 路振扬 韩良辅
弟良卿 子勋 杨天纵 王郡 宋爱

马会伯，陕西宁夏人。康熙三十九年一甲一名武进士，授头等侍卫。四十五年，授直隶昌平参将，累迁云南永北总兵。五十九年，师入西藏，命会伯与总兵赵坤率绿旗兵会都统法喇从征。西藏定，叙功，加左都督。雍正元年，入觐，世宗书榜赉焉，曰“有儒将风”，并赐貂冠、孔雀翎。其从弟觐伯，以山西大同总兵率师驻山丹卫，命会伯代镇，赐白金五百。二年，还镇永北。

三年，擢贵州提督，疏言：“贵州土瘠兵贫，臣捐穀千石，所属四营将备捐千石，贮以济兵。来岁续捐增贮。”上善之。初，广顺属长寨仲苗最悍，总督高其倬奏移兵设汛。是岁，建营房，仲苗出阻。会伯会总兵石礼哈率兵捕治，得其酋阿革、阿纪及川贩为主谋者李奇，悉诛之，余众诣军前听命。会伯复赴宗角、者贡、谷隆关、羊城诸地督建营房，得旨嘉奖。

四年，调甘肃，未至，又调署四川，旋授四川巡抚。五年，疏劾按察使程如丝营私网利，遣侍郎黄炳按鞫得实，论罪如律。会伯疏言：“四川巡抚旧有税规耗银三万九千有奇，令并入正项。富顺盐规一万有奇，令改增引课。仍留丁粮、盐、茶耗规等一万七千有奇，为巡抚养廉及犒赏之用。”报闻。又疏请清察隐粮，争控田地，按名丈量。四川清丈自此起。

调湖北，疏请整饬庶狱，重校刻洗冤录，颁发州县，议如所请。七年，命往肃州督西路军需，并权肃州总兵。上谕之曰：“此任朕屡经斟酌，用满员，恐与岳鍾琪掣肘；用文吏，则能谙军机实心任事者甚少。委托於汝，慎毋负任用！”寻擢兵部尚书，仍督兵需，并领肃州总兵如故。八年，上责会伯贻误，夺职，仍署总兵效力。乾隆元年，卒。

际伯，会伯从兄。初入伍，从勇略将军赵良栋讨吴三桂，复略阳，败敌阳平关。下四川，夺小关山，克建昌，遂定云南。叙功，授千总，累加参将衔。又从振武将军孙思克征噶尔丹，破敌昭莫多。叙功，加副将衔。康熙三十六年，授宁夏镇标前营游击。从总兵殷化行击噶尔丹，至洪敦罗阿济尔罕。累迁四川建昌总兵。遭母丧，巡抚能泰请留任，上命在任守制。四十六年，入觐，调西宁，赐孔雀翎、鞍马。五十年，授四川提督。卒，赠右都督，赐祭葬，谥襄毅。

见伯，际伯弟。康熙三十年武进士。洪敦罗阿济尔罕之役，见伯在行。叙功，授守备。累迁山西太原总兵。上西巡，赐貂褂、蟒袍。母丧，并命在任守制。上复西巡，赐孔雀翎。上命弁兵内通晓文义者得应武乡会试，见伯疏言武经七书主解互异，请敕儒臣选定。下部议驳，上谕曰：“见伯此奏亦是。武经七书文义驳杂，朕曾躬历行间，知用兵之道，七书所言，安可尽用耶？”命再议，乃议武试论二：一以论语、孟子命题，一以孙子、吴子、司马法命题。见伯并请祭孔子，副将以下皆陪祭，上特允之。旋调天津。五十八年，擢陕西固原提督。五十九年，上命贝子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定西藏，以见伯参赞军务，屡破敌。师还，次打箭炉，卒，赐祭葬。

觐伯，见伯弟。康熙四十二年武进士，选三等侍卫，授巡捕南营参将。累迁大同总兵。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觐伯率师

出驻推河。雍正元年，入覲，赐孔雀翎。命移军驻山丹卫。二年，还镇。三年，上谕之曰：“尔前入见，朕命尔受巡抚诺岷教导。近闻尔等俱听年羹尧指挥，此甚非是。嗣后诸事，当商诸署巡抚伊都立。”寻追议在军时因事与将军争竞，夺官，命辖鄂尔坤、图拉屯田。五年，献瑞麦，一茎十五穗。上谕曰：“今岁各省产嘉禾，觐伯复献瑞麦。帝王本不以祥瑞为尚，恐有司借端粉饰，致旱潦不以上闻。雍正五年以后，各省产嘉禾，停其进献。”乾隆元年，卒。

路振扬，陕西长安人。初入伍，拔补把总。累迁汉中副将。康熙五十一年，擢四川松潘总兵。五十六年，策妄阿喇布坦侵西藏，命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往青海御之。至黄胜关柏木桥，兵譁溃，振扬往镇抚。事定，以振扬署提督。疏言：“松潘迤南杂谷土司种繁俗悍，土司良尔吉子班第尔吉，臣密令防隘，颇称勤顺，请袭职，并予赏赉。又加渴瓦寺安抚土司桑郎温恺募众运粮，漳腊营辖旗命上下包坐司土兵习战斗、谙边情，臣令备兵候调，咸知踊跃，亦请予赏赉。”皆如所请。雍正元年，调重庆总兵。

四年，迁陕西固原提督。疏言：“国家设禄以养廉，立法以惩贪。例定以财行赇，及说事过钱人，审实计赃同科。罪未发而自首者免罪，犹徵正赃。窃思官吏营私，彼此容隐，不易败露，或有告发，犹必互相掩饰。臣请开自首之路，凡上司保题属吏，并大计军政卓异，荐举人员，以财行赇，彼此皆应治罪。如受者自首，免追赃及应得之罪。如与者自首，则照原赃倍追给主，亦免应得之罪。或说事过钱人自首，免罪给赏。如是，庶彼此皆存顾虑，未事则畏惧不敢为，既事则争首惟恐后。是或除贪之一法。”奏入，上嘉之，曰：“向闻振扬操守廉洁，今览此奏，非一尘不染者不敢言也。”下部议行，并命优叙。

六年，上念振扬老，召诣京师，授兵部尚书。振扬以病固辞，上疑其恋外任、怀怨望，命停俸，旋改銓仪使。八年，署直隶古北口提督。九年，上以古北口、宣化、大同沿边要地当增兵，独石口西至杀虎口当增兵，并修边墙。敕御史舒喜、天津总兵补熙会振扬详勘。振扬等奏请改设副将以下官，增兵千四百有奇，於各镇营抽拨；边墙倾圯，用木栅鹿角堵塞：从之。乾隆元年，回銓仪使任。旋卒，赐祭葬。

韩良辅，字翼公，陕西甘州人。父成，字君辅，康熙中官重庆总兵。在任十七年，有威惠，民德之。卒，祀名宦祠，葬合州，遂入籍重庆。

良辅，多力有胆气，年十五，即随父杀贼。补县学生员，弃去肄武。康熙二十九年，中式武举第一。三十年，成一甲三名武进士，选二等侍卫。出为陕西延绥游击，迁宜君参将。境多盗，有为之主者，捕得必连坐。又多虎，造虎枪，教士卒刺虎法，杀虎百馀，患遂息。迁神木副将，调直隶大名，又移石匣。五十九年，率古北口兵五百赴西宁军前听调遣。雍正元年，迁天津总兵，赐孔雀翎。

授广西提督。广西多山林，宜藤牌挑刀。良辅令步兵弓箭輭弱者皆改肄牌刀，并增制军械，买马以壮易羸。二年，署广西巡抚。奏言：“广西土旷人稀，多弃地，其故有六：山谿险峻，瑶、僮杂处，田距村远，穀熟虑盗割，一也；民朴愚，但取滨江及山水自然之利，不知陂渠塘堰可资蓄泄，二也；不得高卑宜植粮种，三也；不知耕耨，四也；所出祇米穀，纳赋必用银，且徭随粮起，恐貽后累，五也；良懦垦熟，豪猾势占，六也。宜选大员督率守令，度地居民，立茅舍，贷牛种，兴陂渠塘堰，严冒占之禁，宽催科之期，使民知有利无害，皆奋兴从事，边徼可成乐土。”上命李绂为巡抚，令良辅协同料理。

三年，良辅以天河三甯瑶、僮时出劫掠，檄柳庆副将孙士魁率兵捕治，并晓以利害，上甯莫旺东等、中甯贾贵翁、下甯覃明甲等皆出降。师还，复抚定宜山属那隘、三岔诸寨。

四年，复署巡抚。遭嫡母丧，命在任守制。五年，实授巡抚。疏言：“广西抚、提、镇三标岁需兵粮七万六千石有奇，各属额徵粮数，有无多寡不同。拨运供支，有司既苦繁费，兵士又虞乏食。请酌水道远近，粮额多少，匀给拨运；并多徵折色，以给舟楫不通之地。”下部议行。上命绂以侍郎奉使，与良辅赴贵州安笼，与总督鄂尔泰议分界，事毕，还广西。坐前官提督时奉议土民罗文刚抗阻设汛，未早捕治，夺官。七年，卒。

良辅既以兵略显，子弟多肄武。季弟良卿、长子勋尤知名。

良卿，字省月。康熙五十一年武进士，授侍卫。出为陕西西宁守备，再迁庄浪参将。师讨谢尔苏部土番，从凉州总兵杨尽信击敌棋子山，功多，赐孔雀翎，赉白金千。累迁宁夏中卫副将、广西碣石总兵，移肃州。乾隆五年，擢甘肃提督。卒，赐祭葬，谥勤毅。

勋，字建侯。年十九，中式武举。康熙五十六年，祖成请效力，命在内廷行走。五十九年，师征西藏，勋随良辅赴噶斯应援。雍正元年，授三等侍卫。出为贵州威宁游击，未赴，改镇远。五年，从提督杨天纵击仲苗，迁云南镇雄参将。八年，乌蒙僮为乱，扰镇雄、永善。总督鄂尔泰令分兵三道进攻，令提督张耀祖、总兵哈元生各出一路，而以勋将四百人出镇雄奎乡，进次莫都都，僮数千出拒，力战一昼夜，杀二百余，破寨四。翌日，僮复犯奎乡，勋击之。战三日，杀二千余，尽焚其寨。时元生已克乌蒙，僮屯鲁甸，拒大关以守。耀祖军次东川不进，鄂尔泰复檄勋自镇雄夹攻，循途搜斩，破寨百余。克发

乌关，至黄水河，环攻敌垒，大破之，克大关、小关。镇雄、永善相继下。捷闻，上谕曰：“参将韩勋，领兵四百，破贼数千。以寡敌众，鼓三军之气，丧贼人之胆，较诸路为独先。”命优叙。超擢贵州安笼总兵。

九年，移古州，讨定稿平苗。十三年，疏言：“古州苗寨接壤郡县，请视湖广例，得与内地兵、民联姻。庶彼此感喻，习知礼义，可底善良。”从之。清江诸苗犯王岭汛，勋率兵击之，苗退踞台拱，势犹炽，率副将王涛截击，破乌公、八妹诸寨，进屯朗洞。乾隆元年，从经略张广泗进攻牛皮大箐，自朗洞旋师，途毁二十馀寨。三年，按治定番州姑卢等寨苗。四年，疏言：“古州西北地名滚纵，临容江，接牛皮大箐，实为要隘，当设兵防守。”允其请。六年，粤瑶挟黎平黑洞苗入境焚劫，击走之，擒其首恶石金元等，置之法。擢贵州提督。八年，卒，赠右都督，赐祭葬，谥果壮。

杨天纵，字景圣，陕西渭南人。年十七，父母相继没，遂入伍。尝从勇略将军赵良栋下云南，冒矢石，负重创。补四川提标把总，迁瓘边营千总。康熙三十九年，打箭炉西藏营官喋吧昌侧集烈为乱，天纵从提督唐希顺讨之，易服入敌中数往返，希顺用其言为攻取计。四十年，攻二道水、磨冈、磨西面诸地，争先摧敌，克打箭炉。叙功，加游击衔，授浙江处州都司。三迁署山东沂州副将。

五十七年，授贵州定广副将，入觐，上命加总兵衔，留沂州任。山东盐梟势张甚，天纵按行各汛，行至费县，闻有声自远至，势且数百人。正夕，天纵令从骑伏路旁，俟其近，骤出击之，皆惊溃。逐之，及於柱子村，擒其渠，俘数百。又击之於蒙阴、於泰安，馀众悉解散。五十九年，调广东雷州副将，山东巡抚李树德以沂州险要，请仍留任，许之，加都督僉事。

雍正元年，迁云南临元总兵。鲁魁保夷方景明等恃众据险，恆出掠。天纵偕布政使李卫率兵捕治，悉歼焉。四年，授贵州提督。五年，疏言：“各省考察军政，所劾多千总、把总，至一二十员不等。千把总虽微员，有防汛、护饷、解逃、捕盗之责，如有偷惰，应不时斥革，何待此时？盖缘提镇以是塞责，且有所劾即有所擢，祇图可得镅铢。上负君恩，下屈末弁。请敕提镇，嗣后千把总有劣员，即时斥革。”上韪之，谕兵部著为令。

总督鄂尔泰讨平长寨仲苗，环其地东西南皆生苗，獷悍不受约束，内地仲苗以为逋逃藪。天纵从鄂尔泰招抚，遣参将刘成谟率熟苗头人推诚劝谕，生苗有求见，令薙发，予以衣冠酒食，使转相化导。受抚者百四十八寨、五千六百馀口。叙功，予拖沙喇哈番世职。

巡抚张广泗清理苗疆，丹江苗纠众抗拒，天纵遣兵助剿，疏言：“旧存大砲过重，馀砲力不及远。臣以己意制砲，大者曰靖蛮大砲，能及数里；小者曰过山鸟，攻远便捷。选兵送广泗行营听用，并调安笼、安南、大定、黔西、长寨诸营兵携砲赴凯里一路，分布进攻。”上嘉天纵料理合宜。七年，疏劾前署巡抚祖秉圭“不谙事机，广泗未至日，在教场阅操，言将尽剿诸苗，以致顽苗抗拒，劳师动众。臣不敢隐讳”。上谕曰：“生苗必经此惩创，方可久安。朕以祖秉圭不胜任，已予罢退。此类情事，焉能逃朕鉴察耶？”九年，以老致仕，加太子太保。十年，请改籍四川成都。旋卒，赐祭葬，谥襄壮。

王郡，陕西乾州人。康熙三十年，陕西饥，就食福建，以李姓入伍，补台湾镇标把总，迁延平城守千总。六十年，台湾民硃一贵为乱，总督满保檄郡赴援。自厦门渡海，一昼夜至淡水，佐守备陈策固守，与策安集民、番。师至诸罗，往会，从

克台湾。二岁中四迁。雍正元年，擢浙江严州副将，奏复姓。寻又迁江西南赣总兵。六年，调台湾。九年，上以郡在台湾，三年任满，例当调内地，命总督刘世明选代郡者。世明举海坛总兵吕瑞麟，令赴台湾就郡谕度兵民风土，乃调郡潮州。

十年，擢福建提督。台湾北部社番为乱，瑞麟与台湾道刘象恺往剿，郡赴台湾镇抚。南路乱渠吴福生等窃发，郡率兵於虎头山、赤山、碑头诸地逐捕，擒福生，馀党悉平，加都督同知。寻北路大甲西、沙轆、牛骂诸社番杀掠兵民，郡自鹿仔港侦知阿束一社有北仑、西仑、东仑、恶马诸地，为乱番所聚，令游击邱有章、李科等攻西仑，参将李廕樾、游击林黄彩等攻东仑、恶马，而游击黄贵，守备蔡彬、蔡榮等攻北仑。乱番设伏拒我师，督兵奋击，悉讨平之，加左都督。

十一年，调水师提督。十二年，疏言：“厦门环海，地少人多，需米不贍。加以营兵赴杂，难免匱乏。水师提督公廨旧有官房，鱼池赁於民，岁得息五千馀。请买穀贷於兵，俟穀熟买补，数年内可得数万石。孤岛兵民，庶无虞艰食。”上谕曰：“郡将应得租息筹济兵食，甚可嘉也。”命议叙。寻入覲，途次遘疾，遣太医诊视，赐药饵。二子：守乾、守坤随侍，召入见，赐守乾守备衔，守坤户部主事。乾隆元年，复入覲，赐鞍马、弓矢。时部议许民间得制鸟枪防盗，郡言：“台湾远在海表，番、汉杂处。禁例一开，恐火器充斥。小则侵界扰番，大则偶遇水旱，群不逞藉以为乱。台湾民居多平衍，山箐中皆生番，各险要皆置兵戍守。民间不需鸟枪，恳仍旧例禁止。”从之。十一年，请老，加太子少保，食全俸。二十一年，卒於家，赐祭葬，谥勤惠。守乾官至南昌总兵。

宋爱，字体仁，陕西靖远人。父可进，雍正初，以京营参将从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讨罗卜藏丹津。敌攻镇海堡，遣赴援，

击杀六百余人，敌败走。敌又攻西宁南川口，围申中堡，复遣赴援，堡兵出夹击，敌败走，擢副将。从提督岳鍾琪攻郭隆寺，毁寨七，焚其屋宇七十馀所。旋与鍾琪分道深入，定青海。擢凉州总兵，授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复从鍾琪攻谢尔苏土番，战桌子山，围之七昼夜，一日数接战。可进受重创，奋进破其巢，遂讨平之，擢甘州提督。

爱，雍正元年武进士，授三等侍卫。二年，命省可进军中。桌子山之战，爱从可进奋战有功。河南河北镇总兵纪成斌请以爱授河南开封都司，上疑成斌受夔尧指，允其请，即令爱传谕诘成斌。成斌奏：“开封都司，省会重地，去年剿桌子山，亲见爱奋不顾身，极有胆气。且代可进料理营务，颇有才幹。知其能胜任，故冒昧陈请。臣实未受何人嘱托，即可进亦不过同在军中相识，素无交情。”上谕之曰：“朕原不过揣度之辞。近年夔尧握兵柄，若尔等蔑国恩，重私谊，甚非朕保全功臣之意。今既无别故，意在为地得人，朕甚嘉赏。”再迁浙江绍兴副将，命署总兵，历南阳、永州、天津、定海诸镇。

乾隆六年，擢襄阳总兵。七年，调安笼。十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言：“古州系新辟苗疆，诸镇中惟爱详慎周密，年力正壮，请以调补。”上从之。丁母忧，命暂署，服阕后真除。十八年，擢贵州提督。前提督丁士杰奏言古州苗因公役使不从，恐激成骄抗，谕将吏弹压。爱奏：“古州苗於应备夫役，一呼即至，初未见迟延。所属新疆苗民，亦不至骄抗。苗性难驯，惟在有司善於约束。平时不烦苛，有事不姑息。务使怀德，兼知畏法。”上褒勉之。十九年，总督硕色劾爱马政废弛，又为故镇远总兵吴三杰纠资治丧。会爱卒，寝其奏。

论曰：雍正间文武多通用，高其位以提督迳授大学士为最著。会伯、振扬皆长兵部，然会伯未上官，振扬不久改右班，

其绩仍在专阃。良辅为疆吏，卓卓有建白，家世出将，与会伯略同。天纵、郡、爱等弭乱绥氓，因事有功。年羹尧部将如宋可进、黄喜林、武正安、周

瑛、王嵩、马忠孝，岳鍾琪部将如纪成斌、曹勳、张元佐，皆相从转战，惟可进以有子爱，名字犹可见，他皆不具始末。成斌、勳且以微罪死，是亦重可哀已！

列传八十七

沈起元 何师俭 唐继祖 马维翰 余甸 王叶滋 刘而位

沈起元，字子大，江南太仓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改吏部主事。擢员外郎，以知府发福建用。总督高其倬令权福州，调兴化。时世宗闻福建仓穀亏空，遣广东巡抚杨文乾等往按，被劾者半，受代者争为烦苛，起元独持平。莆田民因讼互斗，其倬恐酿乱，令捕治。起元责两人而释其餘，报曰：“罪在主者，餘不足问也。”寻摄海关，裁陋规万餘金。巡抚常安有奴在关，以索费困商舶。起元闻，立督收税如额，令商舶行，白常安斥奴。自是人皆奉法。其倬奏开南洋，报可。已，复令商出洋者，必戚里具状，限期返，逾者连坐。起元曰：“人之生死，货之利钝，皆无常，戚里岂能预料？且始不听出洋则已，今听之，商造船集货费不貲，奈何忽挠以结状？若令商自具状，过三年不归，勿听回籍，不犹愈乎？”其倬从之。

调台湾。台湾田一甲准十一亩有奇，赋三则：上则一甲穀八石，中则六石，下则四石，视内地数倍。然多隐占，民不甚困。时方清丈，占者不得匿。其倬欲使台湾赋悉视内地下则，恐不及额致部诘。起元令著籍者仍旧额，丈出者视内地下则。俟隐占既清，更减旧额重者均於新额，赋不亏而民无累。起元在福州，以辨冤狱忤按察使潘体丰，体丰中以他事，镌四级，遂告归。

高宗即位，起江西驿盐道副使。乾隆二年，擢河南按察使。

会久雨，被灾者四十馀县，饥民四走，或议禁之。起元谓：“民饥且死，奈何止其他徙？”令安置未被水诸县，给以粮，遂无出河南境者。巡抚雅尔图檄府县修书院，以起元总其事，乃教群士省身克己之学。立章善坊，书孝子、悌弟、义夫、贞妇名，采访事实，为章善录版行，一时风动。

七年，迁直隶布政使。大旱议赈，总督高斌欲十一月始行，起元力请先普赈一月，俟户口查竣，再分别加赈。有倡言赈户不赈口者，起元曰：“一户数口，止赈一二，是且杀七八人矣！”檄各属似此者罪之。户部尚书海望奏清理直隶旗地，有司违限，旨饬责。斌将劾数州县应命，起元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县方赈灾，何暇及此？独劾起元可也！”乃止。九年，内转光禄寺卿。十三年，移疾归。

起元自少敦厉廉耻，晚岁杜门诵先儒书。临没，言：“平生学无真得。年来静中自检，仰不愧，俯不忤，或庶几焉！”

何师俭，字桐叔，浙江山阴人。以纳赀，於康熙六十年选授兵部员外郎。奉职勤恳，常数月不出署。雍正元年，迁广西右江道僉事，部请留任一年，世宗命以升衔留任，赐人蓑、貂皮。师俭以执法卻重贿，忤要人，因诬以避瘴故留部。侍郎李绂昌言曰：“今部曹不名一钱，才者尤劳瘁，苟得郡，争趋之，况监司耶？”期满，复请留，加按察司副使衔。司疏奏皆出其手，他司事难治者亦时委之。

三年，出为江南驿盐道副使，上召对，勉以操守，复赐人蓑、貂皮，许上疏言事。四年，调广东粮驿道副使。岁大祲，师俭以存留米五万石给饷，饬所属缓徵。或疑专擅获咎，师俭曰：“请而后行，民已苦萑楚矣！”总督孔毓珣与巡抚杨文乾不相能，以师俭署盐法道，欲引以为助。文乾疑为毓珣党，令买铜，将以赔累困之。明年，文乾入覲，上示以毓珣弹事，亦

及师俭，乃知师俭非阿毓珣者。令署按察使，毓珣又疑师俭暱文乾。及文乾卒，劾师俭违禁开矿，侵蚀铜价。逾年，署巡抚傅泰会鞠，事始白。上知其无罪，命往陕西佐治军需。

师俭在兵部，谙悉诸边形势扼塞、战守机宜、刍饷缓急。至凉州，每集议，指画如素习，总督查郎阿深重之。署凉庄道参政。师过凉州，檄至肃州支饷。两路遥远，师俭即以凉州所蓄给之，师行无乏。一日羽书数过，师俭策必调取生兵，峙饷以待。已而果然。肃州师将行，飞檄令截取公私骡马，官民皇皇。师俭曰：“在道官商皆赴肃者，若官顿於途，货弃於地，非军前所宜。进剿未有定期，何如听其至肃，释所载而后供役？军前得人与货，亦省刍茭解送之烦，是获两利也。檄虽严，吾自当之。”於是官商皆安，军事亦无误。

寻调补西安盐驿道副使。关中旱，诏以湖广米十万石自商州龙驹寨运陕西。师俭董其役，未半，大雨谿涨，骡马少，不足供转输。商於山中无顿积所，水次隘，运艘不齐。师俭以秋穀将登，请止运，民亦不饥。军中马缺，檄取驿马。师俭谓：“置邮传命，如人身血脉，不能一日废。”拒不可，事竟寢。

擢按察使，数平疑狱。吏有故入人罪者，必按如法，虽贵势贤亲不徇纵。十三年，以目疾乞休。高宗即位，赦诏至，时目已失明，令吏诵案牍，谛听，得邀赦典者，立出之而后上陈。留两月，毕其事始归。后卒於家，陕西祀名宦。

唐继祖，字序皇，江南江都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选庶吉士。雍正元年，散馆，授编修，转礼部员外郎。五年，考选浙江道御史。七年，授工科给事中。命察八旗亏帑，律侵挪皆不赦，犯者贫，羈狱二三十年不结。继祖为核减开除，奏请豁免，积牍一清。命巡西城，回民聚居，顽獷不法，严治之，有犯必惩，悉敛戢。建仓东便门外，多发冢墓，毁祠宇，继祖陈其不

便，改地营建，冢墓祠宇并修复。南漕愆期，命赴淮安巡视。继祖驰至，不更张成法，惟选幹吏催督，惩其疲惰。两阅月，粮艘悉抵通州。条上漕务利病，下部议行。

七年，命往湖南谳狱，并巡察湖南、湖北两省，裹粮出，有餽觴酒豆肉，皆却之，令行禁止。与巡抚赵申乔同按永顺苗变狱，群情帖服，苗疆以安。湖南捕役多通盗，奏请捕役为盗，加重治罪，报可，入新例。八年，擢通政司参议。九年，擢鸿胪寺卿。寻命以本衔署河南按察使，旋授湖北按察使。继祖在两湖久，熟知吏民情伪。楚俗刁健，黠吏与奸豪通，伺官喜怒，讼益难治。继祖闭诸胥於一室，不令与外通，讼风衰减。雪监利女子冤狱，按鍾祥民变，皆为时所称。世宗驭吏严，内外大僚凛凛，救过不暇。继祖一意展舒，所陈奏无不允。上欲大用之，出巡察，赐以摺匣，许奏事，曰：“朕於督抚贤者始赐摺匣，汝宜好为之！”调江西，未之任，以疾乞归。病愈将出，遽卒。

马维翰，字墨麟，浙江海盐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元年，授吏部主事。甫视事，杖奸胥，铨政清肃。转员外郎，考选陕西道御史，迁工科给事中，监督仓场，所至有声。六年，命赴四川清丈田亩，时同奉使者四。维翰分赴建昌道属，具有条理，粮浮於田者必请减，逾年事竣。御史吴涛在川东丈田不实，以维翰助之。至则发其弊，遂以维翰代任。巡抚宪德荐可大用。八年，留补建昌道副使，疏陈二事：四川俗好讼，州县断狱苟简，案牍不具，奸民辄翻控，淆乱是非，请设幕职以襄治理；又民鲜土著，多结草屋，轻於迁徙，焚劫辄致灾，请发官款造砖壁，劝民多建瓦屋。上斥其非政要，以其疏示宪德，谓：“汝荐可大用者乃若此！”然维翰勇於任事，相度要害，改黎州千户所设清溪县。乌蒙苗乱，出师会剿，维翰治军需，

供糗粮刳茭，凿雪通道，与厮卒同甘苦。论剿抚悉中机宜，事乃定。凉山地震数百里，勘灾散赈，民感之。矿厂扰蛮，起为乱，方进剿。维翰力陈营兵不戢及各厂病蛮状，请罢厂撤兵，抚各番，止诛其魁。

在川七年，不阿上官。旋被构，维翰揭部请解职赴质。时亲王总部事，特威重，猝使免冠。维翰以手按冠抗声曰：“奉旨不免冠！”譙问故，则又抗声曰：“旨解职，非革职也！”部乃疏请夺官。事旋白。乾隆二年，起授江南常镇道参议。丁父忧，归，卒於家。

余甸，字田生，福建福清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居乡励名节，巡抚张伯行重之，延主鳌峰书院。授四川江津知县，民投牒者，片言立决遣，讼为之简。日与诸生诵说文艺，疏解性理。所徵赋即储库，不入私室。时青海用兵，巡抚年羹尧督饷，多额外急徵，檄再三至，甸不应。乃使仆持檄告谕，自朝至晡，甸不出，使者譙。甸坐堂皇，命反接，将杖之，丞簿力为请，久之乃释其缚。越日，使者索檄，甸曰：“汝还报，我闭门待劾，檄已达京师矣。”羹尧亦置之。行取吏部主事，时尚书张鹏翮、侍郎汤右曾皆以幹济名，甸遇当争辩者，侃侃无所挠。主选三年，权要富人请托多格不行。将告归，条文书已驳议未奏者十馀事，曰：“此皆作奸巧法易为所蒙，必上闻，吾乃去。”父忧免丧，犹庐墓。

以河道总督陈鹏年疏荐，擢山东兗宁道。釐工剔弊，一祛积习，甚得士民心。鹏年卒，齐苏勒为河督，以工事劾甸，行河至济宁，士民群聚乞还甸。齐苏勒疏陈，召入见。雍正二年四月，授山东按察使。携二仆，买驴之官，务崇礼教，轻刑罚，政化大行。十一月，召诣京师。三年，擢顺天府丞。

甸历官尽革陋规，为按察使，愍囚不能自衣食，取盐商岁

馈三之一以资给之。兼完圉圉，修学宫、书院，委有司出入注籍。既去官，上命内阁学士缪沅清察山东盐政诸弊，举是劾甸，夺官，归。甸用唐人诗语为人书楹帖，其人有怨家，讦於有司，以为怨望。有司以甸所书也，并下甸於狱。事白，遽卒。

王叶滋，字槐青，江南华亭人。弱冠，补诸生。浙江巡抚硃轼辟佐幕，器其才。雍正元年，重开明史馆，轼荐之，引见称旨，命入馆纂修。举顺天乡试。福敏督湖广，世宗命叶滋往赞其幕。五年，应礼部试，甫毕，上召见，问湖广吏治、民生利弊，奏对甚悉，趣驰传还湖广。榜发中式，未与殿试，赐二甲进士，即授常德知府。常德例，知府至，行户更新照，规费四千金，叶滋革其例。境数被水灾，请帑增筑花猫新陂堤堰，豁被水荒田额粮，民德之。辰州关木税为利藪，时议移关常德，叶滋恐累民，拒之，请仍旧制。行法不避豪贵，兴学造士，荐举优行诸生陈悌为武平知县，贵金马为上蔡知县，刘樵为清平知县，并为良吏。

署岳州、辰州二府，摄岳常道副使。久之，授辰沅靖道副使。时苗疆初辟，清林箐，增汛墩，规模肃然。所属绥宁、城步与黔疆犬牙错。尝率数骑，持酒肉盐菸，循行苗砦。群苗迎拜，谓“上官亲我”。召诸头人集校场，赐花红银牌，宣上德意，劝以礼义。因偕总兵阅兵耀军容，群苗帖服。署按察使，调粮储道，旧有漕费，悉归公用。值贵州苗乱，师进剿，叶滋驻辰州治军需，剋期办。绥宁苗蠢动，为贵州苗应。叶滋条上剿抚事，悉中窾要。大吏令驻绥宁指挥，积劳疾作，卒於山中。

叶滋初以文学受知，及官於外，所至有声绩。卒时年仅五十五，世咸惜之。

刘而位，字尔爵，山西汾阳人。康熙五十二年举人，授河南安阳知县。有兄弟争产构讼十馀年者，为据理剖解，至泪下，

皆叩头求罢，案牍遂稀。雍正中，迁福建泉州知府，再迁兴泉道参议。盐政窳敝，商居奇索高直，民苦淡食，不获已，增价以市。既而盐不足，民恶其垄断，聚而殴之。海舶私梟动逾千百，往捕则持械拒，大狱迭兴，罗织牵连，数岁不息。而位创议裁引革商，岁额课税归灶完纳，如农完赋，任人转运，听其所之，则诸弊可革而国赋不乏。巡抚赵国麟心韪之，格於例不行。未几，引疾归。乾隆三年，起官四川盐茶道副使。蜀盐产於井，课由井纳，民便之。雍正中有请设引招商增课者，四川盐政自此坏。商无馀赀，运不足额，民持钱不得盐，而井盐滞积不售，因以致诇。而位欲事釐剔，大吏畏难不可，力争，愈嫉之。改松茂道，调永宁道参议。居常郁郁，不得行其志，惟与诸生讲学。寻卒於官。

而位生平服膺王守仁，曰：“尊所闻，行所知，须不流於弊。尊阳明而不知其流弊，非善学阳明；尊硃子而不知其流弊，亦非善学硃子。”盖谓王氏高明，弊在躐等；硃子格物，弊恐拘而不化。著省克引、刘氏家训，为学者所称。

论曰：起元深於经术，当朝政尚严，能持以平恕。师俭以勤敏，继祖以明肃，并见重於时。维翰有幹局，甸尤能泽以儒效。叶滋抚循苗疆，未竟其用。而位议变盐法，亦不得申其志，而但以学术名。国家重视监司，所以扩循良之绩，储封疆之选，若诸人者，可谓无忝矣。

列传八十八

讷亲 傅恆 子福灵安 福隆安 福隆安 子丰绅济伦
福长安

讷亲，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额亦都曾孙。父尹德，附见其父遏必隆传，讷亲其次子。雍正五年，袭公爵，授散秩大臣。十年，授銮仪使。十一年十二月，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十三年，世宗疾大渐，讷亲预顾命。高宗即位，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号“总理王大臣”。授讷亲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十二月，敕奖讷亲勤慎，因推孝昭仁皇后外家恩，进一等公。乾隆元年，迁镶黄旗满洲都统。二年，迁兵部尚书。十一月，庄亲王等请罢总理事务，讷亲授军机大臣。叙劳，加拖沙喇哈番世职。三年二月，领户部三库。九月，命协办户部。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硃藻诈欺贪虐，命讷亲与尚书孙嘉淦勘谳，藻坐流。讷亲因与嘉淦条上永定河南北岸建筑闸坝诸事。十二月，迁吏部尚书。四年五月，加太子太保。

讷亲贵戚勋旧，少侍禁近，受世宗知，以为可大用。迨高宗，恩眷尤厚。讷亲勤敏当上意，尤以廉介自敕，人不敢干以私。其居第巨塼缚扉侧，绝无车马迹。然以早贵，意气骄溢，治事务刻深。左都御史刘统勋疏论讷亲领事过多，任事过锐。上谕曰：“讷亲为尚书，模棱推诿，固所不可，但治事未当，亦所不免，朕时时戒毋自满。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语详统勋传。

九年正月，命讷亲阅河南、江南、山东诸省营伍，并勘海塘、河工。时直隶天津、河间二府方以灾治赈，令顺道先往察覈。疏请展赈一月，从之。讷亲使事既竣，分疏上陈，其勘诸省营伍，言：“遍阅三省督抚、河漕、提镇为标者十七，优绌互见。惟河南南阳、江南苏松水师二镇最劣。请下部覈赏罚。”其勘江、浙海塘，言：“旧日浙江潮自蜀山中小亶出入，近海宁为北大亶，近萧山为南大亶，涨沙宽阔，为杭州、绍兴二府保障。迨中小亶渐湮，潮趋蜀山北，震荡为患。若濬中小亶故道，减大亶潮力，上下塘工悉可安堵；即中小亶未可遽复，则当择险要多为坦坡，木石戢坝，俾撒水积淤资以御潮。至诸处柴塘，停沙阻水，无烦议改石工。入江南境，地平而潮缓，华亭旧塘坚緻，宝山新塘尺度参差，工作又不中程。金山、奉贤、南汇、上海皆土塘，距海稍远，所司守护如法，当无他虞。”其勘洪泽湖，请濬盐河俾通江，疏串场河俾达海，并停天然二坝、高堰下游二堤。其勘南旺湖，请以湖中涸地贷贫民耕稼。别疏言：“各直省政事，督抚下司道，司道下州县，州县官惟以簿书钱穀为事，户口贫富、土地肥瘠、物产丰啬、民情向背、风俗美恶、以及山川原隰、桥梁道路，皆漫置不省。官但有条教，民惟责纳赋，浮文常多，实意殊少。请敕各直省督抚，令州县官遍历境内，何事当兴举，何事当整饬，行之有无治效，以实报长官，长官即是为殿最，以实达朝廷。似亦崇实效、去虚文、饬吏治、厚民生之一端也。”皆下部议行。

十年三月，协办大学士。五月，授保和殿大学士，仍兼吏部尚书。十二年四月，命如山西会巡抚爱必达谏万全民张世禄、安邑民张远等挟众抗官状，论如律。爱必达及总兵罗俊、蒲州知府硃发等皆坐谴黜。十三年正月，命如浙江会大学士高斌覆勘巡抚常安贪婪状，未至，高斌鞫得常安实受赇，讷亲与共奏，

论如律。三月，复命如山东会巡抚阿里衮治赈。

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攻革布什咱土司犯边，上命川陕总督张广泗讨之。大金川地绝险，阻山为石垒，名曰碉，师进攻弗克。四月，召讷亲还京师，授经略大臣，率禁旅出视师。六月，讷亲至军，下令期三日克噶拉依，噶拉依者，莎罗奔结寨地也。师循色尔力石梁而下，攻碉未即克，署总兵任举勇敢善战，为诸军先，没於阵。讷亲为气夺，乃议督诸军筑碉，与敌共险，为持久。疏入，上重失任举，又以筑碉非计，手诏戒讷亲，因时度势，以为进止。讷亲与广泗合疏言：“天时地利皆贼得其长，我兵无机可乘。冬春间当减兵驻守，明岁加调精锐三万，於四月进剿，足以成功，至迟亦不逾秋令。”讷亲又别疏言：“来岁增兵，计需费数百万。若俟二三年后有机可乘，亦未可定。”疏入，上谕曰：“卿等身在戎行，目击情状，不能确有成算，游移两可。朕於数千里外，何从遥度？我师至四万，彼止三千馀，何以彼应我则有馀，我攻彼则不足？卿等当审定应攻应罢，毋为两歧语。”上知讷亲不足办敌，谕军机大臣议召讷亲还；又念大金川非大敌，重臣视师，无功而还，伤国体，为四夷姗笑。密以谕讷亲，冀激奋克敌。居数月，师虽有小胜，卒未得尺寸地。讷亲惟请还京面对，乃召讷亲及广泗诣京师，以岳鍾琪摄经略，傅尔丹摄川陕总督，复遣尚书班第同治军事。寻夺讷亲官，令自具鞍马，从讨噶尔丹赎罪，逮广泗。

九月，命大学士傅恆代为经略，别遣侍卫富成逮讷亲，责置对，并令富成录讷亲举止言语以闻。上前后手诏罪讷亲恆数千百言，略谓：“讷亲受命总戎，乖张畏缩。疏言军夜攻碉，自帐中望见火光，知未尝临敌。又言督军攻阿利山，既回营，我军数十人各鸟兽散。知偶临敌，又先士卒退。富成疏讷亲语‘金川事大难，不可轻举，此言不敢入奏’。讷亲受恩久，何

事不可言？如固不能克，当实陈请罢兵。乃事败欲以不可轻举归过朝廷，狡诈出意外。又值续调兵过，辄言‘此皆我罪，令如许满洲兵受苦’。满洲兵闻调，鼓舞振跃，志切同仇。讷亲以为受苦，实嫉他人成功，摇众心，不顾国事。孤恩藐法，罪不可逭。”

十月，谕“讷亲先世以军功封二等公，为孝昭仁皇后戚属，供职勤慎，进一等公。获罪，应仍以二等公俾其兄策楞袭爵”。讷亲恃上恩，尚冀入见上自解，上复迭降手诏，谓：“军旅事重，平日治事详慎，操守洁清，举不足言。”又谓：“讷亲小心谨密，而方寸一坏，天夺其魄，虽欲幸免而不能。”十二月，广泗既诛，上封遏必隆遗刀授侍卫鄂实，监讷亲还军，诛以警众。十四年正月，上命傅恆班师，复谕鄂实即途中行法。是月戊寅，鄂实监讷亲行至班拦山，闻后命，遂诛讷亲。

傅恆，字春和，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孝贤纯皇后弟也。父李荣保，附见其父米思翰传。傅恆自侍卫洊擢户部侍郎。乾隆十年六月，命在军机处行走。十二年，擢户部尚书。十三年三月，孝贤纯皇后从上南巡，还至德州崩，傅恆扈行，典丧仪。四月，敕奖其勤恪，加太子太保。时讷亲视师金川，解尚书阿克敦协办大学士以授傅恆，并兼领吏部。讷亲既无功，九月，命傅恆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寻授保和殿大学士，发京师及诸行省满、汉兵三万五千，以部库及诸行省银四百万供军储，又出内帑十万备犒赏。十一月，师行，上诣堂子告祭，遣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傅恆既行，上日降手诏褒勉。傅恆互道陕西，言驿政不修误军兴，上命协办大学士尚书尹继善摄陕西总督，主馈运。入四川境，马不给，上又命尹继善往来川、陕督察。旋以傅恆师行甚速，纪律严明，命议叙，部议加太子太傅，特命加太保。固辞，不允，发京师及山西、湖北马七千

佐军。傅恆发成都，经天赦山，雪后道险，步行七十里至驿。上闻，赐双眼孔雀翎，复固辞。

初，小金川土舍良尔吉间其兄泽旺於莎罗奔，夺其印，即烝於嫂阿扣。莎罗奔之犯边也，良尔吉实从之，后诈降为贼谍。张广泗入奸民王秋言，使领蛮兵，我师举动，贼辄知之。傅恆途中疏请诛良尔吉等，将至军，使副将马良柱招良尔吉来迎，至邦噶山，正其罪，并阿扣、王秋悉诛之。事闻，上褒傅恆明断，命拜前赐双眼孔雀翎，毋更固辞。

十月，至卡撒，以屯军地狭隘，与贼相望，且杂处番民市肆中，乃相度移旧垒前，令总兵冶大雄监营垒。十四年正月，上疏言：“臣至军，察用兵始末：当纪山进讨之始，马良柱转战而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彼时张广泗若速进师，贼备未严，殄灭尚易；乃坐失事机，宋宗璋宿留於杂谷，许应虎败衄於的郊，贼得尽据险要，增碉备御。讷亲初至，督战甚急，任举败没，锐挫气索，军无斗志，一以军事委张广泗。广泗又为奸人所愚，专主攻碉。先后杀伤数千人，匿不以闻。臣惟攻碉最为下策，枪砲不能洞坚壁，於贼无所伤。贼不过数人，自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贼於碉外为濠，兵不能越，贼伏其中，自下击上。其碉锐立，高於浮屠，建作甚捷，数日可成，旋缺旋补。且众心甚固，碉尽碎而不去，砲方过而复起。客主劳佚，形势迥殊，攻一碉难於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巅三百餘碉，计日以攻，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得不偿失。兵法，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惟使贼失所恃，我兵乃可用其所长。拟俟诸军大集，分道而进。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番众不多，外备既密，内守必虚。我兵既自捷径深入，守者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卡

撒为进噶拉依正道，岭高沟窄，臣当亲任其难。党坝险险，亦几同卡撒，酌益新军。两道并进，直捣巢穴，取其渠魁。期四月间奏捷。”上以金川非大敌，劳师两载，诛大臣，失良将，内不悌。及是闻其地险难下，益不欲竟其事，遂以孝圣宪皇后谕命班师，而傅恆方督总兵哈攀龙、哈尚德等攻下数碉。上以金川水土恶，赐傅恆人蔘三斤，并及诸将有差，屡诏召傅恆还。又以孝圣宪皇后谕封一等忠勇公，赐宝石顶、四团龙补服。傅恆奏言：“金川事一误，今复轻率蒞事，贼焰愈张。众土司皆罹其毒，边宇将无宁日。审度形势，贼碉非尽当道，其巢皆老弱，我兵且战且前，自昔岭中峰直抵噶拉依，破竹建瓴，功在垂成，弃之可惜。且臣受诏出师，若不扫穴擒渠，何颜返命？“并力辞封赏，上不允，手诏谓：“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乃驃姚武人锐往之概。大学士抒诚赞化，岂与兜鍪阍帅争一日之绩？”反复累数千言，复赐诗喻指。

时傅恆及提督岳鍾琪决策深入，莎罗奔遣头人乞降，傅恆令自缚诣军门。莎罗奔复介绰斯甲等诣岳鍾琪乞贷死，鍾琪亲入勒乌围，挈莎罗奔及其子郎卡诣军门。语详鍾琪传。傅恆遂受莎罗奔父子降，莎罗奔等焚香作乐，誓六事：无犯邻比诸番，反其侵地，供役视诸土司，执献诸酋抗我师者，还所掠内地民马，纳军械枪砲，乃承制赦其罪。莎罗奔献佛像一、白金万，傅恆卻其金，莎罗奔请以金为傅恆建祠。翌日，傅恆率师还。上优诏嘉奖，命用扬古利故事，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三月，师至京师，命皇长子及裕亲王等郊迎。上御殿受贺，行饮至礼。傅恆疏辞四团龙补服，上命服以入朝，复命用额亦都、佟国维故事，建宗祠，祀曾祖哈什屯以下，并追予李荣保谥，赐第东安门内，以诗落其成。

十九年，准噶尔内乱，诸部台吉多内附。上将用兵，谄廷

臣，惟傅恆贊其議。二十年，師克伊犁，俘達瓦齊以歸，諭再封一等公，傅恆固辭，至泣下，乃允之。尋圖功臣像紫光閣，上親制贊，仍以為冠，舉蕭何不戰居首功為比。二十一年四月，將軍策楞追捕阿睦爾撒納未獲，上命傅恆出視師，赴額林哈畢爾噶，集蒙古諸台吉飭軍事。傅恆行日，策楞疏至，已率兵深入，復召傅恆還。

三十三年，將軍明瑞征緬甸敗績，二月，授傅恆經略，出督師。時阿里衮以副將軍主軍事，上并授阿桂副將軍、舒赫德參贊大臣，命舒赫德先赴雲南，與阿里衮籌畫進軍。三十四年二月，傅恆師行，發京師及滿、蒙兵一万三千六百人從征，上御太和殿賜敕，賚御用甲冑。四月，至騰越，傅恆決策，師循戛鳩江而進，大兵出江西，取道猛拱、猛養，直搗木梳，水師沿江順流下，水陸相應。偏師出江東取猛密，夾擊老官屯。往歲以避瘴，九月後進兵，緬甸得為備。傅恆互議先數十日出，不意，攻其未備，水師當具舟。上初命阿里衮造舟濟師，阿里衮等言崖險澗窄不宜舟，傍江亦無造舟所。上又命三泰、傅顯往視，言與阿里衮等同。及傅恆至軍，谿土司頭人，知蠻暮有山曰翁古多木，旁有地曰野牛坝，野人所居，涼爽無瘴。即地伐木造舟，野人樂受值，執役甚謹。傅恆即使傅顯佐蒞事。舟成，督滿、漢兵并从行奴仆，更番轉搬。又得茂隆廠附近砲工，令范銅為砲。狀聞，輒降旨嘉獎，為賦造舟行焉。

傅恆初議自將九千三百人渡戛鳩而西，師未集，七月，將四千人發騰越。上以經略自將師寡，促諸軍速集如初議。八月，傅恆自南蚌趨戛鳩。奏至，上方行圍木蘭，入圍獲狍，畀福隆安以賜傅恆。傅恆道南底坝至允帽，臨戛鳩江，時猛拱大头人脫猛烏猛、頭人賀丙等，詣傅恆請降。師至，脫猛烏猛將夾江諸夷寨頭人來迎，與賀丙具舟。傅恆命分兵徐濟，夾江為寨猛

拱后土司浑觉亦请降，献驯象四。上赉三眼孔雀翎，傅恆疏辞。师复进，取猛养，破寨四，诛头人拉匡拉赛。设台站，令瑚尔起以七百人驻守。遂至南董干，攻南准寨，获头人木波猛等三十五人。进次暮腊，再进次新街。

傅恆自渡戛鸠江，未尝与缅甸兵战，刈禾为粮，行二千里不血刃，而士马触暑雨多疾病。会阿桂将万余人自虎踞关出野牛坝，造舟毕成，徵广东、福建水师亦至，乃合军并进。哈国兴将水师，阿桂、阿里衮将陆师，阿桂出江东，阿里衮出江西。缅兵垒金沙江两岸，又以舟师扼江口。阿桂先与缅兵遇，麾步兵发铙矢，又以骑兵陷阵，缅兵溃。哈国兴督舟师乘风蹴敌，缅兵舟相击，死者数千。阿里衮亦破西岸缅兵，傅恆以所获纛进。上复为赋诗，阿里衮感瘴而病，改将水师，旋卒。十一月，傅恆复进攻老官屯，老官屯在金沙江东，东猛密，西猛墅，北猛拱、猛养，南缅甸阿瓦，为水陆通衢。缅兵伐木立寨甚固，哈国兴督诸军力攻，未即克。师破东南木寨，缅兵夜自水寨出，傅恆令海兰察御之，又令伊勒图督舟师掩击，复获船纛。缅兵潜至江岸筑垒，又自林箐中出，海兰察击之，屡有斩馘。

师久攻坚，士卒染瘴多物故，水陆军三万一千，至是仅存一万三千。傅恆以入告，上命罢兵，召傅恆还京。傅恆俄亦病，阿桂以闻。上令即驰驿还，而以军事付阿桂。会缅甸酋懵梭遣头人诺尔塔赉蒲叶书乞罢兵，傅恆奏入，上许其行成。傅恆附疏言：“用兵之始，众以为难。臣执意请行，负委任，请从重治罪。”上手诏谓：“用兵非得已，如以为非是，朕当首任其过。皇祖时，吴三桂请撤藩，谘於群臣，议撤者惟米思翰、明珠数人。及三桂反，众请诛议撤诸臣，皇祖深辟其非。朕仰绍祖训，傅恆此事，可援以相比。傅恆收猛拱，当赐三眼孔雀翎，疏辞，俟功成拜赐。今既未克贼巢，当缴进赐翎，以称其请罪

之意。” 懜驳遣头人诣军献方物。十月，傅恆还驻虎踞关，上命傅恆会云贵总督彰宝议减云南总兵、知府员缺，釐正州县旧制。三十四年二月，班师。三月，上幸天津，傅恆朝行在。既而缅甸酋谢罪表久不至，上谓傅恆方病，不忍治其罪。七月，卒，上亲临其第酌酒，命丧葬视宗室镇国公，谥文忠。又命入祀前所建宗祠。其后上复幸天津，念傅恆於此复命，又经傅恆墓赐奠，皆纪以诗。及赋怀旧诗，许为“社稷臣”。嘉庆元年，以福康安平苗功，赠贝子。福康安卒，推恩赠郡王衔，旋并命配享太庙。

傅恆直军机处二十三年，日侍左右，以勤慎得上眷。故事，军机处诸臣不同入见，乾隆初，惟讷亲承旨。迨傅恆自陈不能多识，乞诸大臣同入见。上晚膳后有所谘访，又召傅恆独对，时谓之“晚面”。又军机处诸大臣既承旨，退自属草，至傅恆始命章京具稿以进。上倚傅恆为重臣，然偶有小节疏失，即加以戒约。傅恆益谦下，治事不敢自擅。敬礼士大夫，翼后进使尽其才。行军与士卒同甘苦。卒时未五十，上尤惜之。

子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福康安自有传。

福灵安，多罗额駙，授侍卫。准噶尔之役，从将军兆惠战於叶尔羌，有功，予云骑尉世职。三十二年，授正白旗满洲副都统。署云南永北镇总兵。卒。

福隆安，尚高宗女和嘉公主，授和硕额駙、御前侍卫。三十三年，擢兵部尚书、军机处行走，移工部尚书。三十五年，袭一等忠勇公。三十六年，用兵金川，总兵宋元俊劾四川总督桂林，命福隆安往谏。福隆安直桂林，抵元俊罪。四十一年，复授兵部尚书，仍领工部。金川平，画像紫光阁。四十九年，卒，谥勤恪。

子丰绅济伦，初以公主子，命视和硕额駙品秩，授镶蓝旗

汉军副都统、奉宸苑卿。四十九年，袭爵。累迁兵部尚书，领銮仪卫。嘉庆间，再坐事，官终盛京兵部侍郎。十二年，卒。子富勒浑翁珠，袭爵。

福长安，自蓝翎侍卫累迁至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武备院卿，领内务府。乾隆四十五年，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累迁户部尚书。五十三年，台湾平。五十七年，廓尔喀平。诸功臣画像紫光阁，福长安皆与焉。嘉庆三年，俘王三槐，福长安以直军机处得侯。四年，高宗崩，大学士和珅得罪，仁宗以福长安阿附，逮下狱，夺爵，籍其家。诸大臣议用朋党律坐立斩，上命改监候，而赐和珅死，使监福长安诣和珅死所跪视。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就迁员外郎。六年，以请还京，夺职，发盛京披甲。旋自骁骑校屡迁：再为围场总管，一为马兰镇总兵，再署古北口提督。屡坐事谴谪。二十一年，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二年，卒。

论曰：高宗初政，宽大而清明，举国熙熙，乐见太平。是时鄂尔泰、张廷玉负夹辅之重，然居中用事为天子喉舌，厥惟讷亲，继之者傅恆也。高宗手诏谓当鄂尔泰在朝，培养陶成，得一讷亲；讷亲在朝，培养陶成，得一傅恆。又谓讷亲受恩第一，次则傅恆。讷亲视师失上指，坐诛，终不没其勤廉；傅恆再以受降还师，德心孚契，自以其谨慎，非徒藉贵戚功阀重也。

列传八十九

徐本 汪由敦 子承霈 来保 刘纶 子跃云 刘统勋
子墉 孙鑑之

徐本，字立人，浙江钱塘人，尚书潮子。本，康熙五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五年，提督贵州学政，授赞善，迁侍读。七年，擢贵州按察使。八年，调江苏，迁湖北布政使。十年，擢安庆巡抚。奏定比缉盗贼章程，窃案责府州，盗案责臬司。案多而未获，巡抚亲提。比立限，定劝惩。上嘉之。十一年，疏言：“云、贵、广西改流土司安置内地，例十人给官房五楹，地五十亩。安庆置二十一人，地远在来安。请变价别购，俾耕以食。”又疏言：“州县徵粮，例由府道封樞，请改州县自封。完粮十截串票改仍用三连由票，零户银以下以十钱当一分。”又疏言：“寿州滨淮，盗聚族而居，假捕鱼为业，每出劫掠，已次第捕治，令渔船编甲。孙、平、焦、邓诸姓设族正，有盗不时举发。”皆下部议行。

召授左都御史。十二年，迁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浙江衢州民王益善邪教惑众，命本会总督程元章按治，请改设衢州总兵、金衢严巡道以下官，并更定营制，下部议行。十三年五月，命同宝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办理苗疆事务。高宗即位，命在办理军机处行走，调刑部尚书。寻命协办总理事务。

乾隆元年，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充世宗实录总裁。二年，直南书房。以协办总理事务，予拖沙喇哈番世职。三年，

授办理军机大臣。四年，加太子太保。七年，兼管户部尚书。九年六月，以病乞休，加太子太傅致仕。遣御前侍卫永兴赍赐御用衣冠、内府文绮貂皮，上亲临其第慰问赐诗。命其子侍讲学士以烜送归里，在籍食俸。明年，上念本归将一载，复赐诗。十二年，本卒，加少傅，发白金千治丧。浙江巡抚顾琮往祭，谥文穆。上南巡，所经郡县遣祭旧臣，礼部奏请未及本，上特命遣祭。祀京师贤良祠。

以烜，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汪由敦，字师茗，浙江钱塘人，原籍安徽休宁。雍正二年进士，选庶吉士。遭父丧，以纂修明史，命在馆守制。丧终，三迁内阁学士，直上书房。乾隆二年，廷臣妄传除目，为言官执奏，语连由敦，未得旨，由敦具疏辨。上诘由敦何以先知，足见有为之耳目者，其人必不谨。左授侍读学士。累迁工部尚书，调刑部，兼署左都御史。十一年，命在军机处行走。十四年，金川平，加太子少师。是岁命协办大学士。由敦出大学士张廷玉门，其直军机处，廷玉荐也。时军机处诸大臣，鄂尔泰已卒，廷玉为班首，而讷亲被上眷，日入承旨，出令由敦属草，虑不当上意，辄令易稿，至三四不已，傅恆为不平。及讷亲诛，傅恆自金川还朝，引诸大臣共承旨以为常。廷玉致仕将归，以世宗遗诏许配享太庙，乞上一言为券，谢恩未亲至。传旨诘责，傅恆与由敦承旨，由敦免冠叩首，言廷玉蒙恩体恤，乞终始矜全，若明旨诘责，则廷玉罪无可逭。次日，廷玉早入朝，上责由敦漏言，徇师生私恩，不顾公议。解协办大学士，并罢尚书，仍在尚书任赎罪。十五年，命复任。

上阅永定河工，令由敦同大学士傅恆、总督方观承会勘南岸建坝，请於张仙务、双营葺旧坝二，马家铺及冰窖以东增新坝亦二，如所议。四川学政硃荃以匿丧黷贿得罪，由敦所荐举，

吏议夺职。上以由敦谨慎，长於学问，命降授兵部侍郎。俄，永定河堤决，复命赴固安监塞口。有请别开新河者，由敦主仍濬旧河，亦如所议。十六年，调户部侍郎。命同大学士高斌勘天津等处河工，请濬永定河下流，疏王庆坨引河，增凤河堤坝，培东岸堤障东淀。十七年，授工部尚书。十九年，加太子太傅，兼刑部尚书。二十年，准噶尔平，军机大臣得议叙。二十一年，调工部尚书。二十二年，授吏部尚书。二十三年，卒，上亲临赐奠，赠太子太师，谥文端。

由敦笃内行，记诵尤淹博，文章典重有体。内直几三十年，以恭谨受上知。乾隆间，大臣初入直军机处，上以日所制诗用丹笔作草，或口授令移录，谓之“诗片”。久无误，乃使撰拟谕旨。由敦能彊识，当上意。上出謁陵及巡幸必从，入承旨，耳受心识，出即传写，不遗一字。其卒也，谕称其“老诚端恪，敏慎安详，学问渊深，文辞雅正”，并赋诗悼之。又以由敦善书，命馆臣排次上石，曰时晴斋法帖。上赋怀旧诗，列五词臣中，称其书比张照云。

子承沆、承霈、承{澍}。

承霈，字春农。由敦既卒，丧终，承霈以赐祭葬入谢。傅恆为言承霈书类由敦，授兵部主事，充军机处章京。累迁郎中，除福建邵武知府。时母年八十，请军机大臣为陈情，留京供职，复补户部郎中。三十六年，师讨小金川，上命户部侍郎桂林出督饷，以承霈从。三十七年，阿尔泰、宋元俊劾桂林以金与土酋赎所掠军士，辞连承霈，命逮治。俄，事白，仍以郎中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工部右侍郎。甘肃冒赈事发，部议凡在甘肃纳捐监生，应禁革毋许应试，及自别途出身。承霈奏人数甚多，乞开自新之路，令纳金如例，许考试及自别途出身，得旨俞允。四十年，上校射，承霈连发中的，赏花翎。调户部右侍郎。五

十四年，坐监临顺天乡试失察，左迁通政使。累迁复至侍郎。嘉庆五年，授左都御史，迁兵部尚书，兼领顺天府尹。六年，永定河水溢，上命治赈，得旨奖叙。七年，上将幸木兰，承霈请罢停围，不许。寻改左都御史，署兵部尚书。北城盗发，上责承霈不称职，以二品冠服致仕。十年，卒，诏视尚书例议恤。

来保，字学圃，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初隶内务府。康熙中，自库使授侍卫，再夺职。五十七年，复授三等侍卫。雍正初，擢内务府总管。坐内务府披甲裁额，众閹廉亲王允禩第，来保等奏不实，复夺职。起景陵掌关防郎中，再迁复为内务府总管，署工部尚书。疏言：“满洲骑射较优，沿边古北口诸处提镇以下，请兼用满洲，资控制。”从之。乾隆元年十二月，大学士管浙江总督嵇曾筠、江苏巡抚邵基疏请停办戊午铜运，下部议。来保奏：“积欠数盈六百万，应停办一年，以清旧款。但己未以后，仍招商采买，行之数年，积欠复多，又当停办。请敕部并下各直省督抚晓谕，听商具贖本出洋采买，不必先给价值，随到即收，不拘多寡，但不得克扣抑勒，重滋商累。”总理王大臣议覆允行。

二年六月，上以运河水浅，粮船至临清以北，尤多阻滞，由於卫河上游各渠口居民私泄过多。敕直隶、河南督抚等照前河臣靳辅题准定例，稽查严禁。来保奏言：“水浅运阻，查禁不得不严。但卫水发源河南，至临清五百馀里。沿河居民不知几千万家，待溉之地不知几千百顷。今秋成在望，已非灌溉之期，所虑者有司奉行过当。后虽运河未至浅阻，而一入五月，渠口尽行堵塞，坐使有用之利置之无用，恐不无废时失业者，不称仁育万民之意。当使漕运不致浅阻，民田亦得灌溉，或暂禁於浅阻之年，而不禁於深通之岁。应令督抚、河道诸臣悉心调剂，以期两便。”疏入，上命侍郎赵殿最、侍卫安宁会同督

抚查勘，请於漕船将抵临清，视运河水盈缩，定渠闸启闭。十二月，授工部尚书，兼议政大臣。四年，病，请解任，上不许。十二月，授内大臣，赐紫禁城内骑马。五年，调刑部尚书。

上以来保奉职勤，命改隶正白旗满洲，所立佐领准世袭。六月，御史沈世枫奏来保诚恣有馀，习练不足，不胜刑部繁要之任。谕曰：“来保人实可信，然世枫所言，颇中其病。傥因此自知省惕，则心志虚公，而才识亦将日进。此闻过而喜，所以称贤也。”九年，命如奉天按将军额洛图侵饷纳贿状，论如律。十年，调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授领侍卫内大臣。寻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二月，授武英殿大学士。十三年九月，命为军机大臣。十四年，金川凯旋，进太子太傅，兼管兵部、刑部事。十五年三月，来保年七十，上制诗赉之。十六年，兼管吏部事。二十五年，来保年八十，复赐御制诗。二十六年，兼管礼部事。二十九年，卒，年八十四，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端。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列五阁臣中。

来保能知人。舒赫德官乌里雅苏台将军，疏请徙阿睦尔撒纳眷属於边。上以其伤远人心，震怒，遣使封刀斩之。来保争甚力，以为才可大用。上亦悔，第曰：“已降旨！”来保曰：“即上有恩命，臣子成麟善骑，遣追前使还。”上允之。归召成麟，使赍诏追前使还。成麟日夜驰三百馀里，先前使三日到，舒赫德赖以免。来保善相马，上尝为相马歌赐之。

刘纶，字璽涵，江苏武进人。少俊颖，六岁，能缀文，长工为古文辞。乾隆元年，以廪生举博学鸿词，试第一，授编修。预修世宗实录，迁侍讲，进太常寺少卿。四迁，擢内阁学士。十二年，扈跸木兰，奏秋郊大猎、哨鹿二赋，称旨。十四年，直南书房，授礼部侍郎，调工部。十五年，命军机处行走。十六年，土默特贝子哈木噶巴雅斯朗图不按原议年限驱种地流

民，命纶偕侍读学士麒麟保往勘。六月，疏言：“出口民价典旗地，应遵原议三年、五年限外撤还原主。其领地耕种为佃户，受雇力作为佣工，皆浮寄谋生，初无占地意，应许力耕餬口。至领地垦荒，积累辛勤，始得成熟，不同价典，年满先还原主。所需自种地有赢，仍给种以偿前劳。木头城、三座塔居人稠密，许照常居住。设三座塔巡检一，资弹压。”诏从其议。父忧归。服阕，十八年，除户部侍郎。

十九年，兼顺天府尹。故事，顺天府公牍，治中、通判不署名。纶请以钱穀属治中，狱讼属通判，先署牍呈尹可否之。大军西征准噶尔，师行，役车供侍，壹切办治无误。二十年，准噶尔平，予奖叙。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劾巡抚鄂乐舜授意布政使同德勒派商银，命纶如浙江偕两江总督尹继善等会讯。二十一年，覆奏鄂乐舜受银属实，拟绞候；同德未知情；富勒浑诬劾，拟杖流。上以富勒浑参款已实，不应议罪，责纶等失当。部议夺官，有旨从宽留任，罢直军机处。二十二年，命仍入直。二十四年六月，奏蓟州、宝坻等县蝻子萌动，州县官事繁，督捕未能周遍，飭千总、外委同佐杂分捕，参将偕监司巡察勤惰，报可。进左都御史。二十五年，偕侍郎伊禄顺赴西安勘将军嵩阿札剋兵粮、勒餽送等款，得实，论如律。二十六年，进兵部尚书。二十八年，调户部，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三十年，母忧归。甫除丧，诏起吏部尚书，仍协办大学士。三十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三十八年，卒，命皇子临其丧，赠太子太傅，祀贤良祠，谥文定。

纶性至孝，亲丧三年不御酒肉。直军机处十年，与大学士刘统勋同辅政，有“南刘东刘”之称。器度端凝，不见有喜愠色。出入殿门，进止有恆处。自工部侍郎归，买宅数楹。后服官二十年，未尝益一椽半甃。衣履垢敝不改作，朝必盛服，曰：

“不敢褻朝章也！”侍郎王昶充军机处章京，尝严冬有急奏具草，夜半诣纶，纶起燃烛，操笔点定。寒甚，呼家人具酒脯，而厨传已空，仅得白枣十数枚侑酒。其清俭类此。校士尤矜慎，尝曰：“衡文始难在取，继难在去。文佳劣相近，一去取间於我甚易，独不为士子计乎？”较量分寸，辄至夜分不伴奏倦。文法六朝，根柢汉、魏；於诗喜明高启，谓能入唐人门闾。

子跃云，字服先。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迁礼部侍郎。六十年，充会试副考官，以校阅失当下吏议，左迁奉天府府丞，罢归。嘉庆四年，召为大理寺少卿，迁工部侍郎。上御门，跃云误班未至，左迁内阁学士。复授兵部侍郎。休致，卒。殿试例糊名，跃云对策，高宗亲置上第，喜曰：“此刘纶子，不意朕竟得之！”及视学江西，有清名。高宗意乡用，以忤和坤，主会试，坐浮言，黜。仁宗召起，老矣，终不竟其用。子逢禄，见儒林传。

刘统勋，字延清，山东诸城人。父槃，官四川布政使。统勋，雍正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先后直南书房、上书房，四迁至詹事。乾隆元年，擢内阁学士。命从大学士嵇曾筠赴浙江学习海塘工程。二年，授刑部侍郎，留浙江。三年，还朝。四年，母忧归。六年，授刑部侍郎。服阕，诣京师。

擢左都御史。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恆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鋹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襄廕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又言：“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樞，兼以出纳王言，时蒙召对。

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避其锋。部中议覆事件，或展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两疏入，上谕曰：“朕思张廷玉、讷亲若果擅作威福，刘统勋必不敢为此奏。今既有此奏，则二臣并无声势能箝制僚案可知，此国家之祥也。大臣任大责重，原不能免人指摘。闻过则喜，古人所尚。若有几微芥蒂於胸臆间，则非大臣之度矣。大学士张廷玉亲族甚众，因而登仕籍者亦多。今一经察议，人知谨饬，转於廷玉有益。讷亲为尚书，固不当模棱推诿，但治事或有未协，朕时加教诲，诚令毋自满足。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至职掌太多，如有可减，俟朕裁定。”寻命以统勋疏宣示廷臣。

命勘海塘。十一年，署漕运总督。还京。十三年，命同大学士高斌按山东赋务，并勘河道。时运河盛涨，统勋请濬聊城引河，分运河水注海。德州哨马营、东平戴村二坝，皆改令低，沂州江枫口二坝，俟秋后培高，俾水有所泄。迁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改刑部尚书。十七年，命军机处行走。十八年，以江南邵伯湖减水二闸及高邮车逻坝决，命偕署尚书策楞往按。合疏言河员亏帑误工，诏夺河督高斌、协办河务巡抚张师载职，穷治侵帑诸吏。九月，铜山小店汛河决，统勋疏论同知李焞、守备张宾呈报稽误。上以焞、宾平日侵帑，闻且穷治，自知罪重，河涨任其冲决，立命诛之，并紮斌、师载令视行刑。统勋驻铜山督塞河，十二月，工成。统勋偕策楞疏陈稽察工料诸事，诏如所议行。大学士陈世倌疏言黄河入海，套櫃增多，致壅塞，命统勋往勘。统勋疏言：“海口旧在云梯关，今海退河淤，增长百馀里，櫃套均在七曲港上，河流无所阻遏。”上又命清察江南河工未结诸案，统勋疏言未结款一百一十一万有

奇，请定限核报。又以河道总督顾琮请於祥符、茌泽诸县建坝，并濬引河，命统勋往勘。统勋议择地培堤坝，引河上无来源，中经沙地，易淤垫，当罢，上从之。

十九年，加太子太傅。五月，命协办陕甘总督，赐孔雀翎。时方用兵准噶尔，统勋请自神木至巴里坤设站一百二十五，并裁度易马、运粮诸事，命如所议速行。二十年，廷议驻兵巴里坤、哈密，命察勘。统勋至巴里坤，阿睦尔撒纳叛，攻伊犁，伊犁将军班第死事，未得报。定西将军永常自木垒引师退，统勋疏请还守哈密。上责其附和永常，置班第於不问，命并永常夺职，逮治。其子墉亦夺职，与在京诸子皆下刑部狱，籍其家。旋上怒解，谕：“统勋所司者粮饷马驼，军行进退，将军责也。设令模棱之人缄默不言，转可不至获罪。是其言虽谬，心尚可原。永常尚不知死绥，何怪於统勋？统勋在汉大臣中尚奋往任事，从宽免罪，发往军营交班第等令治军需赎罪。”释其诸子。

二十一年六月，授刑部尚书。寻命勘铜山县孙家集漫工，解总河富勒赫任，即命统勋暂摄。是冬，工竟。二十二年，命赴徐州督修近城石坝，加太子太保。二十三年，调吏部尚书。二十四年，命协办大学士。二十六年，拜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兵部。八月，偕协办大学士兆惠查勘河南杨桥漫工。十二月，工竟。二十七年，上南巡，复命偕兆惠勘高、宝河湖入江路，疏请开引河，择地筑闸坝。上谕谓：“所议甚合朕意。”又以直隶景州被水，命勘德州运河，疏请移吏董理四女寺、哨马营两引河，毋使淤阔。二十八年，充上书房总师傅，兼管刑部，教习庶吉士。三十三年，命往江南酌定清口疏濬事宜。三十四年，复勘疏运河。

三十八年十一月，卒。是日夜漏尽，入朝，至东华门外，輿微侧，后帷则已瞑。上闻，遣尚书福隆安赍药驰视，已无及。

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正。上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恸。回辔至乾清门，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

统勋岁出按事，如广东按粮驿道明福违禁折收，如云南按总督恆文、巡抚郭一裕假上贡抑属吏贱值市金，如山西按布政使蒋洲抑属吏补亏帑，如陕西按西安将军都赉侵饷，如归化城按将军保德等侵帑，如苏州按布政使苏崇阿误论书吏侵帑，如江西按巡抚阿思哈受赇，皆论如律。其视杨桥漫工也，河吏以刍茭不给为辞，月馀事未集。统勋微行，见大小车载刍茭凡数百辆，皆弛装困卧。有泣者，问之，则主者索贿未遂，置而不收也。即令缚主者至，数其罪，将斩之。巡抚以下为固请，乃杖而荷校以徇，薪刍一夕收立尽。逾月工遂竟。方金川用兵，统勋屡议撤兵，及木果木军覆，上方驻热河，统勋留京治事，天暑甚，以兼上书房总师傅，检视诸皇子日课。廷寄急召，比入对，上曰：“昨军报至，木果木军覆，温福死绥。朕烦懣无计，用兵乎，抑撤兵乎？”统勋对曰：“日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复问谁可任者，统勋顿首曰：“臣料阿桂必能了此事。”上曰：“朕正欲专任阿桂，特召卿决之。卿意与合，事必济矣。”即日令还京师。户部疏论诸行省州县仓库多空缺，上欲尽罢州县吏不职者，而以笔帖式等官代之。召统勋谕意，且曰：“朕思之三日矣，汝意云何？”统勋默不言。上诘责，统勋徐曰：“圣聪思至三日，臣昏耄，诚不敢遽对，容退而熟审之。”翌日入对，顿首言曰：“州县治百姓者也，当使身为百姓者为之。”语未竟，上曰：“然。”事遂寝。上为怀旧诗，列五阁臣中，称其“神敏刚劲，终身不失其正”云。子二：墉、堪。

墉，字崇如，乾隆十六年进士，自编修再迁侍讲。二十年，

统勋得罪，并夺墉官下狱，事解，赏编修，督安徽学政。疏请州县约束贡监，责令察优劣。督江苏学政，疏言府县吏自瞻顾，畏刁民，畏生监，兼畏吏胥，阖冗怠玩。上嘉其知政体，饬两江总督尹继善等淬厉除旧习。授山西太原知府，擢冀宁道。以官知府时失察僚属侵帑，发军台效力。逾年释还，命在修书处行走。旋推统勋恩，命仍以知府用，授江苏江宁知府，有清名。再迁陕西按察使。丁父忧，服阕，授内阁学士，直南书房。迁户部、吏部侍郎。授湖南巡抚，迁左都御史，仍直南书房。命偕尚书和珅如山东按巡抚国泰贪纵状，得实，授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署直隶总督，授协办大学士。五十四年，以诸皇子师傅久不入书房，降为侍郎衔。寻授内阁学士，三迁吏部尚书。嘉庆二年，授体仁阁大学士。命偕尚书庆桂如山东赈狱，并按行河决，疏请宽濬下游。四年，加太子少保。疏陈漕政，金丁不慎，途中盗米，致有凿舟自沉，或鬻及橈舵，舟存而不可用，请饬各行省金丁宜求殷实，皆如所议行。九年，卒，年八十五，赠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清。墉工书，有名於时。

璣之，统勋次子堪之子也。乾隆四十四年进士。自检讨累迁至户部尚书，兼领顺天府府尹。嘉庆二十二年，上自热河还京师，璣之入见。上以顺天府奏事稀、捕教匪不时得诘，璣之不能对，但言方旱灾不敢急捕贼。上又问赈灾当设粥厂几所、需米若干，璣之又不能对。上降旨责其玩愒，命以侍郎候补。复累迁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道光元年，卒，谥文恭。

论曰：明内阁主旨拟，承旨撰敕，其在唐、宋，特知制诰之职。以王命所出入，密勿献替，遂号为宰相。军机处制与相类。世谓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胜此任者，非以其慎密，则以其通敏。慎密则不泄，通敏则不滞，不滞不泄，枢机之责尽矣。本，世宗旧臣，由敦、来保、纶、统勋次第入

直。由敦左迁而未罢直，统勋罢而复入，尤以决疑定计见契於高宗，许为有古大臣风，亮哉！

列传九十

福敏 陈世倌 史贻直 阿克敦 孙嘉淦 梁诗正

福敏，字龙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以知县待铨。时世宗在藩邸，高宗初就傅，命福敏侍读。及世宗即位，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雍正三年，迁吏部侍郎。出署浙江巡抚。四年，擢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复出署湖广总督。沔阳、潜江等十州县水灾，疏请发常平仓穀治赈。谬冲花苗叛，福敏檄贵州兵截后路，以湖广兵捣其巢，讨平之。安陆、荊州被水，疏请老弱妇女治赈如常，而以丁壮修堤，俾民得食而堤亦完。上眷福敏厚，尝手诏谕曰：“朕令尔暂摄总督，苟得其人，即命往替。近日廊庙中颇乏才，皇子左右亦待尔辅翼。留尔湖广非得已，宜体朕意勉为之。”

五年，召还京，授吏部尚书。六年，以巡抚浙江时徇布政使修吉图动库银，夺职。八年，命协理兵部侍郎，迁左都御史。十年，署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旋署刑部尚书。乾隆三年，擢武英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年，加太保，六年七月，高宗初幸木兰行围，福敏疏言：“行围边外，内外章奏按期驰送，较宫廷清穆劳逸迥殊。宜朝乾夕惕，清明在躬，从容应之。留京百官，必因事警察，勿使偷惰者得行其私。巡行之日，言路宜举大利害，不当琐细渎陈伤政体。圣祖於猎地平易险阻无不了然，故周旋中度，驰射如神。原皇上筹

度於先。弁兵布围，未必无参差，乞少加从容，俾黽勉从事。弁兵从行日久，资斧不继，量加恩泽，费无多而惠无穷。”上谕曰：“览大学士所奏，老成忠恳，补衮陈善，朕皆嘉纳焉。八年，疏陈时政，言：“河防事重，请如灾民请赈例，便宜处置，以时上闻。灾民流移，情非得已。若有司不善拊循，徒禁越境，致展转沟壑，宜加以玩视罪。江南、湖广偏灾，请留南漕赈济。定数多寡，当出上裁。席上不亏储，下足济食。”疏入，从之。

十年，以疾乞解任，温诏如所请，加太傅。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福敏尝有疾，上临视，及闻其卒，复亲奠。赐祭葬，祀贤良祠，谥文端。

福敏性刚正，廓然无城府。直内廷与蔡世远、雷鋐善，尤服膺硃轼。既乞休，语鋐曰：“此位岂易称？我浮沉其间，君不我嗤耶？”四十四年，上制怀旧诗，於旧学诸臣皆称先生，字而不名，言於轼得学之体，於世远得学之用，於福敏得学之基。六十年二月上丁，释奠礼成，赠福敏太师，诏言：“冲龄就傅时，后迪之力多也。”

陈世倌，字秉之，浙江海宁人。父诰，自有传。世倌，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改庶吉士。自编修累迁侍读学士，督顺天学政。父忧归，起督江西学政，疏乞终制，得请。雍正二年，服阕，擢内阁学士，出为山东巡抚。时山东境旱蝗，粮运浅阻，世倌单车周历，密察灾轻重、吏能否，乃视事。趣捕蝗略尽，并疏治运道，世宗书扇以赐。世倌疏言：“社仓通有无、济丰歉，古今可行。宜令各乡劝富民输穀，不限多寡，量予奖劝。举公正乡约三人司其出入，官为稽覈。贫民春贷秋偿，石纳息二斗，歉则减之，十年后纳息一斗。请飭诸行省先就数州县行之。俟有成效，然后推广。”下所司议行。又疏请禁回教，上

以回教其来已久，限於种人，非蔓延难量。无故欲禁革，徒纷扰，非治理，罢其议。又疏上沿海防卫五事，报可。四年，母忧归。命治江南水利，坐迟悞夺职，并命赴曲阜督修孔子庙。

高宗即位，起左副都御史。乾隆二年，授仓场侍郎，再迁工部尚书。六年，授文渊阁大学士。是年秋，淮、徐、凤、泗等处被水，上命侍郎周学健会总督高斌庀工役。世倌屡疏陈行水恤灾诸事，上即命乘传往会学健等察勘。世倌言水势高下必当亲勘，请以通测量术者偕往，从之。十二月，偕学健等疏陈筹画工役，请待来岁二三月水涸施工。上曰：“世倌临行奏言岁内可疏，积水尽消，今疏言仍待来岁二三月，其所筹画皆不过就高斌、周学健所定规模而润色之，别无奇谋硕画，何必多此往返乎？”

九年，予假回籍，请致仕，不许。疏言：“道经山东，闻有剧盗就逮。因案关数省，迁延待质。剧盗既鞫得实，宜速诛。请飭山东巡抚定讞，毋使久稽显戮。”上韪其言。假满还职，加太子太保。云南巡抚劾属吏，例当令总督覆讞。世倌拟旨误，下吏议夺职，上斥世倌卑琐不称大学士，宜如议夺职。又别敕略谓：“朕斥世倌卑琐，即如世倌与孔氏有连，乃於兖州私营田宅，冀分其馀润。此岂大臣所为？今既夺职，下山东巡抚毋令居兖州。”十五年，入京祝嘏，赏原衔。十六年，命入阁办事，兼管礼部事。二十二年，以老病乞休，诏从其请，加太子太傅。二十三年春，陛辞，御制诗赐之，谓“皇祖朝臣无几也”。赉银五千两，在家食俸。未行，卒，谥文勤。

世倌治宋五子之学，廉俭纯笃。入对及民间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陈，或继以泣。上辄霁颜听之，曰：“陈世倌又来为百姓哭矣！”虽中被谴诃，终亮其端谨。其后南巡，犹遣官祭其墓云。

史貽直，字儆弦，江苏溧阳人。父夔，康熙二十一年进士，官至詹事。貽直少嫺掌故。三十九年，成进士，年十九。自检讨五迁侍读学士。雍正初，命在南书房行走，再迁吏部侍郎，历工部、户部。命如河南按总督田文镜劾信阳知州黄振国等，定讞入告。上蔡知县张球，文镜所尝荐，貽直等发其讳盗。下吏议，文镜疏自劾。复命如山西按前总督年羹尧领河东盐政，私其子挠盐法。七年，复命如福建按巡抚硃纲劾按察使乔学尹等，并论如律。上奖其公当，命署福建总督。福建水师巡海，挟市易物蚀关税，貽直为申禁。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以米少，仓穀不如例菜易，貽直请以台湾应输兵米易穀运四府，以次菜旧存新；内地兵戍台湾，往还扰番社，貽直请下台湾总兵，戍兵往还，遣裨将检押：皆如所议行。

八年，调署两江总督，以本籍疏辞，勿许。授左都御史，仍留两江。九年，召还。时师征准噶尔，陕西、甘肃当师行道，任餽饟。命偕侍郎杭奕祿等宣谕化导，旋命协理陕西巡抚，擢兵部尚书，仍留陕西。十年，署巡抚。廷议禁烧锅，下诸行省。貽直疏言：“年丰粮羨；烧锅亦民间谋生之一事。当视年事丰歉，审民力盈虚，加以董劝。”上许为得因时制宜之意。湖广总督迈柱请疏湖广荆子关至陕西龙驹寨水道，便转饟。貽直疏言：“荆子关至龙驹寨，旧有丹河，行两山间，纡折三百七十里。夏秋间民引以溉田，筑堰蓄流，涓滴必争。雨后山水骤至，纡路辄断，实不宜於輓运。臣察湖广转饟艰难，当於河南府陕州傍河诸州县积穀，行转搬之策。浚治丹河，宜若可缓。”上跽貽直言，格迈柱议不行。旋授户部尚书，总理陕西巡抚。

十三年七月，召还。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貽直入对，高宗出世宗遗念衣赐貽直，勗以始终一致。貽直泣，上亦泣不止。貽直疏言：“科道及吏、礼二部宜循旧制用科目；官吏迁

擢，捐弃阶资，幸进者不以为公，沉滞者不胜其怨，宜亦循旧制存阶级；河南各州县报垦砂砾山冈，按亩升科，小民鬻兒女以应输将，州县官劝捐，有损国体。请简廉明公正大臣抚绥其地，则情弊立见。”事下总理事务王大臣议行。

寻命署湖广总督。乾隆元年，疏言：“旧制州县亏仓穀，议罪：穀一石当银一两，时值实不及。诸杂粮皆视穀，尤失平。“部议米一石当银一两，穀及诸杂粮皆当银五钱，著为令。武昌城西南当江、汉合流处，旧有长堤。贻直令所司履勘重筑，自王惠桥至土城矶，堤千三百馀丈，期三岁而毕。湖广为两淮行盐地，而地错入川、粤，凡巴东、归州、道州、宁远等九州县民私食川、粤盐，两淮盐政尹会一以为言。贻直言湖广行两淮盐岁七十馀万引，诸州县僻远，两淮盐不至，强而行之，官商且交困。部议如贻直奏。湖南城步等县苗酋蒲寅山、凤老一等为乱，贻直与巡抚高其倬等讨平之，上嘉其劳。召还，历工、刑、兵、吏诸部尚书。七年，命署直隶总督。复召还，协办大学士。九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十一年，加太子太保。

贻直子奕昂，官山东运河道，以巡抚鄂昌荐，命署甘肃布政使。二十年，鄂昌坐事籍没，得贻直请托状，上念贻直勤慎，不深罪，令致仕回籍，召奕昂还京。二十二年，上南巡，贻直迎驾沂州，令在家食俸。寻召还，仍授大学士。途中病作，遣御医就视。至京，命领工部，加太子太傅。二十五年，上以贻直成进士已六十年，赐诗奖为“人瑞”。寻命遇祀典不必随班行礼，以肩輿入直。二十七年，贻直乞致仕，命不必兼摄工部，岁加俸五百金。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二，赠太保，祀贤良祠，谥文靖。

贻直为政持大体，不苟为异同。性强记，饬举止，善为辞令。年羹尧既诛，世宗问贻直：“汝亦羹尧荐耶？”贻直免冠

对曰：“荐臣者羹尧，用臣者皇上。”及事高宗，耄矣，尝奏事，拜起舒迟。高宗问：“卿老惫乎？”贻直对曰：“皇上到臣年，当自知之。”高宗为霁颜。

子奕簪，乾隆十年进士，官左春坊左赞善；奕昂，以举人授刑部员外郎，自署甘肃布政使召还京，旋授福建按察使，再迁兵部侍郎，以口语罢；奕竭，官山西潞安知府，高宗命留京侍贻直，授四品京堂。

阿克敦，字仲和，章佳氏，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五十二年，充河南乡试考官。五十三年，上以阿克敦学问优，典试有声名，特擢侍讲学士。五十五年，转侍读学士。五十六年，朝鲜国王李焞病目，使求空青，命阿克敦赍赐之。迁詹事。五十七年，擢内阁学士。六十一年，朝鲜国王李昀请立其弟吟为世弟，命阿克敦偕侍卫佛伦充使册封。擢兵部侍郎。世宗即位，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圣祖实录副总裁。雍正元年，命专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国史、会典副总裁。复偕散秩大臣舒鲁册封朝鲜国王李吟。三年，授礼部侍郎，兼兵部。四年，调兵部，兼国子监祭酒。

两广总督孔毓珣入觐，命阿克敦署总督，兼广州将军。奏劾碣石总兵陈良弼索渔船陋规、左翼总兵蓝奉以二子冒补把总，倚势累兵。上嘉阿克敦实奏，命择胜任之人，具本题参。高要、高明、四会、三水、南海等五县民濒江筑圩，开窦建傍，引水溉田，谓之“围基”。江涨多溃决，巡抚杨文乾奏请以最冲改石工，次冲改椿埽，计费数十万，借帑修筑，且议以开捐补款，阿克敦意与相左。五年，疏言：“高要等县沿江围基，俱系土工，岁十一月后，有司督率乡民按亩分工，加卑培薄，民不为苦，官无所费。江涨不免冲决。但水性不猛，非必石工、椿埽方能抵御。请仍循旧法，令有司於农隙督民修补。倘江水

盛涨，遣吏巡行防冲决，无烦改筑费帑。”上为寝文乾议。寻与毓珣合疏请遣广南韶道、肇高廉罗道督修诸县围基，报闻。苍梧芋莢山矿民群聚窃发，阿克敦令捕得其渠，上谕嘉之。

调吏部，署广东巡抚。劾肇高廉罗道王士俊侵税羨，上以士俊尚可用，命训饬迁改。改署广西巡抚。文乾劾阿克敦闻盗不严缉，新会县得盗，授意改讞，以窃贼详结；侵粤海关耗银，令家人索暹罗米船规礼。毓珣亦劾侵太平关耗银。六年，命夺阿克敦官，下毓珣、文乾会鞫，文乾卒，上遣通政使留保、郎中喀尔吉善会毓珣及署广东巡抚傅泰严鞫，以讳盗、侵耗轻罪，不议坐；令家人索暹罗米船，拟绞。士俊复揭告阿克敦庇布政使官达婪赃，加拟斩监候。七年，山东巡抚费金吾以疏濬江南徐州、沛县及济宁、嘉祥诸县水道，请派员督修。上命释阿克敦往江南河工效力自赎。

九年，上命抚远大将军马尔赛率师讨准噶尔，授阿克敦内阁额外学士，协办军务。十一年，命驻扎克拜达里克督饷。十二年，召还。命偕侍郎傅鼐、副都统罗密使准噶尔，宣谕噶尔丹策零，议罢兵息民。喀尔喀与准噶尔以阿尔泰山梁分界，噶尔丹策零欲以杭爱为界，收阿尔泰山为游牧地。阿克敦与议三日不决，噶尔丹策零遣使吹那木喀从阿克敦等诣京师，请以哲尔格西喇呼鲁乌苏为喀尔喀游牧地界。十三年，阿克敦等至京师。上以阿克敦等奏及地图密寄北路副将军策棱，令熟筹定议。策棱言准噶尔游牧不得令过阿尔泰山。议中辍。命阿克敦署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工部侍郎。高宗即位，命守护泰陵。

乾隆三年，复命阿克敦使准噶尔，以侍卫旺扎尔、台吉额默根为副，赍敕谕噶尔丹策零议界。噶尔丹策零使哈柳从阿克敦等诣京师，请准噶尔游牧不越阿尔泰山，而乞移布延图、托尔和二卡伦入内地。上谓游牧不越阿尔泰山，已可定议，而移

二卡伦不可许。命哈柳赉敕还。

授阿克敦工部侍郎。五年，调刑部，复调吏部。八年，授镶蓝旗满洲都统。十年，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一年，授刑部尚书。十三年，命协办大学士。寻解以授傅恆。四月，翰林院进孝贤皇后册文，清文译“皇妣”为“先太后”，上以为大误，召阿克敦询之。阿克敦未候旨已退，上怒，谓阿克敦以解协办大学士故怨望，夺官，下刑部，当大不敬律，拟斩监候。六月，命在内阁学士上行走，署工部侍郎。七月，擢署刑部尚书，授镶白旗汉军都统。十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二月，复命协办大学士。十四年，金川平，加太子少保。连岁上幸木兰、幸河南、幸盛京，皆命留京办事，迭署左都御史、步军统领。二十年，以目疾乞假，上遣医视疾。屡乞休，命致仕。二十一年，卒，赐祭葬，谥文勤。子阿桂，自有传。

阿克敦居刑部十余年，平恕易简，未尝有所瞻顾。一日，阿桂侍，阿克敦曰：“朝廷用汝为刑官，治狱宜如何？”阿桂曰：“行法必当其罪，罪一分与一分法，罪十分与十分法。”阿克敦怒，索杖，阿桂惶恐求教。阿克敦曰：“如汝言，天下无完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尽耶？且一分罪尚足问耶？”阿桂长刑部，屡举以告僚属云。

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嘉淦故家贫，耕且读。康熙五十二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世宗初即位，命诸臣皆得上封事。嘉淦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上召诸大臣示之，且曰：“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大学士硃轼侍，徐对曰：“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上良久笑曰：“朕亦且服其胆。”擢国子监司业。雍正四年，迁祭酒，命在南书房行走。六年正月，署顺天府府尹。丁父忧，服未阕，召还京，仍授府尹。进工部侍郎，仍兼府尹、祭酒。十年，调刑部

侍郎，寻兼署吏部侍郎。

嘉淦为祭酒，荐其弟扬淦为国子监丞。教习宋镐、方从仁等期满引见，嘉淦言镐等皆可用；上诘之，又言从仁实不堪用。上乃大怒，斥嘉淦反覆欺罔，夺职，交刑部治罪，当挟诈欺公律拟斩。上语诸大臣曰：“孙嘉淦太戇，然不爱钱。”命免罪，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嘉淦出狱，径诣库。果亲王允礼时领户部，疑嘉淦故大臣，被黜，不屑会计事；又闻蜚语谓嘉淦沽名，收银皆不足。乃莅视，嘉淦方持衡称量，与吏卒杂坐均劳苦。询所收银，则别置一所，覆之，无丝毫赢绌。事上闻，上愈重嘉淦。十二年，命署河东盐政。

十三年八月，高宗即位，召嘉淦来京，以侍郎候补。九月，授吏部侍郎。十一月，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兼吏部。嘉淦以上初政，春秋方盛，上疏言：“臣本至愚，荷蒙皇上圣恩，畀以风纪重任。日夜悚惶，思竭一得之虑；而每月以来，捧读圣训，剴切周详，仁政固已举行，臣愚更无可言。所欲言者，皇上之心而已。皇上之心，仁孝诚敬，明恕精一，岂复尚有可议？而臣犹欲有言者，正於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之中，窃鳃鳃私忧过计而欲预防之也。治乱之循环，如阴阳之运行。阴极盛而阳生，阳极盛而阴娠。事当极盛之地，必有阴伏之机。其机藏於至微，人不能觉；及其既著，积重而不可返。此其间有三习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於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於所闻，则喜谀而恶直。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於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

倨野者斥，继而严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於所见，则喜柔而恶刚。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於必行矣。是谓心习於所是，则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何谓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今夫进君子而退小人，岂独三代以上知之哉？虽叔季之君，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贤其臣，孰不以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决非小人？乃卒之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於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我皇上圣明临御，如日中天，岂惟并无此弊，抑且并无此习。然臣正及其未习也而言之，设其习既成，则或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见听者矣。今欲预除三习，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原言皇上之心也。语曰：‘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此浅言也。夫圣人岂无过哉？惟圣人而后能知过，惟圣人而后能改过。孔子谓五十学易，可无大过。文王视民如伤，望道如未之见。是故贤人之过，贤人知之，庸人不知也。圣人之过，圣人知之，贤人不知也。欲望人绳愆纠谬而及於其所不知，难已。故望皇上圣心自懍之也。反之己真知其不足，验之世实见其未能，故

常欲然不敢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贯於用人行政之间，夫而后知谏争切磋，爱我良深，而谀悦为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夫而后知严惮匡拂，益我良多，而顺从不违者，推己而坠之渊也。耳目之习除，取舍之极定，夫而后众正盈朝，太平可睹矣。不然，自是之根不拔，则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厉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少慰。此念一转，初亦似於天下无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於至微而势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谓也。大学言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贤而不能退，至於好恶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骄泰，骄泰即自是之谓也。由此观之，治乱之机，转於君子小人之进退；进退之机，握於人主之一心；能知非则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见过则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也，肆者小人之媒而乱之阶也。然则沿流溯源，约言蔽义，惟望我皇上时时事事常守此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举不外乎此矣。”疏上，上嘉纳，宣示。迁刑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河南郑州有疑狱，命使者往勘，仍不得实。上命嘉淦往讯，得其冤状十余人尽脱之。乾隆三年四月，迁吏部尚书，仍兼管刑部事。九月，直隶总督李卫劾总河硃藻贪劣误工，命偕尚书讷亲往鞠，得实，论如律。

十月，授直隶总督。时畿辅酒禁甚严，罹法者众。嘉淦疏言：“前督李卫任内，一年中获私酿三百六十四案，犯者千四百余名。臣抵任一月，获私酿七十八案，犯者三百五十余名。此特申报者耳，府、州、县自结之案，尚复不知凡几。吏役兵丁已获而贿纵者，更不知凡几。此特犯者之正身耳，其乡保邻甲、沿途店肆、负贩之属牵连受累者，又复不知凡几。一

省如是，他省可知。皇上好生恤刑，命盜案自罹重辟，尚再三酌议，求一线可原之路。今以日用饮食之故，官吏兵役以私酿为利藪，百姓弱者失业，强者犯令，盐梟未靖，酒梟复起，天下骚然，殊非政体。臣前言酒禁宜於歉岁，不宜於丰年，犹属书生谬论。躬莅其事，乃知夺民之貲财而狼藉之，毁民之肌肤而敲扑之，取民之生计而禁锢之。饥馑之餘，民无固志，失业既重，何事不为？歉岁之不可禁，乃更甚於丰穰。周礼荒政，舍禁去讥，有由然也。且也酒禁之行，无论適以扰民，而实终不能禁。借令禁之不扰，且能永禁，而於贫民生计，米穀盖藏，不惟无益，抑且有损。夫作酒以糜穀，此为黄酒言也，其麴必用小麦，其米则需碎稷，皆五穀之最精。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穀糠，麴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壳、穀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今欲禁烧酒而并禁黄酒，则无以供祭祀、宾客、养老之用。若不禁黄酒止禁烧酒，省大麦、高粱之粗且贱者，而倍费小麦、碎稷之精且贵者，臣所谓无益於盖藏也。百工所为，皆需易之以粟，太贵则病末，太贱则伤农，得其中而后农末俱利。故农有歉荒，亦有熟荒，十年以内，歉岁三而丰岁七，则粟宜有所泄，非但积之不用而已。今北地不种高粱，则无以为薪、席、屋墙之用，种之而用其楷稭，则其颗粒宜有所售。烧锅既禁，富民不买高粱，贫民穫高粱，虽贱价而不售。高粱不售，而酒又为必需之物，则必卖米穀以买黄酒。向者一岁之内，八口之家，卖高粱之价，可得七八两，今止二三两矣；而买黄酒之价，则需费七八两。所入少而所出多，又加以糶糠等物堆积而不能易钱，自然之利皆失。日用所需，惟菜米麦。菜而售，则家无盖藏；菜而不售，则百用皆绌。臣所谓有损於生计者此也。小民趋利，如水就下。

利所不在，虽赏不为。利之所在，虽禁弥甚。烧锅禁则酒必少，酒少则价必贵，价贵而私烧之利什倍於昔。什倍之利所在，民必性命争焉。孟子曰‘君子不以所养人者害人’，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疏上，诏弛禁。

民王宰谋得诸生马承宗产，贿太监刘金玉等投献贝勒允祐门下，嘉淦疏请交刑部具讞，上嘉其能执法。民焦韬被诬坐邪教，株连者数百人，嘉淦白其枉。民纪怀让食料豆汁染衣，会村有贼杀人，侦者以为血，诬服。决有日，正定知府陈浩廉得冤状，嘉淦亲鞫，雪怀让。

寻命兼管直隶河工，嘉淦议治永定河。初至官，即请於金门闸上下多建草坝，使河流渐复故道。四年正月，复疏请於金门闸下增设草坝一，引永定河归故道，自中亭、玉带达天津归海。得旨，偕总河顾琮悉心经理。嘉淦复疏言：“天津南北运河与淀河会於西沽以入於海河。南运河水浊，久必淤垫，况通省之水皆汇於此，秋潦时至，宣泄不及。大学士鄂尔泰曾奏准於静海独流疏引河，实下游治水之关键。但开河易，达海难，设中途梗阻，必更漫溢为患。且海口开深，又恐潮水倒灌。臣等现勘通省水道，凡众河交会及入淀、入海之路，有急宜修濬者，即於今夏兴修。”报闻。五月，晋太子少保。

五年九月，疏言：“直隶经流之大者，永定、子牙、南运、北运四河，与东西两淀。治永定河，拟於叶淀之东疏引河，由西沽北入海；治子牙河，拟濬新河，引上游诸水入淀，开旧河东堤，使渐由西沽南入海；治北运河，两岸去沙裁直，濬减河，培堤岸；治南运河，两岸筑遥堤，濬河使行正溜，安陵镇建闸，濬减河三十馀里，入老河口达於海；治西淀，拟开白沟河故道以入中亭，九桥南别疏一河，并濬青门河别派分流，下游已暢达，复将金门闸西引河改由东道，於苑家口叠道建木桥五，使

沥水通行；治东淀，拟濬上游三岔河令宽深，杨家河、卞家河洼诸处疏引河，并行而东会於西沽，庶使四河顺轨，两淀暢泄。“又引永定河改归故道，各工俱全，上嘉之。时江南总督高斌入都，上命会同嘉淦议河务，十月，合疏言：“永定河当於固安南、霸州北顺流东下，接东淀达西沽入海，则上游涨水自消。霸州北当筑堤护城，保定县西新庄至城东路毗村堤根逼溜，应加宽厚，其路毗村东至艾头村接营田围埝约五十馀里，拟筑月堤作重障。”嘉淦方锐意引永定河归故道，河溢，傍河诸州县被水。六年正月，谕曰：“朕闻永定河经理未善，固安、良乡、涿州、雄县、霸州诸州县田亩往往被淹，孙嘉淦不能辞其责也。“於是命大学士鄂尔泰莅勘，请暂塞金门闸上游放水口，嘉淦奏：“旋开旋筑，实与放水本意相左，将来泥沙壅入玉带，恐为患更大。”谕曰：“此奏固是，然鄂尔泰慎重，欲筹万全，卿不必固执己见。卿此事自任甚力，而料理未善，朕不能为卿讳。然朕终以卿为是者，不似顾琮为游移巧诈之计耳。”其后上巡天津，阅中亭河工，赋诗纪事，犹病嘉淦之失计也。

是年八月，调湖广总督。七年五月，疏言：“内地武弁不得干预民事。苗疆独不然，文员不敢轻入峒寨，但令差役催科，持票滋扰而已。争讼劫杀之案，皆委之於武弁，威权所及，摊派随之。於是因公科敛，文武各行其令；因事需索，兵役竞逞其能；甚至没其家赀，辱及妇女。苗民不胜其忿，与之并命，而嫌衅遂成。为大吏者，或剿或抚，意见各殊。行文查勘，动经数月。苗得闻风豫备，四处勾连，饮血酒，传木刻，乱起甚易，戡定实难。幸就削平，而后之人仍蹈前辙，搜捕株连，滋扰益甚。苗、瑶无所告诉，乘隙复动，惟力是视。历来治苗之官，既无爱养之道，又乏约束之方。无事恣其侵渔，有事止於剿杀。剿杀之后，仍事侵渔。侵渔既久，势必又至剿杀。长此

循环，伊於胡底。语曰：‘善为政者，因其势而利导之。’苗人散居，各有头人。凡作奸窝匪之处，兵役侦之而不得者，头人能知之；斗争劫杀之事，官法绳之而不解者，头人能调之。故治苗在治头人，令各寨用头人为寨长。一峒之中，取头人所信服者为峒长，使各约束寨长而听於县令。众苗有事，寨长处之不能，以告峒长；又不能，以告县令。如是，则於苗疆有提纲挈领之方，於有司自收令行禁止之效。且峒长数见牧令，有争讼可告官区处，而无仇杀之举。牧令数见峒长，有条教可面饬遵行，而无吏役茭蔽之患。扰累既杜，则心志易孚。所谓立法简易，因其俗而利导者也。”

八年正月，命署福建巡抚，未赴，湖南粮道谢济世劾善化知县樊德貽、衡阳知县李澎浮收漕米，巡抚许容庇德貽等，疏劾济世，下嘉淦察谳。长沙知府张琳按衡阳丁役，得浮收状，申署粮道仓德，布政使张璨致书仓德，请易府牒。仓德持不可，以其实揭报嘉淦及漕运总督顾琮。嘉淦欲寝其事，而顾琮以上闻。御史胡定复论劾仓德，又揭都察院，上遣侍郎阿里衮往按，直济世。上责嘉淦徇庇，夺官，责修顺义城工。

九年，授宗人府府丞。十年，迁左副都御史。十二年，以老乞休，许之。十四年，召来京，直上书房。十五年正月，授兵部侍郎。八月，擢工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七年，进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十八年十二月，卒，年七十有一，谥文定。

嘉淦居官为八约，曰：“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於无名，事止於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用以自戒。既以直谏有声，乾隆初，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四年，京师市井传嘉淦疏稿论劾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高宗谕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禁。十六年，

或又传嘉淦疏稿斥言上失德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云贵总督硕色以闻。命求所从来，遣使者督谏。转相连染，历六省，更三岁，乃坐江西卫千总卢鲁生伪为，罪至死。高宗知无与嘉淦事，眷不替，嘉淦益自抑。尝著书述春秋义，自以为不足，毁之。

子孝愉，以廕生授刑部主事，官至直隶按察使。

梁诗正，字养仲，浙江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及第，授编修。累迁侍讲学士。十三年，以母忧归。高宗即位，召南书房行走。乾隆三年，补侍读学士。累迁户部侍郎。诗正疏言：“八旗除各省驻防与近京五百里俱听屯种，馀并随旗驻京。皇上为旗人资生计者，委曲备至，而旗人仍不免穷乏。盖生齿日繁，若不使自为养，而常欲官养之，势有不能。臣谓非屯田不可。今内地无閒田，兴、盛二京膏腴未尽辟。世宗时，欲令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分驻旗人耕种，已有成议，未及举行。今不早为之所，数百年后，旗户十倍於今。以有数之钱粮，贍无穷之生齿，使取给於额饷之内，则兵弁之关支，不足供閒散之坐食；使取给於额饷之外，则民赋不能加，国用不能缺。户口日繁，待食者众，无馀财给之，京师亦无馀地处之。惟有酌派户口，散列边屯，使世享耕牧之利，以时讲武，亦以实边。诸行省绿营马步兵饷，较康熙年间渐增至五六百万。在各标营、镇协每处浮数十百名，不觉其多；在朝廷合计兵饷，则冗额岁不下数十百万。各省钱粮，大半留充兵饷，其不敷者，邻省协拨，而解部之项日少。向来各营多空粮，自雍正元年清查，此弊尽除。是近年兵额但依旧制，已比前有虚实之别。况直省要害之地，多满洲驻防，与各标营、镇协声势联络，其增设兵额可以裁汰者，宜令酌定数目，遇开除空缺，即停止募补。庶将来营制渐有节省，而现在兵丁无苦裁汰。”

十年，擢户部尚书，诗正疏言：“每岁天下租赋，以供官

兵俸饷各项经费，惟馀二百馀万，实不足备水旱兵戈之用。今虽府库充盈，皇上宜以节俭为要，勿兴土木之工、黩武之师，庶以持盈保泰。”十三年，调兵部尚书。十四年，加太子少师，兼刑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

十五年，调吏部尚书。御史欧堪善疏劾诗正徇庇行私，上召诸大臣及堪善廷诘。所劾皆无据，惟翰林院轮班引见，偶有越次。上谕曰：“梁诗正职在内廷，不过文学供奉，朕何如主，而谓诸臣能恣行其胸臆乎？至小小瞻徇私情，则不独诗正，诸大臣恐俱未能尽绝。如张廷玉掌院三十年，引见越次，不知凡几，何以未闻论劾？诗正有此一二可议，即被论劾，得以知所儆省，未始非福。堪善之言，当以为感，不当以为怨也。”会御史储麟趾劾四川学政硃荃匿丧，上询诗正，诗正对失指，下吏议，当夺职，命留任。

十六年，从上南巡，诗正父文瀛年八十，予封典。十七年，疏乞终养。二十三年，丁父忧，召署工部尚书。二十四年，调署兵部尚书。二十五年，服阕，真除，仍命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八年，授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寻卒，谥文庄。

子同书，举人，赐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敦书，官至兵部右侍郎。

论曰：福敏以谨厚为高宗师。世倌、貽直立朝有风节，虽坐谴，皆近私，大德不逾，卒不以相掩。阿克敦惇大而清介。嘉淦谔谔，陈善闭邪，一朝推名疏。诗正论八旗当行边屯，绿营当停募补，掌国计虽岁有馀，惓惓惟惧不足，其虑远矣。

列传九十一

张照 甘汝来 陈德华 王安国 刘吴龙 杨汝毅
张泰开 秦蕙田 彭启丰 梦麟

张照，字得天，江南娄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南书房行走。雍正初，累迁侍讲学士。圣祖训士民二十四条，世宗为之註，题曰圣谕广训，照疏请下学官，令学童诵习。复三迁刑部侍郎。十一年，授左都御史，迁刑部尚书，疏请更定律例数事。

大学士鄂尔泰初为云贵总督，定乱苗，稍收其地，置流官。既而苗复叛，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讨之，不以时定。上责鄂尔泰措置不当，照素忤鄂尔泰，因请行。十三年五月，上命照为抚定苗疆大臣。照至贵州，议划施秉以上为上游，用云南、贵州兵，专属元生；以下为下游，用湖广、广东兵，专属芳：令诸军互易地就所划。元生、芳遂议村落道路皆别上下界，文移辨难。照致书元生等，令劾鄂尔泰。会高宗即位，召照还，以湖广总督张广泗往代。上怒照挟私误军兴，广泗复劾照谬妄，元生等并发照致书令劾鄂尔泰事，遂夺职逮下狱。乾隆元年，廷议当斩，上特命免死释出狱，令在武英殿修书处行走。

二年，起内阁学士，南书房行走。五年，复授刑部侍郎。照言：“律例新有更定，校刻颁行诸行省，期以一年。旧轻新重者，待新书至日遵行，不必驳改；旧重新轻者，刑部即引新

书更正。庶一年内薄海内外早被恩光。”特旨允行。上以朝会乐章句读不协节奏，虑坛庙乐章亦复如是，命庄亲王允禄及照遵圣祖所定律吕正义，考察原委。寻合疏言：“律吕正义编摩未备，请续纂后编。坛庙朝会乐章，考定宫商字谱，备载於篇，使律吕克谐，寻考易晓。民间俗乐，亦宜一体釐正。”下部议行。七年，疏请矜恤军流罪人妻孥，罪人发各边镇给旗丁为奴，其在籍子孙到配所省视，旗丁不得并没为奴。

寻擢刑部尚书，兼领乐部。民间贷钱徵息，子母互相权，谓之“印子钱”。雍正间，八旗佐领等有以印子钱朘所部旗丁者，世宗谕禁革。都统李禧因请贷钱者得自陈，免其偿，并治贷者罪。至是，照言印子钱宜禁，如止重利放债，依违禁取利本律治罪，禧所议宜罢不用，从之。九年十二月，父汇卒於家，照方有疾，十年正月，奔丧，上勉令节哀，毋致毁瘠。至徐州，卒，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敏。

照敏於学，富文藻，尤工书。其以苗疆得罪，高宗知照为鄂尔泰所恶，不欲深罪照，滋门户恩怨。重惜照才，复显用。及照卒，见照狱中所题白云亭诗意怨望，又指照集愤嫉语，谕诸大臣以照已死不追罪。后数年，一统志奏进，录国朝松江府人物不及照，上复命补入，谓：“照虽不醇，而资学明敏，书法精工，为海内所共推，瑕瑜不掩，其文采风流不当泯没也。”

甘汝来，字耕道，江西奉新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以教习授知县，补直隶涑水知县。涑水旗丁与民杂居，汝来至，请罢杂派，以火耗补之。禁庄田无故增租易佃。旗丁例不得行笞，汝来请以柳挺约束。三等侍卫毕里克调鹰至涑水，居民家，仆捶民几毙，诉於汝来。毕里克率其仆闾於县庭，汝来逮毕里克，械其仆於狱。事闻，下刑部议，夺汝来职，毕里克罚俸，圣祖命夺毕里克职，汝来无罪。汝来自是负循吏名。移知新安县，

凿白杨淀堤，溉田数千顷。又移知雄县，惩奸吏，复请罢杂派。雍正初，授吏部主事，擢广西太平府知府，三迁至广西巡抚。五年，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汝来为按察使时，李绂为巡抚，奉议州土司罗文刚纠众阻塘汛，吏请兵捕治，绂与汝来持不许。事闻，世宗命绂、汝来如广西捕文刚。广西巡抚韩良辅如云南，与总督鄂尔泰计事，上令汝来署巡抚。泗城府土司岑映宸所部民相仇，汝来与鄂尔泰、良辅、绂设谋縶映宸，隶其土流官。汝来请於镇安土府置学官，上以非苗疆急务，责其沽名。又以汝来谢恩疏言曲赐宽容，上诘之曰：“人君持国法，当行直道，曲则不直，汝来语何意？”召还京。六年，良辅获文刚，汝来坐疏纵夺职，在咸安宫官学行走。山东巡抚费金吾议濬济宁、嘉祥、沛县等处水道，命汝来效力。九年，起直隶霸昌道。丁母忧，令在任守制。

再迁礼部侍郎。高宗即位，议行三年丧，谕於诸大臣，汝来曰：“三年之丧，无贵贱，一也。皇上法尧、舜之道，宜行周、孔之礼，立万年彝伦之极。”或言二十七月中朝祭大典若有所妨，汝来曰：“墨缌视事，越紼以祭，礼固言之，夫何疑？”乃考载籍，上仪制，援古证今，具有条理。

迁兵部尚书，疏言：“广东海滨微露滩形，民间谓之‘水坦’。渐生青草，谓之‘草坦’。徐成耕壤，谓之‘沙坦’。坦初见，沿海民报围筑者，当先令立标定四至，毋於围筑后争控。民有田十顷以上，毋许围筑，以杜豪占。即贫民围筑，限五顷。其出工本牛种助他人围筑量取租息者，听。陆地开垦例六年升科，海田浮阨，当宽至十年。潮大至坦没，蠲一岁粮。围毁则免升科原额。”疏入，敕广东督抚议行。复疏言：“海滨居民单桅船采捕鱼虾，例不输税。近闻各海关监督与双桅船同令领牌纳钞，又闽、广间贫民有置{竿多}取鱼者，有就埠育

鸭者，吏或按{“多”}按埠私徵税，请通行严禁。”从之。乾隆三年，调吏部尚书，仍兼领兵部，加太子少保。

四年七月，汝来方诣廨治事，疾作，遂卒。大学士讷亲领吏部，与共治事，亲送其丧还第。至门，讷亲先入，姬缝衣於庭，讷亲谓曰：“传语夫人，尚书暴薨於廨矣！”姬愕曰：“汝谁也？”讷亲具以告，姬汪然而泣，始知即汝来妻也。讷亲因问有馀贐否，姬曰：“有。”持囊出所馀俸金，讷亲为感泣。奏上，上奖其寒素，赐银千两，命吏经纪其丧，谥庄恪。

嘉庆间，汝来曾孙绍烈应顺天乡试，以怀挟得罪，仁宗犹念汝来居官持正，宥绍烈，命仍得原名应试。

陈德华，字云倬，直隶安州人。雍正二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再迁侍读学士。提督广东肇高学政，旋调广韶学政。遭母丧归，未终制，召充一统志馆副总裁官。乾隆元年，迁詹事，上书房行走，再迁刑部侍郎。四年，迁户部尚书。七年，调兵部尚书。八年，以弟德正为陕西按察使，谳狱用酷刑，为巡抚塞楞额所劾。德正具密摺拟揭部科，为书告德华，德华沮之，未奏闻。上以德华既知德正事非是，当奏闻，乃为隐匿，非大臣体，且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朕非不知以此风天下。然君臣之伦，实在弟兄之上。”下部议夺职，命左迁兵部侍郎。十二年，以议处江西总兵高琦武备废弛，违例邀誉，夺职。十四年，起为左副都御史，上书房行走。以督诸皇子课怠，屡诘责夺俸。二十二年，迁工部侍郎。二十三年，迁礼部尚书。二十九年，致仕。三十六年，皇太后万寿，诏绘九老图，以德华入致仕九老中。四十四年，卒，年八十三。

德华性笃俭，缊袍蔬食，萧然如寒素。立身循礼法，而不自居道学。尝谓：“士大夫之患，莫大於近名。求以立德名，则必有迂怪不情之举而实行荒；求以立言名，则必有异同胜负

之论而正理晦；求以立功名，则必务见所长，纷更旧制。立一法反生一弊，而实行无所裨。”方为尚书时，京师富民俞民弼死，诸大臣皆往吊。上闻，察未往者，德华与焉。

王安国，字春圃，江南高邮人。雍正二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再迁侍讲。提督广东肇高学政，复再迁左佥都御史。乾隆二年，疏请禁官吏居丧诣省会谒大吏，下部议行。复三迁左都御史。五年，两江总督马尔泰论广东巡抚王謩徇纵，命安国往按，即命以左都御史领广东巡抚。安国曰：“吾奉命勘事而即得其位，古所讥蹊田夺牛者非欤？”疏力辞，上不许。广东俗奢靡，安国事事整肃，仓有馀粟。故事，自总督以下皆有分，安国独以非制，止之。九年正月，就迁兵部尚书，寻遭父丧。广州将军策楞疏言安国孤介廉洁，归葬无赀，与护理巡抚託庸等具赙归之，报闻。

十年，召为兵部尚书，调礼部。安国疏乞终丧，居庐营葬。服阕，乃入朝。十四年六月，安国入对，言诸行省方科试，诸学臣尚有未除积弊。上令具疏陈，安国疏言：“上科乡试后，颇闻诸学臣因录科例严，转开侥幸。或於省会书院博督抚之欢，或於所属义学徇州县之请，或市恩於朝臣故旧，或纵容子弟家人乘机作弊，致取录不甚公明。”上召安国询所论诸学臣姓名，安国举尹会一、陈其凝、孙人龙、邓钊等。上以会一、钊已物故，其凝、人龙皆坐事黜，因责安国瞻徇，手诏诘难。二十年，迁吏部尚书。二十一年，疏乞假为父改葬。上以来年当南巡，谕俟期扈行。冬，病作，予假治疾。二十二年春，卒，赐白金五百治丧，谥文肃。

安国初登第，谒大学士硃轼，轼戒之曰：“学人通籍后，惟留得本来面目为难。”安国诵其语终身。至显仕，衣食器用不改於旧。深研经籍，子念孙，孙引之，承其绪，成一家之学，

语在儒林传。

刘吴龙，字绍闻，江西南昌人。雍正元年进士，授庶吉士。二年，以硃轼荐，改吏部主事。六迁至光禄寺少卿。尝视谏牒，有以欲劫行舟定罪者，吴龙曰：“欲劫二字，岂可置人於死？”论释之。十一年，出为安徽按察使。十三年，内迁光禄寺卿，命管理北路军需。乾隆元年，召还，疏言：“北路军需，有输送科布多截留察汉度尔诸处，应就车驼户追缴脚价。尚有逋负，请量予豁免。”上从其议。三迁左都御史，疏言：“步军统领衙门番役，私用白役，生事害民，宜令具册考覈，有所追捕，官畀差票，诣有司呈验。步军统领鞫囚，旗人会本旗都统，民人会顺天府尹、巡城御史，互相觉察。”疏入，议行。又疏言诸行省州县董理讼狱，其有舛误，小民无所申诉，宜令督抚遣监司按行稽考，以申民隐。旋劾罢浙江巡抚卢焯，论如律。迁刑部尚书。七年，卒，赐白金五百治丧，谥清惠。

吴龙简重，不苟言笑。为政慎密持重，得大体。督学直隶、江苏，士循其教。乾隆初，杨汝穀、张泰开与吴龙先后为左都御史，皆以笃谨被上眷。

杨汝穀，字令贻，江南怀宁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授浙江浦江县知县。行取，授礼部主事。三迁监察御史。河南南阳镇标兵以知府沈渊禁博，劫渊，围诸教场三日。汝穀论劾，上遣尚书张廷枢等往按，谴总兵高成诛标兵之首事者。别疏言：“选人待缺，辄言出为人后，或值远缺，报治丧，冀更选。请飭选人具三代，已选，复称出为人后，报治丧，以不孝论。”下部议行。六迁兵部侍郎，兼署左副都御史。疏言直隶被水灾，请运关东米十万石至天津，留南漕十万石存河间、保定適中地，分贮备赈。下部议行。高宗即位，调户部侍郎，疏言：“河南荥泽地滨黄河，康熙三十六年河势南侵，县地多倾陷。民困虚

粮，流亡远徙。”上命河南巡抚察议，删赋额。寻迁左都御史。乾隆三年，以老乞休，命本省布政使给俸。五年，卒，年七十六，谥勤恪。

张泰开，字履安，江南金匱人。乾隆七年进士，改庶吉士，命上书房行走。旋自编修五迁礼部侍郎。十九年，国子监学录缺员，泰开举同部侍郎邹一桂子志伊。上责其瞻徇，部议夺职，予编修，仍在上书房行走。二十年，内阁学士胡中藻为诗谤朝政，坐诛，泰开为诗序，授刻，部议夺官治罪，上特宥之，仍在上书房行走。寻复授编修。二十二年，擢通政使。三迁左都御史。三十一年，授礼部尚书。三十二年，复授左都御史。三十三年，以老乞休，上奖其勤慎，加太子少傅，赋诗饯其行。三十九年，卒，年八十六，谥文恪。

秦蕙田，字树峰，江南金匱人。祖松龄，顺治十二年进士，官左春坊左谕德。本生父道然，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官礼部给事中，与贝子允禩善，为其府总管。允禩得罪，逮下狱，蕙田往来省视。世宗贷道然死，而狱未解。乾隆元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编修，南书房行走。乃上疏言：“臣本生父道然身罹重罪，蒙恩曲宥；以追银未完，系狱九年，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间，浸染暑湿，疟疾时作，奄奄一息，几至殒毙。情关骨肉，痛楚难忍。臣虽备官禁近，还顾臣父，老病拘幽，既无完解之期，更无生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诚不忍昧心窃禄，内惭名教。伏惟皇上矜慎庶狱，一线可原，概予宽释。当此圣明孝治天下，惟有乞恩，亡臣父八十垂死之年，得以终老牖下。臣原夺职效奔走以赎父罪。”高宗命宥道然，并免所追银。

蕙田累迁礼部侍郎，丁本生父忧，服将阕，命仍起礼部侍郎。二十二年，迁工部尚书，署刑部尚书。二十三年，调刑部

尚书，仍兼领工部，加太子太保。疏请诸行省流亡递籍编甲收管，上谕曰：“蕙田所奏甚是，为清狱讼、弭盗贼之良法。但此辈展转流徙，城市村落，所在皆有。必一一收捕传送，令原籍保甲监察，事理繁琐，不若就所在地察禁。当令有司遇流亡强悍不法，即时捕治。”二十九年，以病乞休，上不允。再请，上命南还谒医，不必解任。九月，卒於途，谥文恭。明年，上南巡，幸无锡，赋诗犹及蕙田。

蕙田通经能文章，尤精於三礼，撰五礼通考，首采经史，次及诸家传说儒先所未能决者，疏通证明，使后儒有所折衷。以乐律附吉礼，以天文历法、方輿疆理附嘉礼。博大闳远，条贯赅备。又好治易及音韵、律吕、算数之学，皆有著述。

子泰钧，乾隆十九年进士，翰林院编修。

彭启丰，字翰文，江南长洲人。祖定求，康熙十五年，会试、殿试皆第一，官至翰林院侍讲。启丰，雍正五年会试第一，殿试置一甲第三，世宗亲拔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南书房行走。三迁右庶子。乾隆六年，充江西乡试副考官，再迁左佾都御史。疏言：“臣驿路经宿州，宿州方被水，蒙恩赈恤。知州许朝栋任甲长胥吏索费，饥民户籍登记不以实。凤阳知府梅毓健不亲诣察覈。”下两江总督那苏图严察。七年，迁通政使，督浙江学政。三迁刑部侍郎，疏言：“浙省吏民占官湖为田，馮杭南湖发源天目，下注苕溪，溉杭、嘉、湖三郡。自巡抚硃轼濬治，今已沙淤。其他会稽、馮姚、慈谿等湖，皆仅存其名，请敕次第开濬。江南漕米，每石收钱五十四，半给运丁，半归州县为公使钱。杭、嘉、湖运丁有漕截，而州县无漕费，石米私加一二升至五六升，请敕如江南例，石米收钱二十四，为州县修仓铺垫费，而禁其浮收。浙江额设均平夫银供差徭，差简可以敷用，差繁每苦赔垫，本省官吏来往，任意多索，请敕部按官吏

尊卑、差役繁简，定人夫名额，俾为成例。浙省黄岩、太平地多斥卤，民家稍有馀盐，兵弁藉以婪索。婪索不遂，指为私盐，甚或以数家数人之盐合并诬报，请敕文武大臣申禁。”下部议行。寻以忧去。

十五年，授吏部侍郎。十八年，调兵部侍郎。二十年，疏乞养母，允之。二十六年，复授吏部侍郎。二十七年，以京察注考，吏部郎中阿敏尔图诸尚书、侍郎皆列一等，后丰独列二等，上责其示异市名。旋迁左都御史。二十八年，迁兵部尚书。三十一年，上以史奕昂为侍郎，入对，谕加意部事。奕昂遂自恣，面斥后丰，不称尚书，侍郎期成额以是讪奕昂。上诘后丰，后丰力言无之。询侍郎鍾音，鍾音对如期成额。后丰语乃塞。上为罢奕昂，因谓：“后丰学问尚优，治事非所长。今乃巽懦奕模棱，奏对不以实，失大臣体。”即降侍郎。三十三年，命原品休致。四十一年，上东巡，迎驾，予尚书衔。四十九年，卒，年八十四。

子绍升，语在文苑传。孙希濂，乾隆四十九年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左迁福建按察使。曾孙蕴章，自有传。

梦麟，字文子，西鲁特氏，蒙古正白旗人，尚书宪德子。乾隆十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十五年，迁侍讲学士，再迁祭酒，提督河南学政。十六年，授内阁学士。十七年，湖北罗田民据天堂寨谋乱，梦麟以河南商城邻罗田，驰往捕治，上嘉之。疏言：“商城界江、楚，峻岭深岩，易藏奸宄，请增兵巡察。”下河南巡抚议，移驻守备，增兵百。十八年，署户部侍郎，充江南乡试考官，即命提督江苏学政。二十年，授工部侍郎，代还，调署兵部，兼镶白旗蒙古副都统。二十一年，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大臣在军机处，资望少浅者曰“学习行走”，自梦麟始。

是岁，河决孙家集。二十二年，河道总督白鍾山奏请开荆山桥河，命梦麟驰勘，趣即兴工，工竟，议叙。上南巡阅河，以六塘河以下积潦，桃源、宿迁、清河诸县卑成浸，令梦麟勘治。寻奏：“六塘河上承骆马湖，至清河分两派，由武障、义泽等河汇潮河入海，长三百馀里，中间淤浅数十处，已令速疏濬南北两堰。并去年水坏宿迁堰工，及诸缺口，俱加修筑。诸县积水，开沟十五，设涵洞五，建闸四，俾得宣泄。”工既竟，又奏：“荆山桥河道经铜、沛、邳、睢四州县，分设四汛；黄水自丁家楼汇入苏家闸，荆山桥正当其冲，应令堵筑。微山湖至荆山桥河下游王母山，纡长湾曲，每岁霜降后应令疏濬。居民就湾筑堰坝捕鱼，渡口叠石为步，皆阻河道，应令严禁。”上命如所议行。

山东巡抚鹤年奏金乡、鱼台、济宁诸州县水患，命侍郎裘曰修偕梦麟驰往相度，合疏言：“诸县久为微山湖水所浸，当筹分泄之路。韩庄闸南伊家河至江南梁旺城入运，今已久淤，当开濬引积水东注。”从之。两江总督尹继善以沂水入运为害，奏建湖口闸，命梦麟与在工诸臣分任其责。合疏言：“沂水自卢口傍泄，淹民田，阻运河。当筑坝堵截，使不得入运，毋碍微山诸湖入河归海之路。六塘河在骆马湖下游，为沂水疏泄要道，宿迁、桃源诸水自流入涟归海，并宜疏治宣通。兼濬六塘河出口，使无浅阻。此治沂水之概要也。夏邑、永城诸水，自睢河下注洪泽湖，出清口会黄入海。近岁河道多淤，董家沟诸地尤宜急治，兼濬洪泽湖出口。清口束水二坝，遵旨撤除。各闸口门亦宜加宽。此治睢河之概要也。”疏入，上许为颇得要领。调户部。冬，工竟，还京师。二十三年，复调工部，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卒，赐祭葬。

论曰：照继於盘错，而优於词翰，高宗知之审矣。汝来以

清节著，德华等以文学庸，而安国博辨群书，好学深思，自为家法。蕙田治礼，综历代政事学术，贯串会通，体大思精，尤彬彬名世之大业也。梦麟早岁负清望，参大政，方驾遽税，惜哉！

列传九十二

钱陈群 子汝诚 孙臻 沈德潜 金德瑛 钱载
齐召南 陈兆仑 兆仑孙桂生 董邦达 钱维城 邹一桂
谢墉 金甡 庄存与 刘星炜 王昶

钱陈群，字主敬，浙江嘉兴人。父纶光，早卒。母陈，翼诸孤以长，语在列女传。康熙四十四年，圣祖南巡，陈群迎驾吴江，献诗。上命俟回跸召试，以母陈病不赴。六十年，成进士，引见，上谕及前事。改庶吉士，授编修。雍正七年，世宗命从史貽直、杭奕禄赴陕西宣谕化导，陈群周历诸府县，集诸生就公廨讲经，反覆深切，有闻而流涕者。使还，上谕奖为：“安分读书人”。五迁右通政，督顺天学政。乾隆元年，以母丧去官。服除，高宗命仍督顺天学政，除原官。陈群以母陈夜纺授经图奏上，上为题词。疏请增顺天乡试中额，上以官制有定，取者多，用者益远，国家不能收科目取人之效，寝其议。

三迁内阁学士。陈群屡有建白：尝疏请严治匿名揭帖，无论事钜细，非据实首告而编造歌谣诗词，匿名粘贴闾巷街衢，当下刑部依律治罪。疏请广劝种植树木，官地令官种，州郡吏种至千本以上，予纪录；受代时具册，备地方公用。民地令民种，至五六百本者，予扁额奖赏，成材后听取用。疏请偏灾蠲免分数，分别贫富，富者按例定分数蠲免，贫者被灾几分即蠲免几分，使之相等。及敕询州县耗羨，疏言：“康熙间，州县官额徵钱粮，收耗羨一二钱不等。陆陇其知嘉定县止收四分，

清如隴其，亦未闻全去耗羨也。议者以康熙间无耗羨，非无耗羨也，特无耗羨之名耳。世宗出自独断，通计外吏大小员数，酌定养廉，而以所入耗羨按季支领。吏治肃清，民亦安业。特以有徵报支收之令，不知者或以为加赋。皇上询及盈廷，臣请稍为变通，凡耗羨所入，仍归藩库，各官养廉及各州县公项，如旧支給。其续增公用，名色不能画一，多寡亦有不同，应令直省督抚明察，某件应动正项，某件应入公用，分别报销。各省州县自酌定养廉，荣悴不一，其有支绌者，应令督抚确察量增，俾稍宽裕。仍飭勿得耗外加耗，以致累民。则既无加赋之名，并无全用耗羨办公之事，州县各有赢馀，益知鼓励。至於施从其厚，敛从其薄，古之制也。及此仓庾充裕、民安物阜之时，大臣悉心调剂，使养廉之入，不为素餐，元气培扶，帑藏盈溢，然后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宋太祖能罢羨馀，臣固知皇上之圣，不必廷臣建白如张全操其人者，而德音自下也。”

七年，擢刑部侍郎。上令廷臣议州县常平仓应行诸事，诸臣皆议歉岁减价。陈群疏言：“成熟之年，出陈易新，仓米必不及市米，而民以米值纳仓，银色当高於市易。拟令石减一钱二分，还仓时加穀四五升，以为出入耗费。”

十七年，患反穀疾，连疏乞解职，许之。命其子编修汝诚侍行，且赐诗以宽其意。陈群进途中所作诗，上为答和。时有伪为孙嘉淦疏稿语谤上，上令穷治，陈群自家密疏请省株连，上严飭之，而事渐解。二十二年，上南巡，令在籍食俸。二十五年，上为桥梓图寄赐陈群。二十六年，偕江南在籍侍郎沈德潜诣京师祝皇太后七十寿，命与香山九老会，加尚书衔。上谕：“明岁南巡，诸臣今年已赴阙，毋更远迎。”二十七年，南巡，陈群偕德潜迎驾常州，上赐诗称为“大老”。三十年，南巡，复迎驾。是岁陈群年八十，加太子太傅。赐其子汝器举人，

汝诚扈跸，命从还省视。

三十一年，陈群复进其母陈画册，册有纶光题句。上题诗以赵孟頫、管道升为比。三十五年，上六十万寿，命德潜至嘉兴劝陈群母诣京师，陈群献竹根如意，上批劄云：“未颁僧绍之赐，恰致公远之贡，文而有节，把玩良怡！今赐卿木兰所获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三十六年，上东巡，陈群迎驾平原，进登岱祝釐颂。是冬，复诣京师祝皇太后八十万寿，命紫禁城骑马，赐人蔭，再与香山九老会。陈群进和诗有句云“鹿驯岩畔当童扶”，上赏其超逸，复为图赐之。南归，以诗饯。

陈群里居，每岁上录寄诗百余篇，陈群必赓和，亲书册以进，体兼行草，屡蒙奖许。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九。上谕谓：“儒臣老辈中能以诗文结恩遇，备商榷者，沈德潜卒后惟陈群。”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端。四十四年，上制怀旧诗，列五词臣中。

子汝诚，字立之。乾隆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命南书房行走。四迁至侍郎，历兵、刑、户诸部。再典试江南，上命寄谕尹继善，招陈群游摄山，父子可相见。汝诚试毕，迎陈群入试院，居数日乃还。三十年，乞养归。四十一年，父丧终，授刑部侍郎，仍在南书房行走。四十四年，卒。

汝诚子臻，字润斋。自兵马司副指挥授河南邓州知州，累迁江西粮道。左授山西平阳知府，复累迁直隶布政使。嘉庆二十一年，授江西巡抚。江西南昌诸府食淮盐，而与福建、浙江、广东三省毗连，私贩侵引额。臻议疏纲额、缉私贩。寻移山东巡抚。兗、曹、沂诸府民素悍，染邪教，盗甚炽。臻请就诸府增设参将以下官，上皆采其议。入觐，以衰老左授湖南布政使，休致。道光十九年，卒。

陈群诗纯恣朴厚，如其为人。赓唱既久，亦颇效御制诗体。

貳刑部十年，慎於庶獄，虛衷詳鞠。高宗嘗以于定國期之。汝誠繼貳刑部，奉陳群之教，持法明允。臻亦善治獄。在平陽，介休民被盜殺其母，攫釧去。民言姻家嘗貸釧，佣或竊釧逃，鄰家子左右之。縣捕三人，榜掠誣服。他日獲盜得釧，民乃言非其母物。獄不能決。臻微服訪得實。撫山東，清庶獄，雪非罪二十餘人，擒教訟者置於法。

沈德潛，字碣士，江南長洲人。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試未入選。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年六十七矣。七年，散館，日晡，高宗莅視，問孰為德潛者，稱以“江南老名士”，授編修。出御制詩令廣和，稱旨。八年，即擢中允，五遷內閣學士。乞假還葬，命不必開缺。德潛入辭，乞封父母，上命予三代封典，賦詩餞之。十二年，命在上書房行走，遷禮部侍郎。是歲，上諭諸臣曰：“沈德潛誠實謹厚，且憐其晚遇，是以稠疊加恩，以勵老成積學之士，初不因進詩而優擢也。”

十三年，德潛以齒衰病噎乞休，命以原銜食俸，仍在上書房行走。十四年，復乞歸，命原品休致，仍令校御制詩集畢乃行。諭曰：“朕於德潛，以詩始，以詩終。”且令有所著作，許寄京呈覽。賜以人蔭，賦詩寵其行。德潛歸，進所著歸愚集，上親為制序，稱其詩伯仲高、王，高、王者謂高、王士禛也。十六年，上南巡，命在籍食俸。是冬，德潛詣京師祝皇太后六十萬壽。十七年正月，上召賜曲宴，賦雪獅與聯句。又以德潛年八十，賜額曰“鶴性松身”，并賚藏佛、冠服。德潛歸，復進西湖志纂，上題三絕句代序。二十二年，復南巡，加禮部尚書銜。二十六年，復詣京師祝皇太后七十萬壽，進歷代聖母圖冊。入朝賜杖，上命集文武大臣七十以上者為九老，凡三班，德潛為致仕九老首。命游香山，圖形內府。

德潛進所編國朝詩別裁集請序，上覽其書以錢謙益為冠，

因谕：“谦益诸人为明朝达官，而复事本朝，草昧缔构，一时权宜。要其人不得为忠孝，其诗自在，听之可也。选以冠本朝诸人则不可。钱名世者，皇考所谓‘名教罪人’，更不宜入选。慎郡王，朕之叔父也，朕尚不忍名之。德潜岂宜直书其名？至世次前后倒置，益不可枚举。”命内廷翰林重为校定。二十七年，南巡，德潜及钱陈群迎驾常州，上赐诗，并称为“大老”。三十年，复南巡，仍迎驾常州，加太子太傅，赐其孙维熙举人。三十四年，卒，年九十七。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文憲。御制诗为輓。是时上命毁钱谦益诗集，下两江总督高晋令察德潜家如有谦益诗文集，遵旨缴出。会德潜卒，高晋奏德潜家并未藏谦益诗文集，事乃已。四十三年，东台县民许举人徐述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怪。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四十四年，御制怀旧诗，仍列德潜五词臣末。

德潜少受诗法於吴江叶燮，自盛唐上追汉、魏，论次唐以后列朝诗为别裁集，以规矩示人。承学者效之，自成宗派。

金德瑛，字汝白，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进士，廷对初置第六，高宗亲擢第一，授修撰。是岁举博学鸿词科，德瑛以荐徵，既入翰林，不更试。旋命南书房行走，充江南乡试考官。德瑛以原籍休宁辞，不许。再迁右庶子。督江西学政。任满，上特谕“德瑛甚有操守，取士公明”，命留任。德瑛疏言：“翰林为储才地，庶吉士宜求学有根柢，器量明达，庶可备他日任使。每科命大臣教习，大臣政事甚繁，但能总大纲。旧有分教例，但由掌院选任，时设时止。乞令掌院於翰詹中择品学优赡、资俸较深者引见，简畀分教。”得旨俞允。复四迁太常寺卿，命祭告山西诸行省帝王陵寝。疏言：“女娲氏陵寝殿塑女像，旁侍嫔御，民间奉为求嗣之神，实为黷褻。请毁像立主。

“下部议行。督山东学政。十九年，岁饥，上发帑治赈，而邹、滕诸县灾尤重。有司格於例限，不敢以请。德瑛任满还京师，入对，具言状，上特命展赈。迁内阁学士。二十一年，迁礼部侍郎。充江西乡试考官。使还，经徐州，时河决孙家集，微山湖暴涨，入运河，江南、山东连壤诸州县被水。德瑛谘访形势，入陈於上前，上嘉德瑛诚实不欺。旋命尚书刘统勋董治疏筑。二十三年，督顺天学政，疏言：“八旗诸生遇岁试，辄称病诿避，甚至病者多於与试者，请下八旗都统考覈。”

二十六年，擢左都御史，疏言：“秋审旧例，凡已经秋审者谓之‘旧事’，现入秋审者谓之‘新事’。当九卿、詹事、科道集议时，书吏宣唱名册，繁重淹滞。其实商榷轻重，多在新事。积年缓决之案，自按察使上巡抚，更三法司，初狱已致慎矣；况三审缓决，久成信谳。诸囚偷生囹圄，幸待十年庆典，得蒙恩赦。然亦裁自圣心，诸臣无与焉。旧事名册宜罢宣唱。陈案既省，近事得以从容往复，尽心详审。九卿兼有馀晷治其本职。”上韪其言，下大学士会刑部议，请如德瑛言。十二月，命稽覈通州仓储，中寒病作，二十七年正月，卒。

德瑛端平简直，无有偏党，为上所知。方为少詹事，入对，上曰：“汝元年状元，尚作四品官耶？”数日擢太常寺卿。及病，上每见廷臣问状，且曰：“德瑛辛巳生，长朕十岁。”及病革，上方出巡幸，将启跸，犹曰：“德瑛久不入值，病必重。”德瑛即以其日卒。三十一年，德瑛子洁成进士，引见，上曰：“汝金德瑛子耶？”德瑛卒已将十年，上犹惓惓如是。

钱载，字坤一，浙江秀水人。雍正十年，副榜贡生，举博学鸿词、举经学，就试皆未入选。乾隆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七迁内阁学士，直上书房。四十一年，督山东学政。四十五年，命祭告陕西、四川岳渎及帝王陵寝。寻擢礼

部侍郎，充江南乡试考官，举顾问为第一，四书文纯用排偶，上以乖文体，命议处。

吕氏春秋尧葬穀林，史记不书其地。乾隆元年，以山东巡抚岳濬奏，自东平改祀濮州。四十一年，大理寺卿尹嘉铨疏言当在平阳，下部议驳。载督学山东，谒濮州尧陵，自四川还道平阳，得尧陵州东北；及江南典试归，又至东平求旧时所祭尧陵，参互考订，以为在平阳者是。史记汤、武皆未著葬地，盖都於是葬於是则不书，尧亦其例。因疏请釐定。下大学士、九卿议驳，载奏辨；复议，仍寝不行。上谕曰：“经生论古，反覆辨证，原所不禁。但既陈之奏牍，并经廷臣集议，即不当再执成见。载斥吕不韦门下客浮说，不韦即不足取，亦尚不可以人废言。况其门下客所著书，所谓‘悬之国门，不易一字’，岂能谓不足为据？其时去古未远，或尚有所承述。乃欲在数千年后虚揣翻驳，有是理乎？载本晚达，且其事只是考古，是以不加深问。若遇朝廷政治，亦似此哓哓不已，朕必重治其罪。”命传旨申饬。载疏累数千言，语有未明，复为自注，时谓非章奏体，上亦未深诘也。

四十八年，休致。五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五。

子世锡，入翰林。时侍郎英廉及载充教习庶吉士，英廉语世锡曰：“君家仍世入翰林，而上命父教其子，当勉为竭、颺以报上恩。”世锡子宝甫，初名昌龄，避仁宗陵，以字行。亦以编修官至云南布政使。

德瑛论诗宗黄庭坚，谓当辞必己出，不主故常。载初与订交，晚登第，乃为门下门生；诗亦宗庭坚，险入横出，崭然成一家。同县王又曾、万光泰辈相与唱酬，号秀水派。语互详文苑传。载又为陈群族孙，从陈群母陈受画法，苍秀高劲，亦如其诗。

齐召南，字次风，浙江天台人。幼而颖敏，乡里称神童。雍正十一年，命举博学鸿词，召南以副榜贡生被荐。乾隆元年，廷试二等，改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八年，御试翰詹各官，擢中允，迁侍读。九年，以父丧去官。时方校刻经史，召南分撰礼记、汉书考证，命即家撰进。服除，起原官。十二年，迁侍读学士。十三年，复试翰詹各官，以召南列首，擢内阁学士，命上书房行走。迁礼部侍郎。上於宁古塔得古镜，问召南，召南辨其款识，具陈原委。上顾左右曰：“是不愧博学鸿词矣！”“上西苑射，发十九矢皆中的，顾尚书蒋溥及召南曰：“不可无诗！”召南进诗，上和以赐。十四年夏，召南散直堕马，触大石，颇几裂。上闻，遣蒙古医就视，赐以药。语皇子宏谟：“汝师傅病如何？当频使存问！”幸木兰，使赐鹿脯十五束。及冬，入谢，上慰劳，召南因乞归，固请乃许。及行，赐纱、葛各二端。

上南巡，屡迎驾，辄问病状，出御制诗命和。上尝询天台、雁宕两山景物，召南对未尝游览。上问：“名胜在乡里间，何以不往？”召南对：“山峻溪深，臣有老母，怵古人登高临深之诫，是以未敢往。”上深嘉之。既而，以族人周华为书讞上，逮诣京师，吏议坐隐匿，当流，籍其家，上命夺职放归，还其产十三四。召南归，遂卒。

召南易直子谅，文辞澹雅。著水道提纲，具详源委脉络；历代帝王年表，举诸史纲要：并行於世。

陈兆仑，字星斋，浙江钱塘人。亦幼慧。雍正八年进士，福建即用知县。举博学鸿词，诣京师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乾隆元年，廷试二等，授检讨。十七年，上御经筵，以撰进讲义称旨，擢左中允。御试翰詹各官，复擢侍讲学士。再迁顺天府府尹。值大水，兆仑心计指画，抚绥安集，无不得所。

畿辅役繁，旧设官车疲敝，议令富户应役，兆仑奏罢之。时方西征，发禁旅，兆仑经画宿顿储蓄，井井有绪，军民晏然。二十一年，迁太常寺卿。上谒陵，以同官迎驾失仪，左授太仆寺少卿。再迁太仆寺卿。三十六年，卒。

兆仑精六书之学，尤长经义，於易、书、礼均有论述。为诗文澹泊清远。

孙桂生，字坚木。嘉庆初，自优贡生授知县，拣发湖北。时教匪为乱，桂生从广州将军明亮击贼，破孝感，歼鲁惟志；战归州，御齐王氏：屡有功。授大冶知县，再迁安陆知府。九年，遭母丧，湖北巡抚章煦疏请留军。丧终，除荆州知府。三迁，再转为江宁布政使，署江苏巡抚。初彭龄劾桂生徵赋不力，夺职；复劾察库帑不实，上命大学士托津、户部尚书景安按治，疏言：“桂生察库帑无弊，徵赋亦逾十之七。”召诣京师，旋授甘肃布政使。再转，复迁江苏巡抚。上六十万寿，蠲各行省民间逋赋。桂生疏言：“旷典殊施，当令泽及於民。请自嘉庆元年起至二十二年，详察民间逋赋，毋令官吏因缘为奸。二十二年漕项，例至二十四年奏销，民逋请并蠲除。”又言：“民间逋赋有由州县移他款代纳者，今既蠲逋，当令现任州县期十年偿所移款。”皆议行。命署苏州织造，兼领浒墅关，兼署两江总督。宣宗即位，召诣京师，以三品京堂待缺，旋命休致。道光二十年，卒。桂生子宪曾，进士，官至詹事。

董邦达，字孚存，浙江富阳人。雍正元年，选拔贡生。以尚书励廷仪荐，命在户部七品小京官上行走。十一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乾隆三年，充陕西乡试考官，疏言官卷数少，以民卷补中，报闻。授右中允，再迁侍读学士。十二年，命直南书房，擢内阁学士，以母忧归。逾年，召诣京师，命视梁诗正例，入直食俸。十五年，补原官，迁侍郎，历户、工、

吏诸部。二十七年，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二十九年，调礼部。三十一年，调还工部。三十二年，仍调还礼部。三十四年，以老病乞解任，上谕曰：“邦达年逾七十，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例。惟邦达移家京师，不能即还里。礼部事不繁，给假安心调治，不必解任。”寻卒。赐祭葬，谥文恪。

邦达工山水，苍逸古厚。论者谓三董相承，为画家正轨，目源、其昌与邦达也。子诰，自有传。

钱维城，字宗盘，江南武进人。乾隆十年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功令，初入翰林，分习清、汉文。维城习清文，散馆列三等。上不怿，曰：“维城岂谓清文不足习耶？”傅恆为之解。命再试汉文，上谓诗有疵，赋尚通顺，仍留修撰。是岁即迁右中允，命南书房行走。三迁，再转为刑部侍郎。疏请申明律例：“事主杀盗贼移尸，有司辄置勿论。本律科移尸罪，反至流徒。请凡杀人律得勿论者，虽移尸仍用本律。杀奸之狱，奸夫拒捕，有司辄用斗杀律定讞。杀奸杀拒捕者，反重于杀不拒捕者。请用杀拒捕罪人律勿论。”下部议行。三十四年，命偕内阁学士富察善如贵州会湖广总督吴达善按治威宁州知州刘标亏帑，巡抚良卿、前巡抚方世俊等皆坐谴。三十五年，古州苗香要为乱，复命偕吴达善及巡抚宫兆麟督剿。香要多力而狡，苗女迫根为羽翼，煽旁寨出掠。维城如古州，督总兵程国相破乌牛、佳居诸寨，获迫根。维城乃自乌牛如佳居宣谕，解胁从。督兵破朋论大箐，香要独身跳去。乃令先撤兵，遣诃香要，卒擒而歼之。乱定，谕议叙。三十六年，云南龙陵戍卒四十去伍走，既就获，大吏请悉诛之。维城入对，言：“伊犁戍卒荷校一月，今用法过重。且戮於获所，边兵何由知？不如械至龙陵，倍其罚，荷校三月，足以儆众。”上从之。三十七年，丁父忧，归，以毁卒。谥文敏。

维城工文翰，画山水幽深沈厚。钱陈群谓维城通籍后画益工，盖得益於邦达云。

邹一桂，字原褒，江南武进人。祖忠倚，顺治九年一甲一名进士，官修撰。一桂，雍正五年二甲一名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十年，授云南道监察御史，疏禁官媒蓄妇女为奸利。乾隆七年，转礼科给事中，疏言：“刑部诸囚已结入北监，未结羁南所。今察视监所，已未结杂收，请如例分禁。”又言：“奉命下部议诸事，科道辄於部议未上之先，撓越凟陈，请申飭。”上韪其言。湖南巡抚许容坐诬劾粮道谢济世罢，复命署湖北巡抚。一桂与给事中陈大玠具疏论列，谓：“容狡诈欺公，仅予夺职，已邀宽典；今复任封疆，何以训天下？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晓然於黜陟之所以然，斯国法昭而吏治有所率循。”上为罢容。十年，迁太常寺少卿，疏言：“律载狱具全图，铁索钮，俱有定式。狱官以防范为辞，匣床以束其身，铁簪以直其项，观音圈以牵其手足。部议禁非刑，日久复创新制，令诸囚排头仰卧，横穿长木，压其手足，与匣床无异，请敕严禁。”从之。四迁为礼部侍郎。同部侍郎张泰开举一桂子志伊为国子监学正，又坐徇尚书王安国、左都御史杨锡绂祀其父乡贤，屡下部议，二十一年，左授内阁学士。二十三年，乞致仕。三十六年，诣京师祝上寿，加礼部侍郎衔，在籍食俸。三十七年，归，卒於东昌道中。加尚书衔。

一桂画工花卉，承恽格后为专家。尝作百花卷，花题一诗，进上，上深赏之，为题百绝句。晚被薄谴，归犹赋诗饯之云。

谢墉，字昆城，浙江嘉善人。乾隆十六年，上南巡，墉以优贡生召试，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七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坐撰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碑文语失当，下部议，降调。二十四年，回部平，墉拟铙歌上，上命复官，直上书房。

五迁工部侍郎，督江苏学政。四十三年，调礼部。四十五年，调吏部。广西全州知州彭曰龙坐纵革役复充，夺官，诣部请捐复。大学士阿桂领吏部，将许之，墉以为不可。时有山东商河教谕侯华捐复，方议驳，墉援以例曰龙。阿桂疑墉为华地，奏闻。上命讯，华力言无嘱托，乃用墉议，不许曰龙捐复。四十八年，复督江苏学政。五十一年，任满，还京师。上问洪泽湖运河水势，墉奏：“洪泽湖渐高，民间传说‘昔如釜，今如盘’，请加疏濬。”五十二年，上以总督李世杰奏洪泽湖水注清口暢流，命墉往与世杰勘湖水浅深。寻奏湖水深至十丈，浅亦在一二丈间，墉自请议处。上以湖水前年较浅，墉得自传闻，据以入告，兹既已勘明，免其议处。

墉两任江苏学政，士有不得志者，以偶语讥诮。阿桂偶以闻，上命巡抚闵鹗元访察。鹗元言墉初任声名平常，后任颇为谨饬。上命降授内阁学士。五十四年，上察直上书房诸臣多旷班，墉七日未入直，复降编修，在修书处效力。五十六年，复命直上书房。六十年，休致。寻卒。

墉在上书房久，仁宗方典学，肄习诗文，高宗命墉讲授。嘉庆五年，加恩旧学，赠三品卿衔，赐祭葬。子恭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归班，是岁授内阁中书。墉以督学蒙谤，然江南称其得士，尤赏江都汪中，尝字之曰：“予上容甫，爵也；若以学，予於容甫北面矣！”乾隆中直上书房诸臣以学行称者，又有金甡、庄存与、刘星炜。

甡，字雨叔，浙江钱塘人。初以举人授国子监学正。乾隆七年，举礼部试第一，廷试复第一，授修撰。三迁侍讲学士。二十二年，直上书房，擢詹事，再迁礼部侍郎。三十八年，上幸热河，从，方入直，遭疾遽仆。大学士刘统勋以闻，命予假。甡乞休，允之。明年秋，疾间，乃得归。四十七年，卒，年八

十有一。

甦在上书房十七年，直谅诚敬，所陈说必正义法言，诸皇子皇孙皆爱重之。

存与，字方耕，江南武进人。乾隆十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四迁内阁学士。二十一年，督直隶学政。按试满洲、蒙古童生，严，不得传递，群閤。御史汤世昌论劾，命夺存与官。上恶满洲、蒙古童生纵恣，亲覆试，搜得怀挟文字。临鞠，童生海成最狡黠，言：“何不杀之？”上怒，立命诛之。闕堂附和者三人，发拉林种地；四十人令在旗披甲；不得更赴试。并以存与督试严密，仍命留任。擢礼部侍郎。遭父丧。服除，补内阁学士，仍授原官，直上书房。遭母丧。服除，补原官。五十一年，以衰老休致。五十三年，卒。

存与廉鯁。典浙江试，巡抚餽金不受，遗以二品冠，受之。及涂，从者以告曰：“冠顶真珊瑚，直千金！”存与使千馀里返之。为讲官，上御文华殿，进讲礼毕，存与奏：“讲章有舛误，臣意不谓尔。”奉书进，复讲，尽其旨，上为留听之。

弟培因，字本淳，乾隆十五年一甲一名进士，官至内阁学士。

刘星炜，字映榆，江南武进人。乾隆十三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迁侍讲，督广东学政。疏言：“鹤山立县初，有广州民一百五户请修城入籍，缘是开冒考之弊，请以有庐墓、田粮在县者为限。”丁母丧，去。服阕，补原官。督安徽学政，请童生兼试五言六韵诗。童试有诗自此始。累迁侍读学士。二十九年，直上书房，再迁礼部侍郎。卒。

王昶，字德甫，江苏青浦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南巡，召试，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三迁刑部郎中。三十二年，察治两淮运盐提引，前盐运使卢见曾坐得罪，昶尝客授见曾所，

至是坐漏言夺职。云贵总督阿桂帅师讨缅甸，疏请发军前自效。上命大学士傅恒出视师，嗣以理藩院尚书温福代阿桂，皆以昶佐幕府。温福移师讨金川，昶实从，疏请叙昶劳，授吏部主事。既，复从阿桂定两金川，再迁郎中。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四川，上命察军中事，还奏言昶治军书有劳。四十一年，师凯还，擢昶鸿胪寺卿，仍充军机章京。三迁左副都御史，外授江西按察使。数月，以忧归。起直隶按察使，未上，移陕西按察使。

在陕西凡十年，值回田五为乱，军兴，昶缮守具，佐治军需，疏请清釐保甲，禁民间蓄军器。迁云南布政使。河南伊阳民戕知县，窜匿陕西境未获，昶如商州督捕，上命俟得贼诣京师觐见。昶既得贼，入谒上，自陈疲惫，乞改京职，上温旨慰遣，乃上官。以云南铜政事重，撰铜政全书，求调剂补救之法。旋调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内迁刑部侍郎。屡命如江南、湖北谳狱。五十八年，以老乞罢，上许之，方岁暮，谕俟来岁春融归里。昶归，遂以“春融”名其堂。嘉庆元年，诣京师贺内禅，与千叟宴。四年，复诣京师谒高宗梓宫。十一年，卒。

昶工诗古文辞，通经。读硃子书，兼及薛瑄、王守仁诸家之学。蒐采金石，平选诗文词，著述传於世。

论曰：国家全盛日，文学侍从之臣，雍容揄扬，润色鸿业。人主以其閒暇，偶与赓和，一时称盛事。未有弥岁经时，往复酬答，君臣若师友，如高宗之於陈群、德潜。呜呼，懿矣！当时以儒臣被知遇，或以文辞，或以书画，录其尤著者。视陈群、德潜恩礼虽未逮，文采要足与相映，不其盛欤！